

鹿児島県史料集
(36)

島津世祿記

刊 行 の こ と ば

鹿児島県史料集第三十六集として、ここに「島津世祿記」を刊行いたします。

本書は島津貴久から光久の初政に至る島津家伝を集成したものであります。

県史料集の刊行は、史料の保存をはかるとともに、地方史研究の利用に役立て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おります。

今回は、西郷南洲顕彰館長の山田尚二氏によって編集・校閲・校訂が進められ、刊行の運びとなつたものであります。お忙しい中、長期間にわたる先生のお骨折りに対し、心からお礼申しあげます。

平成九年三月

鹿児島県立図書館長

田 中 弘 明

凡 例

一、本史料集は、鹿児島県立図書館所蔵の「島津世祿記」八卷（四冊）を底本とした。原本は玉里島津家所蔵であり、県立図書館本はその写本である。

二、編著者は宮之城島津家の島津久通である。内容は戦国末から近世初期に至る島津家家伝であり、その戦争記録を集成したものである。

三、本史料は写本であるため、写本の文字体を忠実に再現することはやめ、旧字・略字・俗字・異字は、ほぼ常用漢字に訂正した。カナ・かな・ルビは、そのまま採用した。

四、句読点のない文は、適宜句読点をつけ、読みやすくした。二行文は、印刷技術上困難であるのでポイントをおとし、一行として（ ）でかこんだ。

五、本文書 of 原稿執筆、校正は山田尚二委員が担当した。

島津世祿記卷第一・卷第二

烏津世祿記序

夫烏津氏之有名于士林者久矣、考之於吾端鑑并野史稗說可以觀焉、其家伝稱義祖忠久、建久年中承源元帥頼朝之旨、西守大隅薩摩二州、嫡嫡相繼、至今二十葉、世食一州兼領口向之内、其世系在譜者置而不論也、庶流之多、如葛藟之覃施似瓜瓞之蔓延、皆分邑里以為家臣、其本堅枝茂、不亦榮乎、想夫建久以來、凡武臣豪雄得時開封者不可枚舉也、然其歷仕湘洛幕府之間、或有離其鄉里以徙他方者、或有存忠誠以正其身者、或有不貽孫謀以敗其家者、或有無威望以失其國者、誰不炳戒乎、唯烏津氏、能完巨室能懷州民殆可五百年、不亦昌乎、曾聞東平張氏、九世不遷、江州陳氏、十世同居、當世以褒之錢氏四世之節使、韓氏五世之節度、一時以美之、況於其悠遠如此乎、忠久十五世之曹曰貴久、賞逢艱虞、運籌勵勇以反其旧、其子義久益揚家風、勢震西海、既而服子豊臣秀吉、來往京師、其弟義弘及男・家久入朝鮮顯戰功、馳名于中華、其後家久奉東照大神君之命、遣兵于琉球以平之、乃賜其國以為附庸、又屢承候東武、拜台德院殿大相國、而叙三品任黃門、其官將之高、跨竈之名可謂偉也、其令嗣光久者、乃是今太守也、奉仕大君幕下常蒙眷遇繼父襲封、其克家之業、可以嘉焉、其家督久平漸成長、有肯堂之量、然則其家運以長以久、而熾而

寿、伝于無窮、是所庶幾也、方今其老久通、受先考久元之遺訓、而輯錄貴久以來事實、繫其年月正其次序、校讎數回、終克成編、凡八卷号曰「烏津世祿記」、蓋將獻太守以示祖先之勤勞於後昆也、久通其先出自烏津尚久、尚久者貴久弟也、世為長臣以有芳声、嗚呼說此記者、由是親親而起追遠之心、則可以知孝矣、由是尊尊而浴主將之沢、則可以知忠矣、忠孝者政事之本也、政事立則人民化人民化、則土地寧、所謂諸侯之室三者不在此乎、所以世祿者豈他求哉、久元之志、久通之功、亦是忠優百祿是適、可不思之乎、頃聞久通從太守在東武、与余相識有年矣、請記其顛末、峻拒不肯遂書以応焉、

慶安元年

戊子、仲春上浣、

向陽子

烏津世祿記卷第一

一 貴久主受禪於忠兼主事

一 邊川与実久之謀事

一 忠兼主隱伊作後變約事 忠良攻伊作事

一 忠良陷南郷誅山田某事 川上諫勝久後逢害事 勝久出奔之事

一 陷伊集院事 忠良会実久後陷加世田城事

一貴久征「溪山」又陷「市來城」事

一種子烏父子不和之事^付攻「加治木」事

一忠廣獻「市成」事^付重聰假「威事」

一立「貴久」定為「太守」事^付近衛殿下賜「玉札御衣」事^并高祖為「藤原」

姓「事」

一本田驕滿之事^付止八幡神社炎上事^并忠明征「飢肥」事

一加治木蒲生洪谷和睦之事^付貴久昇進之事

一蒲生洪谷攻「加治木」事^付貴久主父子征「平松」事

○卷第二

一蒲生退治之事

一鳥津忠廉住「口州飢肥」事^付肝付謀叛之事

一忠平入護「真幸院」事^付北原伊勢介誅伐之事

一貴久主任「陸奥守」義久主任「修理大夫」^并貴久主剃髮之事^付征「三ノ」

山「且陷馬越城」事

一忠平設「伏兵」却失「勢事」^付凶徒來「市山」事

一凶徒攻「曾木」事^付侵「市山」事

一人口凶徒再變「和而伊東築」陣事^付忠良逝去之事^并大口退治之事

一洪谷降參事^付貴久主逝去之事^并伊東之軍來「加久藤」敗北之事

一肝付退治之事

一「日州平治」之事

一「大友侵」日州高城「敗北」之事

○卷第三

一城親政服「我旗下」事^付室之川内岩牟札矢崎陷事

一義久主昇進^付相良義陽心服之事

一救「田尻某」救有馬某「討」捕隆信「事」

一合志隈部宇動等屬「我旗下」事^付高森合「心於豊後」事^并忠平守護代

之後稱「義弘」事

一豊後征伐之事^付九州配分之事^并秀吉公發「向九州」事

一羽柴美濃守攻「高城」我軍攻「根白坂」事^付義久主見「秀吉公賜」宝劍

朱印「義弘久保亦賜」朱印「事」

○卷第四

一「分」九州賜「諸侯」事^付義久上洛之事

一佐々陸奥守誅戮之事^付義弘昇進^并義久賜「朱印」等之事

一征「伐朝鮮」事^付梅北謀叛^并歲久自殺及薩隅日檢地之事

○卷第五

一義弘主父子軍功之事^付久保逝去之後忠恒繼「家統」渡「朝鮮」事^并人

數帳之事

一破「番船」陷「南原」事

一「大明加執」之軍於「泗川」敗北之事

一議「立花寺沢等」救「五家」事^并臨「散軍」直赴「洛陽」感憤「事」

○卷第六

一 忠恒主手誅忠棟事付就其子久真構城而相攻之事

一 義弘主強与石田之謀事

一 稻津起兵事付水俣船軍之事

一 義久主義弘不付会之事付忠恒上洛之事

一 忠恒主賜松平氏号陸奥守家久事付琉球征伐之事且義久主逝去之事

一 秀賴公与家康公不和之事付大坂之城陷事

○卷第七

一 家久主任參議事付就智仁親王催歌会事并義弘主逝去之事

一 家久主妹得赦事付家久主父子詣江城事家久主任樞中納言事

一 將軍渡御於家久館事

○卷第八

一 家久主転任大隅守并又三郎忠元兄弟加冠之事付將軍改旧印賜

其目錄事

一 中納言家久主薨逝之事付光久主得家督事

一 光久主為家督歸国并賜上使事付金山之事

一 琉球國八重山島異國人來事

一 島津家系圖之事付若君誕生之事

一 虎寿丸号又三郎事付移農夫於天草島原并龜島南蠻人來事

一 水野金山相止事付朝鮮之信使謁江城事

島津世祿記卷第一

○一 貴久主受禪於忠兼主事

夫島津陸奥守忠昌者。初ハ武久永正五年戊辰、二月十五日卒、享年四十六、法号曰室源鑑、称興國寺殿其殉死ノ者奈良原源八也、高祖豐州刺史忠久主。十一代之裔也。忠昌有子三子。長曰又三郎忠治。後称陸奥ノ守、次曰又六郎忠隆。其次又八郎忠兼。後改勝久也。忠治為家督而後早卒。永正十三年乙亥、八月廿五日、享年二十七法号蘭慈津友寺殿、故立忠隆。未久又死去矣。永正十六己卯、四月四日、享年二十三法号興岳龍盛、称龍盛院殿、於是忠兼繼家之正統而踐太守位。其為人、不学無道、上下之分、博奕戲動、失貴賤之道。親小人、戮賢臣。不務政事。故自大六年丙戌初秋。同姓島津八郎左衛門尉実久。義虎之父也。知其不久。因其跡而望為繼子。不顧國人之疑笑。濫行馬鹿之僭謀。放僻邪侈無所不為。故与忠兼相為水炭。実久之婦者、忠兼之前妻也、後妻、權權荒重之女也。是時忠兼憤且憂之。使本田次郎左衛門尉語島津相模守忠良。後曰日新是貴父也。云。為我可致國家安全之政也。輒以南鄉之地。日置郡之内也、賜之南鄉城主桑波田孫六聞之乃賀而属焉。即十月二十九日也。其後忠兼往伊集院遺以島津下野守昌久。法号政雅、忠

良之姉、夫也、重賜口實於忠良。而弥任國政。故十一月五日。往領其地。翌日參謁于伊集院。而謝禮焉。同七日忠兼歸鹿兒島之時。忠良隨高駕而陪之。持忠兼之帶劍者。阿多加賀守也。持忠良之劍者。本田紀伊守也。此乃任國政之堅盟也。同十二日。忠兼以村口越前守。土持伊豆守。梶原備前守等。謂相模守忠良曰。願養汝嫡男虎壽丸。時年十三。以為我子。忠良辭讓再三。雖然不能堅拒君命。故同十八日。携虎壽丸。共至鹿兒島。同十七日。忠兼乃禪位於虎壽丸。而稱名又三郎貴久。國民歛喜相祝。萬歲。可謂三國大平之嘉端也。

○一 邊川与実久之謀事

隅州帖佐之城主邊川筑前守。(川上又左衛門。討忠通之祖也)雖為當家累代之臣。潛構本城新城。属実久之謀叛。於是忠良欲討彼族。大永丙戌十二月四日。發鹿兒島到吉田。修其兵器。自同七日卯時。攻本城新城之地。當是時出水郡之大將島津善左衛門尉(実久旗下)從総禪寺口出高尾。而七八度防戰矣。竟為岩本寿才被討殺。厥外數輩戰死焉。其日四時。新城乃陷。悲哉彼兇徒逆儔欲退去者。陷溺于城隍之溝壑。人馬俱死者不知其數。或貫身於柵木。或焚傷於猛焰。叫呼之声振動山岳。古云屍填巨巷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賤同為析骨者。此之謂也。夫自滅之釁目天為之。豈有疑乎。其後昌久望為帖佐之地頭。故応其

意而許之。又授伊集院之地於忠良。同十二月十二日遂往彼矣。

○一 忠兼主隱伊作後變約事 忠良攻伊作事

大永七年丁亥二月十八日。忠良略移溪山伊作之土民于伊集院。三月中旬。忠兼遣福昌寺大鷹和尚。謂忠良云。又三郎雖為年少。祖宗神器將必有歸。宜為國家之樞機。人物之父母。然則民之歸之猶水之就下。予豈勞心役形而讓疾僱老乎。莫若遞世安身以忘老矣。忠良聞之云。若如是。則免委之地可挾之也。市來。伊集院。加治木。帖佐。四地何如。請任君意。忠兼曰。此四地皆非我所望也。忠良曰。高橋・田布施・阿多(此三所相模守友久累代之地也)伊作者。(河内守久遠累代之地也。忠良蓋久遠之孫也。其父又四郎善久也。忠兼養之為子。而合忠幸・久遠兩主之地。繼其跡焉)我嗣相模守忠幸(友久之子。忠良之養父也。稱齊於一瓢。天文八年己亥七月一日卒。法号大年道登大寺殿)之統領彼四箇之地。故雖為先祖累代之地。可猷伊作於忠兼。由是四月十五日。忠兼發鹿兒島之時。從田浦乘船到溪山。忠良陪焉。明日忠兼到伊作。而同月二十九日。為髮忠良亦剃髮於鹿兒島。而法号称曰新。其後昌久及伊地知周防介父子謀叛之事忽露。忠良雖為遞世。聞之不堪忍縮。故五月六日發加治木。同七日討誅昌久周防介父子。然忠兼懼彼叛逆之時。而忠良之心以謂加治木・帖佐・兩地之間。為

忠兼之隱所。則可為鹿兒島之藩籬而無憂矣。欲告是意於忠兼。乃發船於加治木。着之於鹿兒島戶柱之時。左右浮海之船續紛來往問之何事。則曰。忠兼實久相合。而遣軍卒攻忠良之領地日置伊集院之城。故今夜必陷矣。忠良聞之。潛思我心本無異謀。宜聞於忠兼。乃欲往伊作。陪臣有諫止者。故臨夜臨湯越嶺直歸田布施。同十五日又三郎亦自鹿兒島將赴田布施。先入小野村園田清左衛門尉家。實久之兵追而雖欲來于小野村捕此君。因園田智計逼其難。發小野之時。陪從者山田伊予守。木脇大炊助。川越民部左衛門尉。長井善左衛門尉。鎌田筑前守。園田清左衛門尉。井尻九郎。其母宇多氏也。日又三郎於中道聞之云。我與忠兼曾有父子之契。今豈背之乎。遂至伊作與忠兼對面。忠兼云。重思父子之義。故決意來之矣。我無秋毫之誤。而美久乘勢作亂於園田。令臣民盡為仇讎。故遣我父子之情。拭淚設宴而停置三日。崇慰甚厚。同十八日。餞送于田布施焉。是時實久濫踐操奔之權。却挾忠兼之柔弱而陽尊忠兼。請再奉之到鹿兒島。任之。此以無婦伊作之事矣。實久又欲得伊作之意。遍聞衆耳。故忠良思雪公稽之耻。而待七月二十三日夜。田布施之城。乘夜潛衝枚到永泉庵之下。則時未二更。二十三日之月。已出於金峯山小野之嶺上。祥瑞之明輝宛如白昼。君臣共悅軒眉而往。乃致敬於石牟礼。妙見。遂揚旗於神前。而夜半

攻伊作東城克之。西城者市來之衆守之。卯時攻破之。得勝利矣。

一 忠良陷南鄉。誅山田某。事付川上諫。勝久後逢害事。并勝久出奔之事。

享祿元年戊子。忠兼改名勝久。其後天文二年癸巳二月十日。知覽・川辺之卒及桑波田孫六等。變約而屬勝久。故人皆含怒思報之際。竊聞閏三月晦日有田獵之娛。忠良士卒乃乘其隙襲南鄉之城。而後改名永吉。同八月十四日。勝久欲討忠良之計。園田五藤丘衛尉者潛來告之。又三郎從其夜入守永吉城。忠良自田布施率五十余騎橫遮路。虜取數十人。殺傷者甚衆矣。此時山田式部少輔者。改前非而來獻日置。十二月二日領其地。或記曰。十二月二十日。日置退治可考。然而孫六前有雲雨飄覆之罪。故當念後車之戒。遂以漢高斬丁公。丁公項羽之臣也。當於戰場以短兵接漢高。漢高勢窘。急顧丁公曰。西賢豈相厄哉。丁公乃赦而歸。及漢高即皇帝位。丁公自謂當得大功。來謁漢高。漢高曰。使羽失天下者。丁公也。當其時彼不赦我。我則羽必保其天下也。而丁公救我得生。故卒至於此矣。遂斬狗軍中以戒其後。後之論者曰。丁公之恩於漢高可云大矣。方今項羽既滅。漢高為天子。少無外懼。而立政之始也。若不殺丁公。則後之學丁公者多矣。故欲杜後患而殺之。高帝之垂戒深矣。之慮。移之山田。而同二十四日。誅之於伊作也。時勝久雖再為太守。檀樾鹿兒

鳥。而不分賢愚。不明賞罰。遠故旧貞良之臣。親讒佞邪曲之人。淫虐無道不務國政。而末弘伯耆守。竹內。小倉。碓山。某等。助桀為虐。奉紂稱聖。專務取歛。吮民膏血。將為亡國敗家之黨族也。故貴戚之臣川上大和守。及社稷之旧臣十六人。共連名判於紙。因実久獻諫。而不聽焉。川上等皆謂社稷顛覆之基。必在此輩。遂以翌年天文三甲午十月二十五日。戮伯耆守。于深山皇德寺。正合於鄭虎臣殺賈似道之義也。（賈似道南宋之臣也。同類布滿朝廷。只為身謀。卒以誤國。而主不知罪。鄭虎臣擊殺之。）勝久聞之大驚。向禰寝而遁。一國之衆各致禰寝。懇請返位。而不肯隨焉。天文四年乙未。勝久密還鹿兒島。殺其肯諫者大和守。其餘連判之人無処逃罪之際。実久亦背勝久。而為胡越。彼党乃乘其時。与実久乱入鹿兒島。焚蕩村市。烟焰漲天。七日。故勝久同年十月十日。向隅州帖佐去。而後託身於祁答院北原。鹿兒島為実久之所有也。翌年夏到直幸院般若寺。居住者八九年。其後到庄内都城。留滯者八九年。（今按スルニ天文十一年ノ比歟。）而去往豐後。居住于沖浜云云。（勝久之母乃大友親政之女也。見大友之系圖。有政親。無親政。可考。）

○一 陷伊集院事 忠良會実久後陷加世田城事

天文五年丙申二月七日。（或記曰。三日云云可考。）忠良父子三人謀陷伊集院之城。同九月廿三夜。以伊集院大和守為將。襲取大田

原之壘。十一月廿八日。土橋勘解山左衛門尉放火於長崎之壘。有將降米之意。以桑波田孫六左衛門尉。鯨島某兩人。聞達于忠良。而其謀成矣。十一月廿九日。有屋田某。関某。凸笠某等。自神殿壘可赴旗下云云。忠良聞之發向神殿。此時雨降日已暮。而不弁前後之処。有一慶瑞。現忠良之左右。始如螢火後似蠟燭之光者三三。先行軍衆之前。是乃稻荷大明神之感応輔佐也。衆皆上手以賀之。同十一月七日。石谷伊賀守属來。同六年丁酉正月七日。（或曰。九日云云可考。）攻竹山之壘。入來院某合勢助戰。蓋假他之勢。自此始焉。故討殺肥後助西及士卒十二三人。同二月。敵兼福山之壘而去。同月犬迫之壘亦降而來。由是実久之衆在鹿兒島溪山者不能支之。同二月七日。向川辺去焉。（同月十一日。本田某軍衆攻破鹿兒島福昌寺。并諸社。亦擊破。其大將者東条出羽守云云。）同四月上旬。実久來加世田。五月中旬。忠良見実久為和陸。其意只為安國家保臣民之意耳。未久忠良語実久曰。伊集院。鹿兒島。溪山。吉田之地。許子。而子之所領加世田。川辺。兩地与我。則自茲以後如魚水相得而少無間斷。誰敢侮我三州乎。実久不諾。後反与祁答院共構謀略之事。益為忠良之憤恨矣。同七年戊戌。（或記曰。三月十二日。紫原合戰云云。）十二月廿八日。忠良父子三人欲討加世田之時。備酒肴祝良辰之処。忽有蜘蛛之瑞。父子共感謝。斟酒三爵。而後即發向加世田。此地

自占有五墨。堞柵堅固。而貴久次第島津右馬頭忠將（右馬頭征久祖也）為大將。從擲手急攻。故翌朝本城陷。而棄勝。是時富松左京亮。太山宮內少輔。（實久之兵）短兵相接而共死于二處。阿多飛彈守者走入城中。与太山內藏助并戰死焉。其余敵兵亦走入新城。決死催醉之際。忠良之軍織路并力奮氣大呼。聲動天地。不日而攻破之。故敵三十余人墨枕而死。其中有相德者。引其妻妾送于中途。立歸城裡而戰死也。自昔忘身殉國男子武士之志也。豈不休哉。溪山藤左衛門尉。吉富吉左衛門尉。二士實久之兵。亦被殺於斯時。而敵相文暫息。其後大寺越前守。鎌田加賀守。率山田川辺衆。欲助新城之勢。貴久即催馬突出。欲追討之時。敵乃斷其後。危莫甚焉。而忠將急鞭馬向敵大戰數刻。市來備前守。猿渡與左衛門尉。稅所助十郎。本田九郎。蒲池帶刀左衛門尉。同姓左衛門四郎等八人已戰死也。蓋加世田之地。忠良祖父河內守久逸戰死之処也。今日之幸。彼吳王夫差破越。報閭閻之功（閭閻吳王也。与戰被傷而死。子夫差立思報其讎。晝夜不忘。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殺而父耶。周元王四十九年。夫差破越。越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遂俘至於吳。因於閭閻。朝夕使酒掃其墓。後多施賄賂。因倭臣得赦而歸。過十年。又以下本ノマ。豈能過此哉。

○一 貴久征溪山。又陷市來城事

天文八年己亥三月十三日。（或記曰。二月廿九日。日州大崎。地為太守有

也。同四月廿一日。安樂沒落。同七月廿五日。島津豐後守忠朝之土。平田新左衛門尉受取松山城。同廿六日新納近江守忠勝志布志下城豐後守忠朝領其地。同廿九日。受取末吉城云云。溪山紫原之戰多討殺逆儔。翌日。平田式部少輔請屈貴久高駕於苦辛之城。於是貴久往于彼地。而明日置守卒於本城。纔過十日而神前之墨求和。同廿四日來降。城主溪山駿河守及伊集院山城守。松崎丹後守。（三士皆山水之人也）厥外士卒皆屬麾下。同廿八日。忠良發兵向川辺故殿之地。則高城之主鎌田加賀守竟降服焉。其士卒亦多謁見於途中。是時忠良以高城命新納伊勢守令領之。其後質鎌田治部左衛門尉之妻子。遣田布施也。翌日本城平山亦入掌裡。故又令伊勢守受守之。同四月朔日忠良到本城使伊勢守唱凱歌。而呼大平矣。同閏六月十七日。貴久自將進兵市來。不勞而挫平城。因以為陣營焉。同廿七日令戰大日寺之前。喜入損津守忠俊。樺山安芸守善久。蒲生宮內太輔等。決死而戰。遂得勝利也。是時入來院石見守重聰亦率軍而來。致賀而歸之時。暫置戍卒以防余患也。佐多・額娃・蒲生・種子島等。始終留陣云云。厥外相續助勢并力者。肝付・杵波・伊地知等也。蓋鎮上本城之擲手人將者右馬頭忠將也。同八月四日。伊集院大和守忠明唱凱聲大樂焉。三原下総守亦運策之儔也。川上彦三郎幼孤無賴。而欲獻串木野之城。同廿八日之曙天以福島某聞達是意於貴久主。拂質人篠原姓之幼童來。同廿

九日。新納常陸守亦失勇。而同九月朔日降其本城。雖然此常陸守。屢構讎怨於前口。故諸軍悉含恨。隙肆毒矣。忠良聞之曰。如彼之輩。只牽於實久之暴虐而已。乃命新納尾張守。本田下野守。保送于島津越前守。新納常陸守等也。是所謂以恩報怨之意乎。

○一 種子島父子不和之事付攻加治木事

天文十一年壬寅三月廿三日種子島父子不快而島主加賀守惠時。子左近太夫直時因祢殺某。率軍渡其島。而諸事乖戾故不久歸帆矣。直時告貴久。以新納伊勢守為大將。領騎士三十余人。合步卒百余人。又令渡彼島。閏二月四日。到坊之津。同六日。發船。其夜繫纜於硫磺之島。翌日即着于屋久島。直時父加賀守惠時。從種子島逃來云。一島（種子島。屋久。永良部也）難得擁持。故可獻于貴久云云。雖然貴久不貪人之所有。而卒使直時父子相和。歸島之後救難士卒促其歸帆。而輒與其地矣。是以種子島父子重其洪恩。服之以心。又指神明誓之曰。不背敬戴貴久重於父母。故自此以後其島安固如磐石焉。同三月口。忠良及貴久率薩摩之兵。到隅州小浜之壘。欲向加治木城之時。日州真幸院北原兼孝者。率衆來見忠良父子。其日忠良拳盃之時。復有「天瑞」。即祝之而後戰于加治木。雖然敵強而北原之同姓周防介。涉江兵庫助等。其外七十余人皆死于戰場。貴久旗下無一

人死傷而歸陣矣。其後賊徒蜂起而侵小浜者數度。是以忠良父子相議。而謂安芸守善久云。天時不如地利。不如人和。又聞柔能勝剛。弱能制強。（出于三略）今我棄此壘。則彼兇徒必心快憤散。而漸至於懈怠矣。然後窺其時日掃蕩其族。何難之有。同十二月六日乃伴許其壘於本田。然後隅州平安也。云云。（或記曰

天文十一年十二月六日。日州野々美谷。北鄉譚岐守忠相領之。同十二年正月廿四日。忠相敗落山田同五月十一日。又攻落志和知。云云）

○一 忠廣獻市成事付重聰假威事

天文十三年甲辰。夏大隅之内市成之地有山田加賀守忠廣者。率獻其地於貴久。願肝付某素多忠節之勤。直與之。又入來院石見守重聰屢以上卒助我軍勢。身被甲冑頻務節義。故忠良以彼女子為貴久之妻。而後多豪富廣領土地。川内。及伊集院之内郡山。皆為所有。而挾狐假虎威之勢。（通鑑曰。狐假虎威。百獸震恐。擅鯢變翼鵬之氣。莊子云。北海有魚。名曰鯢。變為鵬。一日直上九万里。作乱國中。故乃削取郡山以懲其咎。雖然重聰不思改過。尤增無道。輒謀涉谷党及蒲生・肝付・本多等。起跋扈之勇。是時樺山安芸守善久帶隅州小浜之壘。而終不肯傾心於彼輩。其忠烈可謂砥柱中流而不惑者也。古云。国乱識忠臣。誠哉。

○立貴久定為太守事付近衛殿下賜玉札御衣事并高祖為藤原

姓事

抑貴久幼稚稱「虎壽丸」之時。雖得嗣子之位。勝久信「譏倭之言」而悔。變「前約」。雖然天聰在「卑脊」之有「定」。故貴久氣宇軒豁度量寬弘。倍遇「植瑞」屢免「危險」。常憐「鰥寡孤獨」。素施文王之惠（文王之仁、必先四民）。撫「衆愛」士。白懷「孫」（孫武）吳（吳越）之仁。國民之歸若「魚鳥之萃」淵藪。（天文十三年、定惠院某自「豐後」來、而使「島津豊後守」而使「島津豊後守」與「伊東」為「和平」之謀、雖然不「和平」云云）是以天文十四年乙巳。（正月廿六日、伊東結陣於「飲肥」之「東水谷」）三月十八日島津次郎三郎忠廣（島津豊後守忠勳子也）北鄉讚岐守忠相。歐外宗室貴戚議曰。立「貴久」於大守之位。則國家之享「太平」。可「指」日以待。立之為「中興」太守。稱名三郎左衛門尉。可謂「天」也。非「人力」之所為也。是時京都近衛殿下命「日野左大弁少弼」下「于玉札束帶御衣」。賜「貴久」主焉。我家之高祖忠久主。建久七年受「薩隅日三州」之地。而西海下來之時。過「京師」。八月一日謁「近衛」殿下。改「惟宗」之姓。（或記曰、承久三年六月、改「惟宗」氏為「藤原」云云且可令「早左衛門」尉「藤原忠久」為「越前」國守護人事、依仰如件承久三年七月十三日所記、陸奥守「平義時」之狀、以此見彼、稱「藤原」忠久者、始自是、不知孰是、可考、）為「藤原」之姓。今也冥符相合者乎。夫太守貴久主之曾祖者。自「忠久」主「九代」太守前、陸奥守「忠國」之嫡子相模守「友久」也。（忠幸之「美父」、改稱「曾祖母」伊作氏之女子也、法名「天男号」常殊寺殿）雖然隨「天運」盛衰。而降為「家臣」捨「其權」

者及「于三代」。今至「貴久」主。始繼「大統」。是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者也。國民之仰「戴」此君。苟非「天命」焉。能如是乎。自此國中安泰士林繁榮。童謡遍市。老歌滿村。臣民豐足。刃鋒不驚。野無盜賊。道不拾遺。誠「太平安樂」之時也。

一本田驕滿之事。正八幡神社炎上事。忠明征「飲肥」事。

清水城忽起「希世」之逆亂。觀其禍源。不「異」乎「吳王受西施」。終為「勾踐」之所滅。（越王勾踐謀滅吳、先以美女西施獻於吳王夫差沈溺溺然後滅之詳見「史記」）玄宗寵「貴妃」。卒招「祿山」之毒亂。（唐玄宗重色得傾國之貴妃、荒下政事而卒為「祿山」破、）雖時有「古今」位有「高下」。禍之人小豈有「異」乎。彼「清水」之城。主本出「紀伊」守者。我家累代之臣也。故卑「此地」而擅「其威」焉。今忘「主恩」而反、為「寇者」何也。其元祖本田某者。敬「君上」撫「下民」。富而不驕。滿而不溢。多近「君子」之道。而是「紀伊」守者。領「此郡土」。席「其祖業」。履「盛滿」而不知止焉。非「太守」之命。而名「其子」又次郎者。自稱「左京大夫」。政道不正。名分自紊。朝暮玩「奇物」。出入好「遊樂」。不思「民力」之貴。只圖「虛妄」之事。忘「上下」之嘲哂。釀「敗亡」之階梯。故「天文十七年戊申正月十七日」。殺「無罪者」伊地知又八郎。二月十日。誅「本田」又九郎。是時彼此亂殺者「十有餘人」。上不「懼」一人。下不「恥」萬民。其族「本田」因「驕」守。及代々從仰者數十人。晝夜諫訓而如「水沃石」。故恐「其暴虐」。而同廿五日去之者殆多矣。猶未「覺悟」。日益驕奢。時耶命耶。運之窮耶。

於是同三月十一日。本田刑部少輔馳「姫城之地」。与「上井之城主」拒「清水」。絶路為「饑」。同十三日紀伊守「率其衆」而來。姫城之於「清水」也。無異乎「九牛之一毛」也。何故紀伊守敗北哉。誠天四討傾覆之秋也。又紀伊守者嘗大永七年丁亥背「太守之命」。擁「清水」為「叛賊」。丁時八幡宮衆徒所司神官等。構「神殿」号「御壇」。而嚴備「柵木」。素敬「戴此神」之人民同守居焉。本田党并「新納近江」守。率衆來者數矣。想「仙在「靈鷲山」之時。第六天之魔王引「無數之夜叉羅刹」來作「凶敵」更如此歟。乃從「小家」火起。魔風忽吹。神社一時焦土矣。其後本田拔「此宮內」。大勞「民力」。只造「家室於其地」。而無意於修飾神社。太守貴久主暗聞此事。命「神官」。促勸進於我國中。令「修神社」。忠良又造「廿五菩薩」而崇奉焉。蓋此隅州八方城郭控引相連。可謂「秦皇万里之長城」。而豈知「姫城之起」乱乎。是年戊申三月廿四日。北原攻「登日当山」。星。洪谷之党又競「進于小浜」星。迎上。自「上井」放火。小村浜市一時燒尽。見者無不「驚駭」。夫八幡大菩薩。乃我家尊重乃神也。故「貴久主」尤為「敬信」者尚矣。留守桑畑。使「道賀者告「貴久主」請送「人數」可令「堅保」宮內」焉。貴久主聞之欲「如其言」。籌已定。諸士卒議曰。彼「隅州」遠隔「滄海」阻「山谷」。洪谷若「遮中間」。而絕「我糧道」。則進退難「得其勢」。狐疑猶豫之時。伊集院大和守忠明。素窮「兵術」。輕「身奮氣奄」借「信（輝信）越（彰越）之勇」。且起「願牧（藤原季牧）二人」。皆「勇智之將」。

之智。同廿六日。乃促「船」。而其夜泊「桜島」（稱「向島」。隅州內）次日着「宮內」。即入「咲隈城」之時。夜々有「狐火」示「瑞焉」。諸士卒皆歡喜自恃。遂乘「機運」策於「小浜之壘」陷矣。是忠良以「不食為「宝」。推赤心而置「人腹中」。故天以「重器」歸之於有德者也。小浜之衆。或離或合。不滅於「諸葛之七縱七擒」。（諸葛孔明征「南蠻」。執其王「孟獲」七縱七擒。以示「威智」。然後遂得「心服」。苟非「天鍾之聖」。豈探「囊中」物可「得如此乎」。蓋賢哲之所為。非「凡人之所易識」也。又安幸「守善久之在「斯星也。昔日。天文壬寅欲「弛士卒之勞苦」。暫許於「本田某」。本田得此星。屬「我太守」。而願非「心服」。故乃合「謀於洪谷」。欲「絕宗祀」。積惡之苗。豈有「後裔」乎。今遇「此災」者本田也。非「他人也」。先是善久与「大和守忠明」共征「隅州」。戮力於「公室」。故先取「廻城」。而數根上井之地。不「血刃」而皆為「我有」。又北原某与「清水姫城」將「成和睦之議」。是不過「欲扶「本田之計」。而不「諾矣。夫以一介匹夫之身。敵「太守」。誠知「天之不可「梯以升」也。戊申五月廿二日忠明云以「薩摩之衆」。破「清水新城」。豈異乎以「石擲卵」雖然本田者故旧之臣也。不忍「滅絕」之。乃忠良乃素意也。而「不得已」。忠良發「千宮內」。北鄉讀岐守忠相議之招。出紀伊守及「摘子左京太夫」。乃上和下睦。而「未幾又合」心於北原祁答院。交「締作乱」。於是忠明運「籌於帷幄」而待。同八月晦日襲「取日當山」星之日。真幸。院北原之兵守「其饑」者平良尾張守。白坂助左工門尉及「精兵百余人」。雖為「防賊」。竟

不免討誅焉。是時薩摩之兵有強毅田尻荒兵衛尉者。勇冠諸兵。此以戰爭誅殺敵五六人。而勵氣督戰。故此墨白陷矣。同九月五日。姬城之本田刑部少輔逆戈其族。而引入我軍。當討北原之戎卒。荒兵衛尉趨出戰場。登上屋上放火。伊集院亦六。肥後掃部左工門尉。稻富左京亮。宮原掃部助。宅萬与八左工門尉。池上集人佐。奈良原源八郎等。會兇徒戰於葛原。雖然網中之魚。籠裡之鳥。焉得揚鱗奮翼。於尺寸之間。竟悉降服焉。故令我軍領送于躍境之地。翌日諸軍發于清水。則無拒之音。竊以本田者。匪管背府君。嘗為神社之大罪人矣。大神者依人之敬重。以增威人者。蒙神之慈德。添福。彼焚蕩神社罪。不可容誅也。同八日忠良舉旗。出是乃俊鷹音羽天。鈍鳥潛跡也。同九月。（或記曰。九月十一日記伊守令中籠是誠八幡大菩薩神罰也。云々）紀伊守父子下清水本域。向莊內而遁。其外。兇賊。皆如曉星浸沒而不知其所之矣。所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五十年之策。彷彿耶耶枕上。黃梁一熟之短夢者也。同十四日。貴久主到清水。撫隅邦之逆類。施恩沢於萬民。故日州之中亦聞風半靡焉。伊東修理太夫義祐。領持日州山東。而對島津豐後守。飲肥之城。結陣備柵為敵。而侵之者及乎五六度矣。是故貴久主在清水之時。使忠明救飲肥之弱。夫兵家勝負。不在勢之輕重。而只在士卒之和。不和耳。兵法曰。兵務精不務多。書云。紂有臣億

万。唯億万心。周有臣三千。唯一心。以三千克億万。豈有他哉。上下相和也。為將者可慮哉。是時天文十八年己酉。三月十一日。（或曰。三月九日。率向日州飲肥。一日一夜。而七箇所陣城陷云々）率勇士三百余騎。發清水向飲肥。与豐後守之士卒合謀而待。同四月三日。進襲陣。討殺敵三百余人。厥外諸賊皆不能禦之。次夜棄陣遁去。譬如破竹。初逢刃而諸節隨折。而同十日忠明歸陣矣。

一加治木。蒲生。渋谷。和睦之事。貴久昇進之事

是歲天文十八年。加治木城主肝付越前守与蒲生・渋谷無來謁之礼。故同五月廿九日。太守催兵。使伊集院大和守忠明進到黒川崎構陣。越前守亦同六月初日築向陣。繼可過數百步。日々鬪爭驚人耳目。當是之時。伊集院掃部助。同十一月廿四日放火箭。北風乃吹起狼藉。陣中舍幕俱燒。疑非人世之所可為。實是天罰之所彰其慢也。肝付・渋谷・蒲生大驚。遂就北郷讀岐守忠相。菱刈某乞降。太守聞之。即赦焉。古云。良將不戰而勝。此之謂也。同十二月朔日。收陣焉。彼兇徒皆卷旗退散。於是讀岐守。菱刈某。會越前守父子。蒲生。渋谷。而後携彼到清水。謁見于太守。乃同月十一日也。其後貴久主卒諸軍。自陸路還鹿兒島之時。肝付・蒲生・渋谷等。出向於中途。陣嘉肴積珍果。酌葡萄酒。高唱太平之曲以樂之。自是海内狼烟已熄。

矣。(或曰云々) 以下駐 天文十九年、貴久主移于鹿兒島。云々
天文廿一年壬子。貴久主任修理大夫。

上卿

廣橋中納言

天文廿一年壬子六月十一日 宣旨

從五位下藤原貫久

宣任修理大夫

藏人頭右近衛中將美濃守源重保 奉

一蒲生渋谷攻_ル加治木_事 貴久主父子征_{スル}平松_事

隅州加治木・帖佐之賊。又起張其禍根者。祁答院・入來院也。蒲生亦通心於渋谷。常來候於鹿兒島。而窺其變過。將圖作亂。既而其逆謀泄聞。太守故問肝付某之心中。答曰。吾心之於太守可以精神之盟表方寸。乃作誓文獻之。而蒲生与渋谷結黨構叛逆之謀。故自蒲生・帖佐攻加治木之地肝付之城。其後麥刈某。北原等。助勢於祁答院。天文二十三年甲寅。八月廿九日。渋谷・麥刈・蒲生催其人数。對肝付三郎五郎合戰于網掛河。殺敵四人。是時日当山。兵有川新左衛門尉。柳田左近允。及肝付某之卒将一人共戰死。又清水。宮内。姬城。長浜之卒。連統

来於市口。以決雌雄。清水之兵市来彦六・長浜之卒中村舍人、佐戰死。同九月十日加治木之地相戰之後。大隅軍衆亦馳繼而殺敵一人。長浜之卒一人戰死。於是太守聞肝付之危。而欲求之。同十三日。太守征平松以日当比良之地為總陣。而狩集之陣。以其三兄弟島津左兵衛尉尚久(島津下野久元之祖也)為太守將。兩陣相對平松之城防戰。此日隅州之卒燒尽西別府。而討殺敵一人。清水之卒走太兵衛尉。加治木之卒竹下外記戰死。而後諸軍進帖佐之境相戰於岩野原之際。加治木姬城之兵為先鋒。春信坊并卒一人戰死焉。時太守欲增軍勢。以其次子島津又四郎忠平(後改義弘)為大將。設陣於白銀之上。得勝利而後黑木七兵衛尉為指南。与鬼塚吉内左工門尉偕窺察岩劔之城中。則不顧白昼潛進城根也。敵見其來。即斷其後。欲退難得。故突衝虎口。雖斬敵三人。滅其兩身。同晦日。於平松之麓。星原之地。貴久主及嫡子三郎左工門尉義久主。卒軍旅建大功。三原次郎四郎。大寺大學左工門尉。大山織部佐。皆戰死也。此時左兵工尉尚久麾猛卒以衝敵城。山口太郎次郎戰而死焉。同十月二日平松合戰之時帖佐・蒲生・岩劔之賊徒会吾軍大敗。則帖佐・蒲生敵殺五千余人。於是帖佐城主渋谷河内守。嫡子討殺西侯武藏守其夜岩劔委去焉。長田太郎左工門尉死於此戰場。而後又挑戰者數度。故平松之城已陷焉。其後雖有日夜戰爭。而無異乎鼠

竊狗偷而已。是時蒲生北村之有通志於我軍者。潛云。請逆戈於彼。而來也。聞之則堅其納。而弘治元年乙卯。正月廿二日。

貴久主。義久主。發吉田焉。何圖敵懷異心。輒以陰計。我軍雖戰不利而敗北焉。弟子丸播磨守者返馬即死。厥外指宿丹後守。數根源八兵衛尉。福崎次郎三郎。濱田五藤兵衛尉。春山太郎三郎。小野江某。知覽之卒名越。池井等。皆戰亡也。太守覽諸人之死。

如失左右手。而不勝哀矜之情。乃奮出於戰地以思報之。

義久主共助勢勉之哀哉古之良將。視卒之傷而若己之傷。是謂此乎。義久主季弟島津又六郎歲久。(島津彈正久慶之祖也)雖

曰年少。力戰不止而乃被傷矣。島津右馬頭忠將領大隅兵而於西原之地陣弓矢而討賊。其後同廿八日。到溝辺之地。真幸

院北原之賊徒對我之軍挑戰。未久走入彼陣。以鉄炮射殺敵七人焉。同三月二日。洪谷之賊。与大隅之卒合戰於帖佐別府

川之時。討殺敵二人。又同八日。肝付三郎五郎率溝辺・加治木・日当山・長浜之衆。而到帖佐之山田。爰以伏兵討殺敵廿三人。

時加治木卒將德永与一左衛門尉。安田木下丞。及卒二人溝辺兵一人長浜之兵神崎大藏助。皆戰死矣。其後同十日。義久主使伊集

院治部少輔・野村民部小輔往加治木。則以其籌達右馬頭忠將安芸守善久。而後告三郎五郎三郎五郎云。奉幣於正八幡宮。

可請神慮。選吉日良辰。忠將怒曰。自不戰而待亡。則不如

討賊。同廿七日伐帖佐。當是之日。薩摩之兵屯別府河之南。隅州忠將之卒在岩野原。各議而欲以步卒輕銳者先為侵侮之際。

忽有步卒五人。拔出於數千之中。而於高樋口擊殺敵一人。又膚一人。於是帖佐之賊追至岩野原。是時所守平松之薩摩南方

之(阿多之郡、川辺之郡、知覽之郡、穎娃之郡、指宿之郡、給黎之郡、溪山之郡、俗云南方)左兵衛尉尚久之騎步軍。爭先走進斷牛渡之地而擊

殺敵八人。隅州右馬頭之步卒。亦走來討殺敵十人。則自帖佐城

下放火而攻破城門者。總是南方兵衆唾掌力戰之功也。只使神社仏閣免為灰燼者。尚久痛禁之誠也。昔宋曹彬之下江南也。

戒以切勿暴掠生民。故凱還之美。垂之竹帛。(按通鑑云、宋太祖命曹彬下江南、戒以切勿暴掠生民、故彬至城下、焚香約誓、不妄殺、更無

掠取、凱還之日行季肅然)今日之義戰。亦有是道矣。此時又四郎忠平。喜入三郎四郎季久。厥外百余人。岩坂之戰。不可勝記焉。

左兵衛尉馳奔汗馬。發縱指示(漢高帝定天下之後、語諸將曰、公等知獵乎、發縱指示者人也、率殺獸者狗也)之戰功。雖右之名將。豈

架其上乎。誠駭人之見聞而已。同日。清水野口、右京亮。日当山、酒瀬川七左衛門尉。笑隈上田舍人佐。給黎田代氏者。及南方

加世田之兵宮原藤兵衛尉。珍阿弥之戰死高名。可云美矣。由是乘勝長驅。而至同四月二日之夜。帖佐及新城並山田城皆棄之而

向祁答院遁去是乃天厭穢德。故急以彼地授我貴久主。及嗣

子 義久主之仁智孰不欣抃乎。(或記曰、七月廿五日、渋谷・蒲生之卒、欲侵帖佐來、防逐其軍、則敗北而東郷將監白濱某、外數多討捕云々)北郷次郎・肝付河内守・柿養右近將監父子。趨進敬唱「凱歌太平之曲」。而散軍也。

島津世祿記卷第一終

原書八玉里公爵島津家所藏

昭和四年六月

森 蘇一郎

長崎護通謄写

島津世祿記卷之第二

一 蒲生退治之事

一 島津忠廉住日州飢肥事 肝付謀叛之事

一 忠平入護真幸院事 北原伊勢介誅伐之事

一 貴久主任陣與守義久主任修理大夫 貴久主剃髮之事 征三山且陷

馬越城事

一 忠平設伏兵却失勢事 凶徒來市山事

一 凶徒攻曾木事 侵市山事

一 大口凶徒再變和而伊東築陣事 忠良逝去之事 大口退治之事

一 渋谷降參事 貴久主逝去事 伊東之軍加久藤敗北之事
一 肝付退治之事
一日州平治之事
一大友侵日州高城敗北之事

島津世祿記卷之第二

一 蒲生退治之事

弘治二年^{丙辰}三月十五日。修理大夫貴久主。欲伐大隅、國蒲生之城也。彼城岸高谷深。四面皆是絕地。而難陷。由是相過蒲生本城。欲攻松坂之要害。見彼之地。門壁柵壘全備堅固。而猛勢連進相戰。則城內放矢擲石而防之。此時梅北宮內左工門尉國兼先諸兵督戰。則三郎左衛門尉義久主之次第。又四郎忠平手三尺劍。攻破城門。已及越壁之際。戎衣者突出向來。於是忠平自呼曰。島津又四郎忠平。而陣于戈禦之。終得其首。退于戰場。見鎧上所受之矢五筋也。時忠平年廿有二。乃斬敵之初也。彼賊黨菱刈左馬權頭者。為唇齒助其勢而來蒲生。故同年四月十五日。太守貴久主。及其子義久主為大將軍。貴久主弟島津右馬頭忠將及左兵衛尉尚久為副將。忠平亦為隨一將。赴彼陣。而先掃除山麓之樵夫牧童。曠野之田畠稼穡人等進攻菱刈之陣。雖然彼地山高難陷也。故凶徒之矢飛來而中于勇士不少。我軍

地卑而雖發矢不中賊徒也。因茲軍士徒費心力。茫然而已。然忠平振鉄衣欲攻上。當此之時。賊徒開其門有一士稱楠原某。進來。忠平即下馬。稱名島津兵庫頭忠平。而互決勝負。斬得楠原之首。在傍勇士村田越前守。三原右京亮。其外面々攻入城中。討殺賊者不知其數。此日樺山助太郎。貴島助五郎。濱田藤左衛門尉戰死也。權頭自殺。而我兵乘勝。則敵擊殺數百人。昔龍旦救齊。而不得成功。無益於齊。而反為韓信之所殺。終為後人之所笑。權頭亦同焉。是時忠平被刀痕痛惱甚也。故漸引退本營。而後欲攻蒲生本城。運其計策。則賊徒傳聞之。同廿日放火城內向祁答院去矣。其後授蒲生地。於比志島美濃守。賜地頭職。松坂市來內藏助。帖佐鎌田刑部左工門尉政年（後稱尾張守）。山田梅北宮內左工門尉國兼俱與贈地頭職云々。

一島津忠廉住日州鉄肥事。付肝付謀叛之事。

島津九代陸奥守忠國之季弟島津豊後尊季久之子。修理亮忠廉自文明十八年居住于日州鉄肥。永祿三年（或記曰十月十九日）。太守忠昌主以忠廉為鉄肥藩間之宰。又曰。大隅正八幡宮造營。十二月三日。遷營。貴久主營之。本願者日秀上人也。云々。又曰。伊勢備後守自將軍家為上使來。貴久主於日州末吉參會。云々。

樺山安芸守自筆之書付焉之

永祿三年十月四日。上使伊勢備後守殿下着。於庄內末吉太守修理

大夫殿御參會有。御意趣之段者。日向至鉄肥。伊東起弓箭。廿々年余不檢勝負之由達上聞。無為之御調儀乎也。然者鉄肥二伊東着兩陣。彼地為公領被召置可為和融之旨也。御返答之次第。使新納刑部太輔。肝付彈正忠。愚身樺山安芸守。十月七日。伊勢備州御宿參申條々。刑部太輔弁足。

一上意二御無沙汰之儀。乱国。又者依遠方。非本意之事。

一大友殿申談。九州治御奉公之事。

一北鄉左衛門尉御內儀之旨。至鉄肥伊東蹴上之地有之由。備後殿被聞召付候。彼地伊東被遣可然之旨也。更々此段承聞敷之事。

右条々被聞候。川井豊前守。此等之御返事之時者。岡本被相添候。御返答。上意与太友殿之前難分。島津殿被思召候敷。爰元非本意候。於当座安芸守入候申上候。九州ヲ治メ上意御奉公之義二候。被聞召分候得与申罷立候。

一八日。備後守殿御宿。屋形様入御候。御面談同篇。

一九日。又而三人ヲ以被仰条。

一如度々申入候。和融之儀。上意可為次第事。

一和談之儀。弓箭伊東可有分別之事。

一被属無事者。大友殿同前可為和融之事。

一所領沙汰之事。同名豊後守。一向領掌有間敷之事。

一伊東^江可有手付之由。不致分別之事。

右之条々。川井岡本被成披露。御返答之次第。

一日向境目和平之儀。被任上意之旨。先以御喜悅之事。

大友殿同前二。伊東無為之儀者。非上意。乍去備後守為上使罷下上者。可致其調儀与之事。

一伊東飫肥所領向之儀。彼方^江少遣間敷之段。被成御得心之事。

此三ヶ条。被仰。川井方物語トシテ。伊東飫肥庄内前々分国之由申上之由候。剩東山殿^江申入三ヶ国之守護職之御判頂戴ス。左右方之儀。更ニ上意ニモシロシメサレズ。備後守ゾンヂイタサス事共ナレドモ。ナド、言オホク云ツゞケラル。則安芸守。田舎人者。上方之御尊意不知案内也。川井殿。私御物語之条。当座之御返答

二候。島津三ヶ国之守護之事者。頼朝御代已来之儀。然者島津

陸奥守忠國山東知行。伊東都於郡一所ニ相殘シ候事無其隱。伊東飫肥庄内分国之儀。更々虚言也。伊東至飫肥数度雖^レ起^レ逆乱。終

二及^レ恥辱^レ事眼前之儀ト。猶以伊東逆心之旨ヲ被仰候ハ。偏上使御非儀之可^レ有^レ沙汰。先当意之御調儀專一之由申候処ニ。岡本

尤モ無余儀之由有。川井^茂同意ニ得心候。然者伊東^江可有^レ手付

之由。不致分別之二ヶ条。是又上使御納得之由候。雖^レ然追テ島津可^レ被^レ申歟トテ先々罷立也。

一十口。又兩三人上使御宿^江參。御意趣之次第。昨日申入候条々。

皆々御得心之御返答致祝着候ヲ。就^レ中飫肥境。伊東^江少^茂所領遣事有間敷之儀。御得心一段入候。彼境公領之事。奉任備後守殿。可致御相談与。此旨同名豊後守^江雖未相尋候。彼兩陣伊東引退候ハ。可加意見ト也。

右条々。御返答。川井岡本

一飫肥被任御公領之儀祝着。備後守面目之至也。

一伊東^江催促ニ以テ可被引兩陣也。自然伊東於難決者。对上意不忠

者也。至其儀者。西国ニ仰付可令成敗之事無疑。此度島津殿上意

御奉公無比類之旨。始中終可達上聞也。猶直可被仰トテ。備後守殿御前二西三人被召寄。以御面談蒙仰段。此度為上使下向之

処ニ。和平之趣。島津殿御得心満足候少候。然者伊東三ヶ国御判。

東山殿書出。伊東二在。彼一卷。備後守被見之。雖^レ然京都二モ其疑有。今又当国之沙汰。一向無其理之由。備後守信之。伊東守

護号之事。更々不入之儀也。々々。若ヶ様二被仰儀。少^茂於偽者。

八幡御照覽ニ可蒙御罰ト。三度被仰。則地ヲ御打御誓言之上。至末代伊東守護職之事。可有其證文。此度備後守此段於納得。

惣領伊勢守則同前ト。堅被仰含候。当家之面目不可過之者也。此等之為御礼。太守舍弟右馬頭殿。十一日二上使御宿^江御參入也。

則備後守殿為御礼屋形^江御出候。然処不慮二御酒被持。被催興。備州御腰物ヲ太夫様^江被進。川井方取次村田越前守方^江渡之。則

太守御請取。自是^茂御腰物被進。其後及乱酒。御トクキヌヲ互ニ被召替候。其時河井方之肩衣ヲ拙者^江被着替候。其日風呂ヲ焼ヲラレ候之間。先風呂ヘトテ御立候也。ヤガテ此幕上使御宿^江使之両三人為御礼參候也。夜ニ入岡元方為御使。樽ニツ 六三種。安芸守宿ヘ從上使被下候。數通之御酒有。次朝 上使御宿宝寿庵^江。安芸守致御礼。其刻河井殿^江天目一。岡本殿^江脇刀進。則為物語中。今度數度被申承候条々之中。別テ伊東^江末代於飢肥境ニ手付有間敷候也。一ヶ條堅中納之由申候。領掌無余儀候。満足ニ三百町計ト也。

一十五日。太守ヨリ備後守殿^江御槍被進候趣ハ。三ヶ国御調達之事。次ニ伊東方ヘ飢肥之内永代遣問敷之由也。此等ハ安芸守^江河井方内談ヲ被蒙候テ之事也。其返事後代マテノ御證文タルヘキ由也。一十七日ニ。鳥之子一帖。桑良墨二丁。從備州被下候之条。為御礼御宿^江參候處。河井被申候儀ハ。飢肥境御料所之事。伊東於無事者不及申。自然御下知ヲ背候ハ、。則豊後^江被罷登大友殿^江申談。島津殿御存分ノマ、成可中候由被申候。其時其飢肥ノ事ハ。御公領之儀歟イカ、ト候。又一ヶ條当方伊東縁ヲ結ハレラスル内談之由。風説承及候。於其分者。上使御取成可有与之儀ニ候。此兩条御返答。新刑卜拙者兩人シテ申候。

一伊東和平之儀。於事成ハ無申事候。伊東背上意候ハ。大友島津申

合。刺上意為御奉公山東退治之時。飢肥之御料所之事。猶以無余儀候。一伊東^江縁之儀ハ。更不承候。雖然ケ様之事景中ヨリ其調儀モロ^江ン。承事ハナク候トニテ候。

一以次テ中乍重言。大友・島津申合事無其隱。伊東以調法。此段無相違様ニ。備後守殿御故実奉頼之旨候。先川井得心ニ目出々々。

一上使御立之刻。上使^江河内茶ハン。唐ノホン。進上仕候。橋本^江ヘ毛セン一。遣。五二歌ヲ送給候。無指事似不書々々。

御料所三百町ニ中成ナリ。

從上使。美濃紙一束。京筆二対。被下候。

從是シンノカマ進上。

十月十七日。

右本書。樺山家ニ有^レ之。

太守貫久主將^レ使^三忠平為^レ豊後守忠廣^一（忠廉之孫也）之繼子。是時聞伊東修理大夫義祐欲襲^レ飢肥城。忠平雖^レ辭之不^レ任其心故強^レ応命而後竊念。忠廣之士卒有名者皆戰死。於^レ累年賊徒蜂起之際。其裔裔年少力弱未^レ熟於戰爭。加之薩摩地遠。而回^レ隔山海。廿有余里。卒逢^レ危急難^レ受^レ援兵。且伊東一国之猛勢也。以^レ飢肥一郡之軍卒^レ欲^レ決^レ雌雄^レ豈^レ異^レ於飛蛾之投燭哉。雖然重^レ義輕^レ命武士之法也。由^レ是^レ不得已。同年三月十九日。忠平遂往^レ于日州飢肥之郡。

經^レ一年而又來^レ薩摩。於是伊東窺^レ其隙。率^レ大軍^レ欲^レ環^レ攻^レ飢肥。

城。乃以其軍告來於薩州。忠平欲赴彼土。而貴久主義久主停其歸也。忠平乃返命曰。一結父子之盟。而竟踈臨難之日。豈有孝子之心乎。唯舍義得生。不如取義一死。馳歸飫肥之城也。」

夫肝付河內守兼續（法号省鈞）者。

太守貴久主之姉夫也。此時有不意之恨。尋其由來。貴久主交會之時。伊集院大和守忠明。（法号孤舟）喚兼統家臣藥丸某戲曰。備八珍大盃獻鶴一雙之羹。藥丸曰。汝再來。為兼統賜狐一匹焉。忠明聞怒之。厥後兼統帷幕之紋斷鶴之首也。兼統見之泣曰。鶴者我家累代之紋。然斷其首者凶兆也。有何面目拜謁太守乎。乃含憤棹船歸。而後無述戰之礼也。蓋隅州有廻某者。彼父為官其子幼弱也。兼統知其勞。同四年辛酉五月十四日。掠取廻城某罪不容誅矣。是以太守貴久主。及義久主。憤怒之余。以大塚之地為總陣（或記曰。太守之陣。大牟礼馬立竹原山、云々）環廻城。時伊地知重興・祢寢重長。亦背太守與兼統在廻城也。是歲七月十二日。肝付兇徒以匹夫之勇敵我三軍。而攻竹原山右馬頭忠將勇氣有余。不顧暴虎憑河之戒。一戎衣而直前欲赴數千之敵。町田加賀守忠林曳裾以諫。忠將不受其諫。直赴兇徒。々々進來如麻。故我師不得勝。而忠將空戰死也。忠林見忠將之赴兵死。而欲捐其生。以輸忠於忠將。

酬恩於太守貴久主。而不旋踵戰者半刻。終結子路之纓矣。

其外戰死者三原弥四郎。高野左京亮。福岡助八郎。海江田八郎三郎。山内孫左工門尉。中村宗四郎。町田軍四郎。飛松帶刀長。同姓弥四郎。春成助三郎。稻留石見守。益崎某。大寺大炊介都戰死者七十余人云々。貴久主聞忠將戰死。我師不利。使諸軍馳其戰場。故瀧間美作守。梅北刑部左工門尉等。防戰得敵首數多。軍中兵亦決死而討殺敵數十也。於是兼統・重長・重興。敗北向日州恒吉去。而後貴久主置我卒於廻城以歸陣也。是時貴久主遣使徵忠平於飫肥。而難捨忠廣。不隨其命也。未久忠廣謂忠平曰。汝若歸薩摩。則攻破賊徒。還付倭臣。易如反掌。然則當家亦終開運社稷必如盤石云々。忠平聞此言感淚難禁。不可不順其道。即來歸薩摩之地。而後使北鄉八代之裔尾張守忠親者為養子。繼忠廣家之統也。同五年壬戌五月十八日。忠親附与子。飫肥城於伊東。而退居福島院（或櫛間）同九月十八日夜。忠親運策逐兇徒。再入護于飫肥也。

一忠平入護真幸院時。付北原伊勢介誅伐之事。

日州真幸院之北原。久臥床蓐。医术無驗竟卒矣。其臣等引類結党。紛紛而政道不止。故白坂美濃守者。謂三原遠江守曰。奉獻踊地於太守而厲旗下。同列栗野・吉松・馬關田・吉田亦以其言達太守。而遣守兵於其地也。北原伊勢介同新介者。在橫

川城不隨。太守。丁^{アタリ}是時。白飯野西屬。太守。白三山東。隨伊東。封疆不穩。而球琳之相良某。伊東義祐相共流。誕於北原之跡矣。忠平承。太守之命。移真幸院。于時橫川往還不能。縱通故迴。霧島嶽下。入護飯野矣。永祿五年六月三日。忠平其弟又六郎歲久為誅伐伊勢介征橫川。太守責久主。欲增其勢。到隅州溝辺。遣新納判部太輔忠元。伊集院源介久春。由是忠平指揮而乘勢之際。伊勢介。同新介奮出本田刑部少輔。瀧間美作守。會彼挑戰。忠元久春臨其戰場。有大功也。又六郎歲久亦率吉田兵。攻入城門。奮威相戰而至被傷。故伊勢介父子失利力。竟被討殺。城陷。則得敵首數百我軍戰死亦不少也。且聞北原裔兼親退球琳。太守責久主徵彼宥其罪。住伊集院殿。橫川地界。菱刈某也。

一貴久主任陸奥守義久主任修理大夫并貴久主剃髮之事。付征三山。且陷馬越城事。

上卿

中山大納言

永祿七年。甲子三月十四日。宣旨。

修理大夫藤原貴久。

宜任陸奥守

藏人頭右大弁藤原淳光奉。

上卿

中山大納言

永祿七年。三月十四日。宣旨。

藤原義久

宜任修理大夫。

藏人頭左大弁藤原淳光奉。

是歲永祿九年。丙寅。月彼岸。貴久主因將軍源義輝一周忌。剃髮而号伯固齋。或聞伊東構要害於三山。而有欲侵忠平居城飯野地之策。達。太守貴久主。々口。不遂兇徒有後患也。故十月廿六日。修理大夫義久主。為大將兵庫頭忠平左工門尉歲久。為副將。攻其要害。時茂山源左工門尉。間瀬田刑部左工門尉。田尻荒兵衛尉。長谷場長門守。同弥四郎。愛德十郎。濱田右京亮。長野助七郎。塚田太郎左工門尉。同太郎五郎。真連坊。上床源兵衛尉。田口仲俊坊。重信平左工門尉。伊地知新三郎。尽筋力者也。此日忠平臨其戰場。會強敵蒙疵。痛惱甚。而諸軍驚動。故要害不陷退散矣。阿多中務丞。末弘又左工門尉。本多治部少輔。同姓与五郎。椎原某。阿多源工門尉。中山源三等戰死也。嗚呼彼要害不陷者。忠平憤惜不少云々。夫菱刈某。累代之臣也。彼族属祁答院。渋谷。蒲生等。以背当家。雖然宥其罪。去。戊戌夏。攻陷橫川而後以其地附与彼族。不顧其恩厚。与相良又為。

寇。太守貴久主。義久主。欲討彼兇徒。今年永祿十年丁卯十一月廿二日。太守父子自將發栗野踰湯尾。忠平自飯野直到馬越。其夜忠平見不意烽火討曰。隱謀相頭者乎。暫焉視之奇哉稻荷大明神祥瑞火也。諸軍合掌而欣然有喜色。翌朝義久主揚旗於諏訪山。貴久主到德辺。而使忠平為前鋒。攻馬越城。辻大藏左工門尉。有馬軍弥左工門尉。久富軍兵衛尉。欲越壁之際。城主井手籠駿河守。同兵部少輔。同弥四郎。進出。辻有馬。久富等。被討殺焉。忠平軍卒惜之。欲登城。於是忠平亦提三尺劍。斬敵者數多。財部伝内左工門尉。東郷兵部少輔。阿多掃部助。宮原右京亮。新納刑部太輔。伊集院美作守。有馬泰膳兵衛尉。各勵氣。故門壁攻破。井手籠父子被摧挫。俱敵數百人討殺焉。村田右工門尉其外有名者數多戰死。而奄得勝利則唱凱歌其響表菱刈院牛屎院。由是同廿四日之夜。本城湯尾。曾木。市山。青木。山野。羽月。平泉。横川等。委而退于牛屎院大口城。故菱刈大膳亮失勢之際。從球琳警固之兵三百余騎入來守其城。同廿五日。遣守兵於本城。曾木。羽月也。平泉之地。義虎守其封疆則市山城。市來。伊集院。田布施。川辺之兵所守也。十二月廿九日。市山守兵到大口城下。窺其隙。兇徒見之喝刀鎗來者千有余。市來備後守。平田加賀守。伊集院刑部少輔。在西原川涯雖防戰敵強而三人俱戰死焉。由是步卒等曳兵奔去。敵追至于市山。

則軍衆面々發鉄炮羽箭退散也。其後又兇徒侵來于市山屢矣。故市山城因難警固。太守貴久主命新納刑部太輔忠元守其城也。

一忠平設伏兵却失勢事。兇徒來市山事

永祿十一年戊辰正月廿日。兵庫頭忠平自馬越城率兵二百。欲侮大口兇徒設伏兵此時兇徒之進求者數百。其中卒將六人為先鋒。名曰別府安芸守。岩崎六郎兵衛尉。内田伝右工門尉三人。不言。於是忠平稱名奮威。川上左近將監久朗。(因轉守久國祖也)臨飛田瀬之際會別府安芸守相戰。則忠平彎弓發矢。其矢中于安芸守死焉。久朗被數箇疵死于其戰場矣。其陪臣西郷新八見久朗之死。衝入兇徒。彼亦死也。我軍失勢丁引退。忠平殿焉將渡羽作瀬之時。遠矢下總守。財部伝内左工門尉。入來筑後守。抽戰功被疵。忠平惜之為全諸軍。其近來者追之退之際。逼敵左右殺人之血屢濺戎衣。此誠血滴濺梵天之謂乎。義久主之旗下。島津左工門尉歳久。伊集院右工門兵衛尉久治。聞此戰不利。驅馳來則會強敵相挑之際。又從千阿弥陀堂徑路。步卒數十人突進合鋒。由是長野仲左工門尉。下島甚左工門尉戰死也。伊東右工門尉。有川雅樂助貞真。(伊勢兵部少輔貞昌之父也)甲諸軍。故忠平漸入曾木城。而後兇徒悉退散矣。此日太守貴久主不得已。率旗下軍馳馬之時。梶原某臆而不進。故太守追之恥其臆也。同二月廿八日。島津又五郎忠長。(下野守久元父也)肝

付彈正忠兼寬。自馬越城到市山。議陷大口城策於新納刑部太輔忠元而歸之時。忠元送其而將。迄小苗代原。欲相別之處。步卒等馳窺大口城。則從城中競先兇徒數百出來。忠長兼寬忠元指揮而進。新納右工門佐被傷。鎌田尾張守政年会兇徒牧野次郎右工門尉戰。我兵真連坊放鉄炮伏牧野某。見之則田實右京亮衝入兇徒。斬得彼首也。其後軍家欲退入市山城。雖然敵強。故忠元睡掌臨白坂。會八代勇士的場五藤之際。球璣兵竹添丹後守者。刺忠元之左脇。陪臣見之合力漸遁其難矣。乘其時川畑藤七兵衛尉。春成外記有功者也。球璣兇徒東藤左工門尉。愛甲助三郎。佐牟田等。欲越壁。鎌口菅岐守。稅所右工門兵衛尉。四元源太兵衛尉。出向討殺彼三人。由是大手引退焉。搦手亦防禦甚故。敵退散矣。此日忠元被傷者六箇所也。太守聞其軍勞。而遣三原右京亮。長谷場織部佐。訪其傷。感軍忠誠。施面日也。

兇徒攻曾木事。付侵市山事

相良。菱刈。入來院。祁答院。東郷。兇徒等合策。永祿十一年戊辰三月廿三日。攻曾木城。守其地者宮原筑前守也。佐多常陸守久政亦蒙命入守曾木城。故兇徒等不得陷其城。剩党徒被討殺數十。臨引退。相良。菱刈。兇徒過馬越城下。發鉄炮到市山。欲逐戰。則刑部太輔忠元雖未傷愈着戎衣。進出吉田治部少輔。

西田主馬允。引率諸軍。會敵戰于白坂。其中分軍行到永福寺。防其兇徒者。本田掃部兵衛尉。川野玄蕃允。間瀬田刑部左工門尉。鎌田外記長野民部少輔。濱田右京亮。上床源六兵衛尉。日高甚五郎。伊地知新三郎也。於是兇徒四五十騎之中。赤衣兵為先鋒。進欲入永福寺。本田掃部兵衛尉。川野玄蕃允。長谷場弥四郎。示之時。弥四放鉄炮伏彼赤衣者。其後敵引退矣。

一大口兇徒再變和。而伊東筑陣事。付忠良逝去之事。并大
口退治之事。

永祿十一年戊辰。五月。山野・羽月・平泉之守兵相換之時。兇徒以伏兵聽欲討彼軍卒之策。求和睦於球璣。許界。山野於相良。同八月九日大口兇徒變其約諾。築陣於堂崎之辺。伊東亦合心於彼兇徒。故構陣于飯野桶比良。乘時加久藤・馬関田之百姓等為仇。欲犯飯野城。忠平聞之。堅守其地不動。而旗下之兵侮伊東。密到彼陣榜一首狂歌曰。

伊東メガ、真幸ノ陣ハ、オケヒラニ、飯ノホシサニ、オビノユル
サヤ、

貴久主聞築陣於桶比良。馳驍勇兵欲追彼党徒。然霖雨頻。由是未成其策之際。為修兵器有催歸者。大口兇徒窺其便。討殺川上丹波守。堀内某等。自馬越城聞之。則旗下軍四五十騎馳繞兵刃既接追退其徒党之時。大膽坊戰死也。其後相良菱

刈囚出水，感必寺。再三求和睦。此歲十二月十三日。島津相模，守忠良入道逝去。法号梅岳常潤。称在家菩薩也。故翌年永祿十二己巳正月廿日。決定和睦策矣。何計此歲三月十八日。蒲地越中守往平泉之口。從大口之城，深水頼兼指彈而討殺彼蒲地。從者十七人。亦被屠殺矣。尔來彼界往還不自由。故肝付彈正，忠兼寬新納刑部，太輔忠元。入羽月城。雖然兇徒增奢。欲掠羽月城。幾度。由是忠元兼寬以伏兵計策。合其論於島津又七郎家久。（義久主之四次弟）應諾。而後五月六日。一番伏兵在戸神尾。一番伏兵在稻荷山。其將大野駿河守。宮原筑前守也。誘招其敵。陷于伏兵中之將家久也。故馳驅于大口城下。然而敵不出之際。放鉄炮侮其城類。於是追來者如雲霞。家久欣然佯走而退。敵乘勝臨戸神尾。則家久交接鞍上。遂得其敵首見之則忠元兼寬指揮而諸軍起發從四面伐之前田豊前守先諸人有首切。敵及敗北。討殺者一百三十六。其外膚一人於是大口兇徒失勢也。同月廿五日。攻祁答院長野城。敵亦不隱相戰。比志島宮内少輔。同彦四郎。勳氣欲登城。鎌田尾張守政年。相挑之時。祁答院新兵衛尉出向合鋒。欲決勝負。仲俊坊實島源五郎。稅所宮内少輔。深野平六。村原新介。同姓左工門五郎。上床源六兵衛尉。加治屋新左工門尉。岩下主殿助。尾上五郎。田実右京亮等。加治木兵肝付權介戰死也。如此抽勇功之際。旗下得勝利。故蒲生境亦

計捕敵數十。歸陣矣。丁此時真幸院桶比良陣亦聞威風而退散也。同八月十八日。環大口城攻。兇徒逆恃兵器既盡勢衰。則乞命。九月十日。相良帶刀長。深水太郎左工門尉為質焉。太守亦鎌田刑部左工門尉。（政年之子）本田新介為質。云々故九月十四日。大口之族向球璣退散也。同十八日戊子巳時。貴久主。義久主。登其城。則政年發凱歌也。其後以牛屎院・菱刈院・豫約刑部太輔。故援之為地頭職。改名武藏守。（新納加賀守祖父也）前日之忠節高名之所致也。其功業豈下於唐之李郭哉。（李光弼、郭子儀二人皆唐肅宗時、中興功臣也、大唐中興、頌云、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指此西巨也）

一 渋谷降參事。付貴久主逝去之事。并伊東之軍來加久藤敗北之事。

元龜元年庚午。渋谷党拳其所押領而降參。薩摩郡隈之城使新納伊勢守受領其地也。百次。平佐。高江。碓山。從入來院進獻焉。高城郡。水引中鄉。湯田。西方。從東鄉進獻焉。故赦其罪。置而家於清敷東鄉。而宮里。与平田狩野介也。高城郡。水引。中鄉。西方。京泊。与義虎也。隈之城家久為地頭職也。同二年辛未六月廿三日。前太守貴久主逝去。享年五十八。法号大中良等庵主。称南林寺殿也。同三年壬申五月四日。伊東兇徒數千過真幸院飯野城。攻加久藤城。而放火。則其烟焰漲滿半天。騷動境

内。於是忠平一戎衣而伴四五十騎。橫遮于木崎原。伊東又次郎。落合源左工門尉者。率諸軍指揮。由是會我軍相戰。久富伴五左工門尉。遠矢下總守。魁衆兵而皆戰。忠平亦驅馳汗馬之功。驚耳目者也。臨其時。稱長峰弥四郎有進來者。下總守聞之。則竹下又左工門尉。瀬戸口八郎左工門尉。俱走斬伏長峰。得其首。因茲兇徒敗亡顛倒。伊東又次郎。落合源左工門尉。被討殺。乘其時。攻破田原陣。而伊東加賀守為五代左京亮友喜。被計殺。其子新三郎。伊東大炊介亦死于茲也。有川雅樂助貞真。川上三河守忠智。鎌田刑部左工門尉。奮威之際。忠平單騎到鬼塚之原。有強敵二人。其一者稱名曰。拍木崎丹後守。其一者不言。忠平亦見之。稱名。時彼張目突戰。雖然忠平屠殺二人。而後無一人相戰也。惜哉戰死者。鎌田大炊助。野田越中坊。曾木幡摩守。富永刑部左工門尉也。伊東修理大夫義祐同姓右工門佐等。逢此敗入三山城云々。嗚呼積屍於三山飯之店原者。不知其幾多矣。伊東一國猛勢。忠平真幸院。纔不過三百騎。非天之助。得如是雄功乎。昔項羽以三萬之兵。破漢軍五十六萬於睢水之上。故兵法曰。小能敵大。不必畏之。古之明哲豈欺後人哉。(或記曰。元龜三年。正月十八日。於飯野三山。境敵八人討捕云々。又二月廿日。廻市成。境以伏兵討取肝付越後守其外。敵廿人。同九月。破三川云々)

一肝付退治之事

大隅國中。有三士。曰。肝付兼統。祢寢重長。伊地知重興。叛太守。不來謁。永祿四年夏。三士押領隅州。廻城。太守貴久主。弟右馬頭忠將討死之後。三十餘乘勢寇。太守者數年。(或記曰。元龜三年正月十九日。肝付卒兵船來於小村浜。捕得其敵船一艘。殺岸良將監其外。廿四人。又曰。同年六月廿日。伊地知根占。肝付。卒數百艘之兵船來云々。元龜三年九月廿六日。太守義久主使其弟左衛門尉以歲久等。諸軍伐下大隅之兇徒。先到桜島。翌口渡瀬戸。以早崎高峯為陣營。襲重興所領之小浜古壘。於是太守亦進船於古壘浜邊。衆皆奮發以臨之。為前陣。彼壘守兵者。伊地知美作守云々。我軍戰死者。肥後平次郎。桑波田孫太郎。川野玄番。允也。伊集院源介久春被傷且歲已暮。而至春猶在陣。人有詠歌者曰。

年ノヤノ、ハヤサキソムル、梅カ香ニ、千里ノコラス、春ハキニケリ、

其志不欲挑戰乎。比行也。從軍數千人。屢雖攻戰。雌雄未決。故太守先以鹿兒島。宝持院為使僧。而遣之於祢寢營。以八木越後守昌信副之。乘小船以行。稱寢。兵士欲拒之。昌信藏身於船底。使宝持院言曰。我是太守使僧也。不帶鎧戟。拒之者何也。敵乃許之。故宝持院出舟中。一小祢寢之東禪寺。乘夜昌信微服間行而往東禪寺。逢其住持。即以告祢寢重長。々々曰。然則可逢昌信。乃召之。昌信約期入城。固危急之也。既而語語

談密議。重長曰。吾叛。太守雖無面目。然與兼統相隔。則我滅亡必矣。更無降。太守之氣。時昌信曰。足下男子年已幾許乎。與太守可約婚。重長改色欣然。遂滯留數日。昌信弥述和議。重長曰。然則再可奉仕。太守云々。昌信揚帆以到。太守陣而復命。太守又遣新納武藏守忠元。上原長門守尚近。伊集院下野守久治。以議定其事。於是祢寢重長遂降參矣。時天正元年癸酉三月十日。薩隅二州軍兵入祢寢城。遂欲討兼統賊徒。太守往在薩州指宿城。同十四日。太守兵進到肝付境。時春雨滂沱。故難戰而到高洲浦。放逐漁父以多取其船。又同十八日。衆兵欲攻兼統到西俣。賊徒相向拒之。右馬頭征久將隅州兵以進曰。賊兼統者我父之仇也。今日之戰。固所願望也。其勢如疾風迅雷。島津圖書頭忠長。領薩州南方之軍。川上上野守信久。樺山兵部太輔規久。上原長門守尚近。肝付彈正忠兼寬。野村兵部少輔。鎌田外記。同力戰以破之。故敵乃瓦解奔走。多得首切。祢寢重長。同在我陣中。揚凱歌。既而重長詣指宿謁太守。又從到鹿兒島。太守設遊會饗之者數日。其時當秋霖雨不止。我兵在早崎陣營者不多。敵密自山背之樵徑急來襲之。乃七月廿三日之夜半也。廿四日黎明。賊俄環陣面以發矢放鉄炮。守兵出營以防之。敵以予知鄉導。故分兵到山背以舉火攻入。多射殺我兵。時太守弟中務太輔家久守早崎本營。故見我兵前

後受敵。自取刀與從者三人馳向破大敵。家久被傷者八箇所。其余所害猶多殆危。而幸有喜入小四郎久統者。被傷二処。遂擊敵逆之。衆無不感之。于時平田美濃守光宗。同左馬助。木脇刑部左工門尉力戰者也。既而我兵知敵在牛根城。以構陣營於平常岡。自十二月十四日。與敵屢相戰。然未決輸贏。天正二年甲戌正月三日。兼統賊徒越高隈山。欲到牛根城。前茶園尾以結陣。我軍之壯士見之曰。使成陣則非我之利也。可急追退之。忠長見之。指揮軍中曰。固可戰時也。一步勿退。我已為後繼。不可使汝等退也。信久亦同指搦之。由是衆兵一心同志以督戰。敵大恐。引兵於高隈山。狼狽纔到下大隅。皆棄鎧逃去。我兵取茶園尾以陣焉。時早崎城兵以兼統渠魁安樂備前守。姓氏為題詠狂歌書之於矢。以贈敵陣。弓モウシ、祢モラレヤゾト、引カヘテ、カブトラヌガバ、ヤガテアンラク、同月十八日。平常兵構壁於浜辺。茶園尾兵近到牛根城。以附於斷岸而作道。城中之兵欲防之。或投石飛矢。且包火於竹藁以拋之。我兵不肯恐之。掘其險岸。三日三夜。遂破墮之。迄于城裡。城裡兒童震懼叫呼。城兵為之失氣。遂請降。故自正月十九日夜戰罷矣。方今伊東亦與兼統重興結党者。故惡祢寢先降薩摩。乃舉兵攻祢寢。放火入城。薩。祢寢危甚。喜

入撰津守季久。時在祢寢城力戰。擊殺敵百余人。敵乃敗走。祢寢兵亦死者多矣。以季久戮戰之功。雖得全城。然弟圖書助忠通。小四郎久統。以上十四人戰死。同廿日。牛根城兵出。安樂備前守弟彦八郎以為質。於是兼統重興皆屬。太守麾下。既而新納刑部太輔忠亮（忠元之子）為質入牛根城。後送兼統。党徒於下大隅。廿二日忠元同入牛根城。廿七口太守義久主自早崎振旅以歸陣於鹿兒島。衆皆喜悅。凡破敵得勝者。雖在主將之計略。然掘險岸以達城中。搗縮敵勢。壯建大功者。固希世之事業也。都是忠元謀術而逆瀬川奉騰兵衛尉。及久富伴五左工門尉。本村筑前守。筋力故也。其本全是義久主之武功也。孰不稱美之乎。

一口州平治之事

夫霧島之為山也。跨日隅二州之間。我封內之名山。諸侯而祭。封內之名山大川者。右今之通礼也。高原之城。霧島山之東麓也。伊東拋其固而率兵超山。時々侵我大窪田口之村。當其可祭之日。敵兵驟至。則不得祭者多矣。是故兵庫頭忠平欲構陣於高原。而伺命於太守義久主。市來美濃守（大口之住人也）迫問甲斐守（栗野之住人也）細田武藏守。遠屋下總守（飯野郷忠平旗下一）并能知高原地勢者。島主利大炊左工門尉。同姓香岐等。同志赴彼地窺其處來。而後天正四年丙子。義久主欲征高

原。八月十六日。發鹿兒島。同十八日。先到飯野。議欲伐高原之志。于忠平主。而後發飯野城。同十九日。陣幕既成矣。輕銃之戎卒欲攻高原。太守聞之。痛禁甚。然而不隨其命令。驅馳破門壁者。柏原將監。間瀬田刑部左工門尉。濱田右京亮。長谷場兵部少輔。上井伊勢守。伊地知伯耆守。長谷場織部佐。長野兵部少輔。福屋日向守也。丁其時戰死者。三原源三郎。入佐郷左工門尉。中將坊。曲田某。野村右工門尉。井尻早左衛門尉。四本半八郎。尾辻某。宮原越中守也。兵庫頭忠平主島津右馬頭征久。同姓左工門尉。尉歲久。同姓圖書頭忠長。同姓中務太輔家久亦盡筋力者也。此夜太守義久主居霧島下花堂。翌日廿日。欲築陣於鎮守尾之時。自高原城因念仏寺以和睦計。依之本田因幡守親治。德持舍人佐。遣敵城堅其約。故落合豊後守。肥田木河內守為質來。而鎌田尾張守政年。唱凱歌。同廿二日。伊東勘解由次官下高原城。其後未刻。太守義久主入高原城。則乘夜而外壘悉放火去。故高原。高崎。三山。內木場。岩牟礼。須木。須師原。奈崎。八箇所皆屬我旗下。義久主九月九日臨散軍之時。令上原長門守。尚近守高原城。野尻素為伊東要害。令三福永丹後守護其封疆。於此之時。伊東義祐暴虎太甚。福永抱不意之大恨。野村族亦因為親戚。故知我之讎。而有欲倒戈之心。告之於上原。上原即令軍士馳至野尻。福永雖與

上原約「野尻」之假守伊東大炊、大夫。其外數百之軍士。未曾知之。又有如「夷」（伯夷）齊（叔齊）叩馬者。我軍士僅百余人不得入於「野尻」。是日。忠平主率「驍勇」數千騎。奮迅而往「野尻」即陷焉。天正五年丁丑十二月初七日也。翌早薩隅之軍士亦鳴刀鎗。以突出而至。即日攻「戸崎城」。九日日將落時。城亦落矣。太守義久主聞之。同十日率六千余騎之義兵。赴「日州」之地。義祐聞「野尻」戸崎之陷。着鐵衣手鈍刀。前入本城。有欲防我義兵之志。上伊東士卒苦其淫虐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如「桀」之民言。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伊東士卒素嘆其亡之晚矣。豈有二人從其命者哉。於是義祐矢竭弦絕。欲行無一人之從者。欲止無一士之扼者。其進退實窮。茲十一日癸巳。義祐鼠身矢。國。單騎而赴。豐之後州。嗚呼滅伊東者伊東也。義祐若懷其惡。遷其善。臣服於我島津氏。則誰得而族滅哉。義祐平日有「獨夫」之心。而今獨夫而去。國。曾子之所謂戒之々々。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其義祐之謂乎。翌年戊寅之春。有伊東家臣長倉勘解由左工門尉者。収其「盡數」百人。掘「日州」近地石之城。有欲復我仇之志。誠「精衛填海」之意也。於是「君臣」議曰。日州已平均。今自散「敗賊軍」。戢弓矢。百姓誰不欲唱「太平」之曲乎。長倉之掘石之城者。猶一榻之內容。他人之「奸睡」也。何不退之哉。孟秋初六丙辰。忠長・忠棟率數千之軍。將攻石之

城。石之城。前面大河。水勢輕。石無船可渡。無筏可乘。諸軍着甲手兵。徒渡其河。無一人之濡其首者。豈有溺乎。我軍士破門踰牆。直前排戰。賊之死者數十人。我軍士之死者纔不過三五人。是時忠長亦被箭。雖然石之城之固。鉄関難透。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與其徒至於覆敗。不若全師始退。古云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諸軍暫退於佐土原之地矣。季秋上澣。征久為大將。伊集院右工門大夫忠棟。平田美濃守光宗。上井伊勢守寛兼為副將。再欲攻石之城。大軍不得渡大河。忠棟所「大木」沈河底。以「大竹」作浮橋。而渡諸軍士。列陣於三處。用石之城。此城雖固。何敢敵我。正如「蜉蝣」之撼樹。螳螂之拒輒矣。我諸軍無「晝夜」放鉄炮者。如雷下羽箭者。如雨。且復城中絕糧。絕水。於是長倉請和於我陣中。諸將不忍見「城中」之及餓死。解其困。而与之酒食。且遣糧於長倉。送之於豐之後州矣。

一大友侵「日州」高城。敗北之事

是歲天正六年戊寅之夏。大友新太郎義統。（後為「左兵衛尉」。祖父左工門尉義鎮（法号宗麟）。動「豐肥」筑前後六國兵二十余万。欲侵我「日州」。先屯於「県」之故壘。十月廿日戊辰。大友之軍殆可十万。聞我「日州」高城。城外村舍一百有余。一炬燒之。是時山田新介有信。總五百余之士卒。為高城宰。我薩隅日健將勇士千余人。相換守其

藩籬。於斯時也。太守弟中務、太輔家久爲藩籬將。且復吉利下總守。鎌田出雲守政近。比志島紀伊守國貞。同守高城。敵雖欲侵我城。城門不開。旌旗不樹。爲無人之形。於是敵陣成行列。樹旌旄。羅弓矢。自恃兵強。必欲吞我口州。將士之習騎射。軍卒之熟步戰者。不知幾百千加之唱。秦青（列子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宿。秦青弗止。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過雲之曲。揭右軍曲水之盃。我高城之諸將士卒。泮其鋒。飲其饒。而待運之在天而已。且復城小而軍多。府庫之財亦耗教矣。匪翅府庫之耗教。城中無水欲出而汲溪水。則敵軍士卒無厭。無夜。常日在之。無一人之行淘水者。一日見古壩陰處。水少湧。至於三日。其流出者如源泉。我軍士三千人無一渴者矣。昔梁景泰禪師居慧州寶積寺。久無水師卓錫於地。泉湧數尺。想夫以禪師之德。只止一寺僧衆之渴耳。今也高城之湧。此水者。能止三千人之渴矣。是無他。太守平日德沢。遍及諸物。是故天亦感之者乎。誠心之通神明者也。世人豈能測之哉。然則太守之德優於禪師者遠矣。於是之時。大友之党陰謀欲令伊東之燼。在我國中者。起燭於蕭牆之中。伊東之燼。知我太守之撥亂而未懷。太守之德。是故從大友之陰謀。於謀。於是三納村之賊竟驅百姓之不知者千余人。擲河原田道場。舉烽火。將

作亂於國中。即日我軍士田道場之寺。殺賊徒數百人。其餘黎民有荷校者。有就囚者。殆乎一百余人。未殺戮之。十月二十四日壬寅。家久遣捷書至於鹿兒府。報破陣之謀於太守。太守亦與忠志之士在左右者。決其謀於帷幄者凡幾多日。其謀與捷書殆如合符。翌日廿五癸卯。太守義久主率數十萬之衆。大舉兵旗以赴口州之地。是夜太守夢中得句云。

ウツ敵ハタツタノ川ノ紅葉カナ

近臣恭聞之。以爲決勝之兆矣。十一月朔戊申。高駕至於佐土原。佐土原城郭村舍雖有數千戶。從軍之士數十萬無可寄宿。諸軍悉屯於曠野矣。太守挾日以欲攻大友之陣。然而連日風雨待其晴天而已。十一日戊午。（或記曰：十一月十日之夜。忠平主以計策令步卒六百余人。行于敵陣。迎而置伏兵於道路傍。待往還。討殺敵三十余員。故敵陣騷動。而如雲霞來。於是伏兵起發。討殺五百余人。以松山陣放火去。屯都於都佐土原。大勢見此火烟。馳向高城。構陣於河原。而星野高良山座主降參矣。同十一日早天敵之三陣同志。襲我軍及。攻戰彼不忍敗北。而溺死于深淵者。不知幾許。其餘敵軍中曳兵有向美々川奔者。追而鑿之。凡五百余云々。）太守義久主揚大旆於根山坂之上。以輝軍容。太守之威重於泰山。大友之軍危於累卵。是日福島院有司伊集院下野守久治。率數百之兵。為我前鋒矣。久治逞志振腕。直前衝大友松山陣。々々中數千之兵無一人當其鋒者。陣忽爪潰。即解一

面之圍久治入於高城。此夜筑之後州高良山座主在河原陣見松山一陣陷。請和於我高城。々々中相議云。夫兵惡不戰武貴止戈。即令比志島紀伊守國貞至於河原陣。運和親之策。翌早已未大友將率數万甲兵。勵匹夫之志。從本陣下而与我數万之兵屯於野外者。欲較勝於一戰。其勢似不可当者。然而我兵与之戰。而殺其勇銳之兵者數百人。我軍中亦有本多因幡守親治。北鄉藏人者。相戰而死矣。於是其步卒之在其後者。驚奔。軍士之在其前者。亦恐而畏之。大友之兵乘勝迫之。是時。忠平主率數万之甲兵。親手戈矛勇往而對大友之軍。示其威武者。高於銀山。堅於鐵壁。其氣概必震平大友之諸軍之胆矣。太守從弟島津右馬頭征久・島津國書頭忠長麾數万之衆。橫攻其軍。而將聲勢誰敢敵之。且復我軍中諸將數十萬。鼓譟踴躍而爭先赴之。此地有洪測。深殆丈余。縱可過百丈。橫可及三丈条。平日無徒渡者。是日大友諸軍与我軍士於兵刃既接之時。人馬驚汗欲右欲左。而無可避之地。不得已而大友之諸軍入於深測。人馬溺死者不知幾千万。其旌旗羽旄之浮沈於水上者。宛如紅葉之浮秋水。嚮之所謂夢中之句。非其識者乎。非止於此。有乘馬從徒向美々川而奔者。有棄甲曳兵望彦嶽而走者。我數万之軍追而攻之。於是。太守弟家久出高城門不俟武夫之從。而馳來單騎而入大友逃散之軍中。尋

窮寇遮走北。親殺將士者十余人。一人猶殺十余人。而況我十余万之甲兵。無一人之不殺戮其敵軍者。軍士之勢如亂雲數空。敵兵之敗如秋葉飄風。其向彦嶽而走者。高城幸山田新介追之逐之皆悉盡之。高城与美々川之地。相去七八里。其縱橫無際。涯悲夫。屍於草萊之辺。曝骨於沙磧之間者。數十万矣。是日。大友一將不知誰某率士卒七十余人。不亂行伍。隔數百步而走矣。我兵數百爭先追之。其將師班一師与我兵戰。其斬首者二十余人。我軍中海田主殿允。真方大炊。允相闘而死。大友數十万之軍中能逞戰攻者此將一人而已。後聞此將者。是田原紹忍也。未知是否。嗚呼大友父子長傲縱欲。妄侵我日州。蓋欲之溺其一心者。自古皆然可不戒哉。其害及六國數十万之衆。可勝言哉。孰按古書。古之王者不輕發兵於外國。若有發。則必有其理也。大友之發兵於我州者。無一當其理矣。昔者殷湯王以桀盛不祀。一征葛。齊桓公以包茅不入。遠伐楚。包茅之不入者。日本諸侯。自古皆然。非獨我也。桀盛之不祀者。獨大友為然。其故何哉。古來之神宇仙廬。或廢之。或焚之。不祀先祖。不祀社稷。常惑南蠻駭古之邪術。而背仁義之道。貴難得之貨。作亡國之謀。欲務廣土地。為諸侯笑。所謂不奪不厭者乎。太史公曰。嗟乎利誠亂之如也。夫子空言利。常防其源也。大友父子欲利吾國。而反危其國。聖

賢之言。豈有誣哉。十三日庚申。太守義久主揚大旆於敵陣。河田駿河守義朗高唱凱歌。而我數萬之軍擊節和之。其聲聳動國中矣。是日諸軍至於三城。与故原安逃亡民々亦解其愠矣。先是黎民之從大友之陰謀者。未決其罪之輕重。是時猶在光照寺諸將議云。夫干戈者為士者之所業也。假有陰謀。黎民何干之哉。黎民而作亂者。古來未之聞。是膺是懲。致太平之道也。於是出此黎民於六野原。欲声其罪而懲之。黎民各謝罪心服焉。此時有滝聞宗運者。素与我士卒同謀。故一懲之。自是以來國中無一犯上者。況敢作亂乎。是日二十八乙亥。散軍也。

島津世祿記卷第二終

原書ハ玉里島津公爵家所藏ナリ

昭和四年六月

長崎護通謄写

島津世祿記卷第三・卷第四

島津世祿記卷第三

一城、親政服我旗下事。付宝之川内岩牟礼矢崎陷事

一義久主昇進。付相良義陽心服之事

一救田尻某。救有馬某。討捕隆信事

一合志・隈部・宇動等。属我旗下事。付高森合心於豊後事。并

忠平守護代之後称義弘事

一征筑紫事。付攻陷岩屋事

一豊後征伐之事。付九州配分之事。付秀吉公発向九州事

一羽柴美濃、守攻高城。我軍攻根白坂事。付義久主見秀吉公賜

宝劔朱印。義弘・久保亦賜朱印事

島津世祿記卷第三

一城、親政服我旗下事。付宝之川内岩牟礼矢崎陷事。

天正六年戊寅。豊後大友軍敗勢衰。故肥前龍造寺亦為之敵。而近国殆如是乎。肥後、国熊本之城主菊地、苗裔城、越中、守親政。以

鮑田・託摩・川尻之地。背大友之旧好。而不從豊後。故肥後、国

人悉起兵。進围親政之城。相戰、彼党徒敗而退。雖然、親政只

懷遠慮。欲来于太守旗下。此時、義久主憐愛之。使鎌田

尾張、守政、率兵三百余、到熊本。而後佐多常陸、守久政為將。川

上三河、守。上原長門、守尚近。宮原佐近、將監為副將。卒栗野・飢

肥之兵、到熊本。則宇土、城主伯耆々々、守忽畏薩摩之嚴威、來服焉。

阿蘇惟前。相良義房等。控引其党徒。不隨者衆矣。同国天草太

郎左エ門尉。栖本某。上津良某。大矢野弥太郎。志岐憐仙。来于

薩摩之出水。悉為臣服焉。此時、相良義房改名修理、大夫義陽、

覬豊後之軍犯、入日向之際。多般欲围取我大口之城。而新納武

藏、守忠元堅守不動、又日向、雖為太守之所利。而彼独与惟前

相為表裡。不懷于太守。構宝之川内之壘、堅固也。故義久

主使平田又次郎、謂忠元曰。可襲陷宝之川内之壘、乃奉其命。而

平田又次郎、与忠元、其子刑部、太輔忠亮。天正八年庚辰。五月十三日。

征其地、遂刑部、太輔又次郎欲登壘、急也。此時又次郎。本村十介

園田掃部、助戰死、而後十五日陷其壘。為我陣營、也早水金右工門

尉。山下伊賀、守。同姓早左エ門尉等。尽筋力也。護彼宝之川内

之壘者。東駿河守云々、未久構陣於鉦之野。岩牟礼之西壘下。故

義陽最含憤恥者也。欲攻岩牟礼之際。裁句書之於矢、向壘

射送焉。句云。

秋風ニ、ミナマタオツル、木の葉カナ、

相良之兵亦次云。(水俣、義陽之領地也)

ヨセテハシツム、ウラ浪ノ月、

我兵見之、憤言、汝沉我浮、而挑者甚急也。故岩牟礼之壘、竟陷矣。

因茲釘之野委而去焉。是年肥後、国矢崎之城主中村一太夫綱田墨主中村二太夫者、与阿蘇主相通于宇土・熊本之路斷塞之。礙薩摩之往来。於是忠元改年為大將。到肥後。而熊本守兵佐多常陸守久政。川上三河守忠智。上原長門守尚近。宮原左近將監。議其事。議船急渡。進十月十五日陷其城。則一太自刎死也。翌日攻網田墨市來備前守。長野民部少輔上原内藏助。黒木掃部兵衛尉。貴島源四郎。宮原与四郎戰死焉。雖然我兵強故求和降。同廿九日。歸陣于熊本。而後同十一月廿三日。久政為將。武藏守忠元。同刑部太輔忠亮。三河守忠智。彈正忠兼寬。長門守尚近。比志烏紀伊守国貞。奮出欲攻合志之城。先久保田千町放火則合志藏人之党徒。大津源左衛門尉者。引勢如雲霞來。而鉄炮羽箭之防禦之時。伊集院下野守久治先登。衝入中堅。得源左工門尉之首。而其面被癢。於是川上三河守忠智。肝付彈正忠兼寬。上原長門守尚近。村田右工門佐。上原勘解由兵衛尉尚弘。寺師刑部左工門尉。菱刈大膳亮隆高。長谷場兵部少輔治純。宮原越中守。落合豊後守。白坂藏人。福岡新三郎能重。井尻主税助。曾木權介重正。大乗坊等。乘勢而戰。敵軍敗北則百三十余人討殺焉。尾張守政年唱凱歌也。同十二月十三日。發熊本。歸陣後。以網田神浦三百町許。伯耆々々守也（或云今年吉利下總守。新納武藏守。伊集院美作守。擊取比良城。故翌日安樂城委去而後赴高瀬云々）

一義久主昇進。付相良義陽心服之事。
上卿

水無瀬中納言

天正九年五月三日

宣旨

正五位下藤原義久

宜叙從四位下

藏人左少弁藤原充房奉

太守義久朝臣謂故旧臣曰。相良修理太夫義陽与島津家相為水火之仇。年尚矣。故射矢于北原追討之時。又加勢於菱刈戰爭之日也。由是迄三年漸雖為和融。大友犯日向之際。作亂于菱刈之地与真幸之域。其罪莫大焉。今將征義陽之領地肥後八代。諸臣曰。唯命可從焉。於是太守義久朝臣催数千軍衆。同九年辛巳。八月八日。發大川。到小川内。設陣。指揮矣。翌日庚戌諸軍征葦北。以八景之尾為總陣。大將乃兵庫頭忠平主。副將平田美濃守光宗。上井伊勢守覺兼。本田下野守親貞也。錢龜之尾。大將。島津石馬頭征久。副將川上三河守忠智。新納武藏守忠元也。輕石之尾。大將。樺山兵部大輔規久。副將伊集院下野守久治。鎌田出雲守政近也。熊牟礼大將。島津左工門尉歲久也。薩摩出水。井川比良大將。島津薩摩守義虎。副將喜入損津守季久。上原長門守尚近也。其後太守義久主着于此陣。遂嚴備垣柵。

蔽「塞」敵城「不分」昼夜「侵」之侮之人馬之喧鉄炮之響。可「謂」聲折「江河」勢崩「雷電」。天地如「動」。鬼神可「驚」。況彼「假」氣遊「魂」之殘賊乎。時「八代」之義由信濃守。高橋駿河守。宮之原縫殿助等。勸「義」陽近「到」佐敷。欲「害」薩摩之陣。竟不得「意」焉。義陽勢窮。乃九月廿六日丁亥。獻「水保」。津奈木。湯浦。佐敷。一瀨。五処地。云。願「降」參於「太守」之旗下。軍中僉議云。降者不「殺」。自古兵家之常道也。乃有「其」罪。義陽即「趨」佐敷。謁「義久主」。頓首謝罪。所獻之五処之地。同廿日使「比志島紀伊守」受焉。其後義陽因「請」修「嫡子」冠服之礼。乃賜「名」四郎太郎。授「島津氏」之忠字。号「忠」房。（早逝故其第四郎次郎長每繼「家」胤也。）經「日」義陽云。我向「阿蘇氏」戰。而為「心服」之驗。十一月二日。出「戰」于甲佐堅士田之外。御船之甲斐宗運聞之。嘆曰。今義陽為「薩摩」之旗下。而背「思」為「仇」。輒「凌」阿蘇氏「構」戰來也。今日固決「死」以雪「吾恥」。乃奪出「義陽」居「響原」之地。則自「原陰潛進」屠殺焉。其軍中擾亂不安。由是請「救兵」於薩摩。故「忠」元引「兵」數百人「馳入」八代城。且「義陽」弟相良大膳亮者。曾為「津奈木」之宰。素与「義陽」不和。縮「居」于谷山之地。後「歸」附薩摩。在「飯野」也。義陽死後。不意「討」入于上球琳。則球琳郡中騷動驚恐。忠平主聞之。自「真幸」遣「使」召「大膳亮」。止其逆乱云々。翌年壬午正月八代東意伯者。為「義田」信濃守。高橋駿河守。宮之原縫殿助等「被」討殺焉。自是以後相良之家危似。

風燈也。八代之老旧告于薩摩曰。八代之地。曾為「伯耆」守之本領。如此紛乱之時。為「我主」之所有者。未可必也。今阿蘇某殺「義陽」。其勢陵鑠。又有「欲」附「相良」大膳亮。及「肥前」竜造寺。豊後大友者。然則八代不能為「我有」必矣。今相良之家。實是天運之滅亡。不待「智者」可知也。使「八代」為「島津氏」之土地。恩波遠流。而御船之地必從「風」偃焉。若是則庶乎可「酬」義陽之讎也。豈非「幸」甚乎。義久主聞之曰。義陽戰死之領地不可「取」之。多殺辭讓。而告者再三「請」之。義久主始悟曰。八代若為「他人」之所有。是「匪」「膏」無「益」於相良之家。將「有害」於薩摩「明」矣。遂決「意」從之。自「八代」至「豊福」領之。乃附「与」弟「兵軍頭忠平主」。々半疑。未久返獻焉。乃以「平田美濃守光宗」為「宰」。而後以「伊集院右工門大夫忠棟」為「地頭」之職也。

一救「田尻某」救「有馬某」討「捕隆信」事

天正十年壬午冬。龍造寺山城守隆信欲「討」田尻某。出「尻」請「援兵」於薩摩。義久主聞之。催「其」兵。先「渡」高來。陷「下々岩」之城。然而隆信堅陣不退。故「我軍」渡于肥後比良城。遂「陷」其城。是時隆信兵食多。又小代之地附之。其勢難「決」。雌雄。薩摩之軍因遠兵少粮絶。器「盡」不可久「支」。是以姑「歸」陣。待「其」時。日又肥前高來。那有馬修理太夫者。為「隆信」所逼。含「恨」思「報」。至「翌年」天正十一

年癸未夏。有馬請援兵于薩摩。太守聞之。不得已。使新納刑部太輔忠亮。川上左京亮忠堅。領兵渡肥之前州安徳。此時安徳城主有馬某之族流等。迎出對面矣。同國深江島原之地皆屬於龜造寺。堅固難拔。故我軍只鎮守安徳。而六月十二日。忠亮。忠堅。往侵深江之城。忠堅相戰被傷。意氣揚々自得。與忠亮相對云。兄我哉。戰而得疵。實男子之本意也。忠亮聞之。憤曰。此可笑之言也。我豈下於汝乎。遂奮向敵軍。稱名新納刑部太輔忠亮。而亂戰死之。故我軍垂翅引歸安徳也。太守義久主聞此戰不利。翌年甲申春。遣其舍弟中務太輔家久。及其子又七郎忠豐（後豐久）從弟島津又四郎彰久。島津圖書頭忠長。川上上野介信久。同姓三河守忠智。同左京亮忠堅。平田美濃守光宗。同姓左近將監。同姓狩野介。同姓孫六。新納武藏守忠元。同姓治部少輔。山田越前守有信。鎌田出雲守政近。河田駿河守義朗。高崎大炊助。上原長門守尚近。奈良原安芸守。二階堂帶刀長重行。鯨島又左工門尉。其外上津浦柄本大矢野。志岐等。同來于茲。都合一千五百余騎。赴肥之前州島原。着船於有江。與有馬之軍相合。則漸及三千余騎也。自此直過深江。急入安徳。一夜之中陣幕已成矣。未久衝進島原。促備陣柵。遣使敵城云。與我和睦降參於有馬某。隆信聞之不諾。而自以為薩摩軍不足憂。笑我之少特己之多。乃以數萬之兵出。而三月廿四日。與我

兵相戰。其衆寡強弱。天地懸絕矣。大將家久。素知兵法。申令軍中曰。寧死於肥前州之地。莫苟生以到薩摩。今衆若背命。可為島津家之恥辱。我子又七郎雖為十四歲之童。而不決勝負。無再見鄉國矣。男子而流名於弓箭之地。乃死後垂芳譽於不朽也。故決戰死於此時云々。諸軍皆曰。敢不遵令。遂同心定志。以死為限合戰也。自辰至午。或進或退。勢同蚌鷁。此時運策。從浜辺突出。橫攻彼。酒瀬川奉膳兵衛尉。前田忠摩守。四本主稅助。魁諸兵督戰也。出雲守政近。帶刀長重行。指揮之上原彦五郎。宮原越中守。長谷場兵部少輔。竹內備前守。有首切。新納駿河守。久永九郎左衛門尉。酒瀬川奉前兵衛尉。四本主稅助。上原勘解由兵衛尉。養田木工左工門尉。戰死也。（圖書頭忠長。巨戰死者。稻富左京亮。森讀岐守。稻富小內記。長濱右工門兵衛尉也。）乃未之初。隆信力窮敗北焉。是時川上左京亮忠堅。欲得隆信之頭。直馳過隆信旗之下。隆信不弁自他衆。高声叱云。隆信在此。向何敗走乎。忠堅聞之。始知隆信之所居。而自以為可得之。遂直馳進之。則隆信束手無策。踞坐不動矣。忠堅乃以長鎗刺伏于地。拔劔欲誅之際。步卒築瀨兵右工門尉。萬膳仲兵衛尉。出石五郎兵衛尉。奔來斬隆信首也。曾木權介討殺守一軒者。家久子又七郎忠豐亦斬強敵一人。其外彰久。忠長。信久。光宗。忠元。有信。政近。義朗等。

乘勝大戦、呼声動天地。彼此雖分之際、忽有一人來于家久之旗下。以刀刺貫其從者頭。高舉云、見之哉。今日之高名者、吾也。遂進家久之右、而急刺焉。家久即向左躍下、斬得其首。諸軍見之、感惜。謂有子議（智伯之忠臣也）之忠者焉。今聞其名、曰隆信。旗下有名之士。而稱江理口正右工門尉者也。都得敵首者、二千余員云々。（或記云、新納武藏守、卒、大口兵討取敵三千六人。此時新納弥太右工門尉忠増得敵首者最初也。白坂駿河守戰功、甲丁イ諸兵、云々、隆信所領之城陷者、山、三重、大野、比良、神代、伊福、六箇所也。）是時義久主征肥後佐敷之地。多日逗留。待其勝負之際。唱凱歌。乃持隆信首來示。義久主前。然後送之高瀬焉。有馬修理大夫之本領、乃半還与之。日上城自薩摩相換守之三重島原之地。以忠長為宰焉。

一合志・隈部・宇動等。属我旗下事。付高森合心於豊後事。

并 忠平守護代之後稱義弘事。

天正十二年甲申。合志藏人。隈部但馬守。宇動左工門尉。欲属薩摩。遣使聞達于太守義久主。由是八月廿八日。兵庫頭忠平主。率軍旅。赴肥之後州熊本。而構陣於吉松。當此時。赤星（割府之城主也）。三池皆属来。而後換陣於高瀬。則白間野。大野。大津山。和仁。辺春。田島。鹿子木。東郷。小代來降焉。竜造寺肥前守正家亦以添島長門守為質也。且筑後之蒲地某。艸野宗

養。星野九左工門尉。筑紫之秋月種實。原田伊賀守。来于旗下也。因茲。兵庫頭忠平主構陣矣。翌年天正十三乙酉春。（六月廿日。定忠平以為守護代。而後稱義弘云々。）陣于花山。使鎌田左京亮政虎。木脇刑部左工門尉祐昌。守其地。甲斐宗運之次子相模守。催阿蘇八千町之士卒。而八月十日。攻陷花山。則政虎。祐昌。其外三十余人戰死也。義久主聞之。領數萬之騎步。赴八代之地。到閏八月十一日。擊殺隈部之兇徒。得首二百余員也。同十三日。攻陷甲佐堅土田。義弘主魁諸軍登城也。於此戰。平田新四郎被癡始良新次郎戰死也。故同十四日夜。御船木山津守等。委而去焉。同十六日。隈部城主甲斐上総介。且阿蘇惟前脫甲來焉。先是合志於吉松陣。有隱謀事。而今忽顯。則無所措手足。而降城謝其罪。以向薩摩來服矣。其後義弘主九月下旬構陣也。蓋高森有合心於豊後之業。故稱属新介長辰阿蘇氏。臣仁田水右工門佐等。至高森。欲得質人不得。却囚仁田水。然長辰漸脱矣。乘其時。甲斐親乘。満水宗甫亦畔太守。津守城曾為満水本領。今也伊集院肥前守久春為地頭。守其城。忽窺久春之不在城時。而十二月十五日。陷津守城。事聞於薩州。新納武藏守忠元。率諸軍。翌年丙戌正月七日。發大門。至御船。使市来下総守。及忠元臣立木玄番。允運討其離之策。坂無地遣忠元之陪臣二人。矢辺新納四郎左工門尉。有村隼人佐。園田丹後守。

其外歩卒數多行向。誅伐謀逆之徒。而後同廿三日。欲陷高森之時。或曰。廿三日。前貴久主之忌日也。不忍殺人屠城乎云々。忠元曰。夫貴久主。逆臣之党徒。舉忠士之貞良。于朝于暮。勞心治三州者。非此主之功哉。當其忌日。誅伐逆徒。其翫威助戰場。必矣。何可忍之。則必其言軍衆奮出高森陷焉。

征筑紫事。付攻陷岩屋事。

大正十四年丙戌。欲討誅筑紫之党徒。而義久主。七月二日。入守肥之後州八代。則諸軍直征筑紫城。島津國書。頭忠長伊集院右工門。太夫忠棟為將。島津三郎次郎忠憐。北郷讀岐。守忠虎。新納武藏守忠元同。子弥太右工門。尉忠増。同姓縫殿。助久時父子。川上左京亮忠堅。伊集院下野。守久治。喜入撰津。守季久。大野權左工門。尉久高為副將。上原長門。守尚近。上井伊勢。守覺兼。鎌田出雲。守政近。山田越前。守有信。本田因幡。守。伊集院肥前。守久春。鎌田外記。稅所新介。吉利下總。守。宮原左近。將監。稻富新介長辰。遠矢信濃守良時。梅北宮内左工門。尉國兼。其外軍衆先往筑紫高良山。七月六日。攻陷鷹取城。于時忠堅戰死也。三郎次郎忠憐被鎗疵云々。且日当山亦臨威風陷矣。同十日。筑紫上野。介広門下城。以勝山降旗下也。彼広門所領宝満之城者。岩屋城主高橋紹運鎮種欲警固之。而令次子弥七郎直次守之。由是同十二日。我兵到

天拝嶽。十四日構陣於岩屋之四面。則秋月種実。豊前之城并弥三郎友綱。并長野三郎左工門。尉。竜造寺政家等。引率諸軍而來也。然政家素為我家之敵。不知其心中之向背。而嫌疑之際。草野宗券原田伊賀守。筑後之星野九左工門。尉。亦來合力矣。當此日也。九州之内唯豊後一國与筑前之鎮種者。不屈太守旗下。故雖再三遣使僧誘之。不肯從矣。同廿七日進攻岩屋城。權左工門。尉久高。長谷場兵部少輔。首切最初也。久富木撰津介被傷。其外越前。守有信。伊勢。守覺兼。宮原左近。將監。中馬太右工門。尉。江田宮内左工門。尉。軍功冠諸兵者也。臨其時。而忠長單騎謂敵兵曰。今我起義兵。來不若蒙弓脱甲降矣。敵城之健將勇士聞之。撫劍疾視。对忠長相戰。永長々介（法号永々）馳來添力。是時忠長鎗半折身已危。而從軍之士卒戰死者幾多（忠長臣戰死者。宮原伯耆守。山元助六。森勘七。宮崎土佐介也。）然嘗戰以進紹運鎮種。窮而登井樓自刎死焉。其外討捕者一千余。而城乃陷也。（紹運之臣戰死者。有名士略記之。高橋越前守。屋山中務太輔。同姓太郎次郎。伊藤惣右衛門尉。同姓八郎。萩尾麟可。同姓大學助。江潤右工門太夫。中島治部少輔。同姓四郎。弓削了意。同姓善右工門尉。土師兵部太輔。同姓七郎。北原内藏助。関内記。三原紹心。伊部九花。築瀬与吉兵工尉。染但馬守。同姓伝吉兵工尉。陣三九郎。福田閑与。同姓左馬助。原伊豆守。富元忍富。築瀬三河守。同姓新介。馬渡良虎。市川玄番允。野田右工門太夫。北原次右工門尉。同姓弥六

兵工尉、同姓外記、加賀備前守、今村六兵工尉、同姓弥次郎、伊藤次介、三浦式部少輔、野口右工門尉、福田新右工門尉、同姓兵右工門尉、更原右馬允、同姓次郎三郎、辻治右工門尉、同姓市丞、中島隼人佐、同姓左馬介、同姓大炊助、今村主計頭、同姓永隆、同姓喜介、同姓右馬允、同姓弥五郎、同姓右工門尉、同姓源内、同姓内藏助、弓削玄慶、帆足備後守、同姓新三郎、荒川隠岐守、同姓伊豆守、中野九郎、同姓三五兵衛尉、同姓刑部丞、窪山内藏頭、同姓喜介、国分主計助、同姓三介、長松加賀守、同姓掃部助、土岐大隅守、同姓了市、水城喜介、合原因幡守、河崎右工門尉、同姓次郎兵工尉、鬼木左馬助、成富新五郎、松延勘七郎、石橋弥介、河端勘介、原口喜介、屋山羽右工門尉、木野大学助、井上主水正、長田内藏助、関勘七兵工尉、山下刑部丞、同姓九兵工尉、伊勢民部太輔、田中安芸守、同姓四郎兵工尉、同姓主馬丞、同姓左介、小島監物、渡江右工門尉、大石七兵工尉、行徳右馬允、同姓次郎三郎、岩橋内藏頭、園木丁介、藤和泉守、同姓左馬助、同姓藏丞、田原運沢、赤坂運鉄、伊部孫三郎、同姓市止、高尾勘解由次官、同姓治部少輔、同姓六郎、縁藤式部丞、同姓弥九郎、福島主水正、村山刑部左工門尉、茂松兵部少輔、同姓彈正忠、萱島左京亮、湖上兵右工門尉、樺島吉介、徳淵備前守、同姓大藏助、三原和泉守、同姓宗休、奥木三介、林田三郎、小川宮内少輔、同姓新右工門尉、麻島孫太郎、弓削次郎三郎、同姓弥五郎、古野右馬助、光行源次郎、瀬戸口市丞、神田四郎三郎、嘯崎長門守、同姓隼人佐、中願寺和泉守、同姓孫太郎、平山何右工門尉、山本右馬允、萩尾弥吉兵工尉、木村新右工門尉、野上右工門尉、千重隼人佐、同姓七郎、戸坂市丞、黒岩隼人佐、吉野

左京亮、森光彈正忠、内田出雲守、同姓内膳助、内原越後守、久保木工助、今村彈正忠、同姓刑部丞、同姓真慶、同姓重右工門尉、平井民部左工門尉、横小路市助、同姓勘介、久保助右工門尉、綾部山城守、木野八郎、同姓新兵工尉、花田宮内少輔、同姓弥介、上村刑部少輔、鬼村外記、岡松酒右工門尉、佐藤善丞、八尋源介、加藤雅樂助、廣田宗祐、橋本喜兵衛尉、富久二介、藤勘内、合市介、木下木工助、同姓監物、大原本市介、米倉市介、同姓新四郎、中島田作丞、財津式部少輔、小川備後守、内山田藏人、坂口右工門尉、戸渡喜介、大塚七郎、今村太郎五郎、合大藏助、戸渡刑部少輔、中川三郎、徳淵源兵工尉、同姓兵右工門尉、市宮善九郎、峯原源内、大町隼人佐、小崎左馬助、同姓喜介、松岡掃部助、吉田三郎次郎、合木工助、大野弥兵工尉、齊藤十介、富松与介、中野清為、安河内三介、清末藤内、垣上藤殿助、生須藏人、野上左衛門尉、中村基介、同姓右近太夫、藥師寺三介、水城藤左工門尉、中島新五兵工尉、禮外記、同姓新三郎、古我木工助、栗本大学助、同姓弥三郎、国分次郎三郎、上原藤右工門尉、千壽大藏助、同姓監物、綾部外記、上野式部少輔、同姓平三郎、園田平兵衛尉、今村次郎三郎、米藏助左工門尉、縁藤藏人、河原左馬助、篠原出雲守、原右近將監、今村治部左工門尉、山下金介、中島勘解由次官、八尋市介、北島監物、中島玄番允、笠原孫介、仲勘介、宝珠山伊予守、田瀧次郎三郎、野村宮内少輔、江上弥兵工尉、横左京亮、原山平内、安河内源太郎、床島雲齊、山下六郎、今村金介、同姓藤内、邊原次兵工尉、梅野左京亮、中島与次郎、長尾左京亮、大町備前守、更原七郎、吉田左京亮、麻生外記、甲斐勘解由次官、安樂内藏助、黒野源三郎、森善兵衛尉、西山織

部佐、後藤七郎、高木新五兵衛尉、野村源内、云々、我郡喜人掃部助。伊集院左近允、蓑田弥四郎。矢上太郎五郎。有馬弥六。宮原越中守戰死。其外歩卒等死者不知數也。高橋弥七郎直次。開岩屋之陷而。(立花左近將監宗虎弟也)下宝満之城。為質而來也。且欲攻立花城。以使僧謂曰。降來是也。若不然。當催兵屠汝党族也。左近ノ將監宗虎(後号宗茂)對曰。父紹運鎮種死。損義欲生非士之志。須待精兵之來也。此時忠長。忠棟。忠虎。忠元。憐察曰。是誠勇士也。徒擊此人。則願非我也。姑欲引退之際。太守義久主送使云。可致歸陣。於是応命歸陣矣。是日岩屋。宝満令秋月守之去焉。筑紫某於高良山會忠棟。出女子為質。是誠我之所欲也。將向肥後相携其人之時。筑紫之計輒變。彼向居城而逃走也。故悔惜含憤。而到八代。雖然愛隣人力之勞哀者。太守義久主之仁意也。軍衆遂共歸国矣。

一豊後征伐之事。九州配分之事。并秀吉公癸向九州事

太守思征伐豊後曰。大友積怨我國。遺恨難忘。昔越王勾踐不忘會稽恥辱。臥薪嘗胆十年教訓終雪羞於吳。燕昭王遠思子喻(昭王父也、為齊人所殺)之辱。卑辭原幣以招賢智。乃報仇於齊。自古男子如有讎敵。不共戴天者衆矣。夫薩摩・大隅・日向・三國自。右大將頼朝卿之時。我家領帶之地故撫恤隣国。安

堵傍民。遠近貴賤。無不來附。庶乎不失以大事小之礼法。而日州伊東背我為敵。屢犯我地。故以救亂誅暴之兵討之。彼勢窮垂死之際。敗走豊州。及天正六年戊寅冬。大友欲救伊東。還之於故郷。率兵來襲我日州新納院高城。而反得敗北。半失其軍。而今聞有訴望薩摩征伐之謀於前。関白秀吉公矣。先被計策不伐之。異坐而待亡乎。遂欲催發兵之時。肥後八代之蓑田信濃守。高橋駿河守。馳价曰。豊後。国入田宗和滋賀道益。背大友因。太守有報我怨之志。於是義久主以承其命。遣仙鏡坊於入田城。聞背大友之志。而遣御船之兵勸承。及忠元之陪臣中馬源丞者。於其城試寒。故吉良甲斐守河南勘解由次官來見兵庫頭義弘主。其後遣猶木右京亮。中馬源丞於志賀城。而志賀之兵以大塚右馬助。新野新介。仲降薩摩之言。因茲野村与三石工門尉者。忠元之陪臣尾崎彦兵衛尉。中馬源丞。納兵道密法之針於志賀城。而及天正十四年丙戌十月。義弘主為大將。向豊後相隨軍州者。弟左衛門尉歳久。同子三郎次郎忠隣。從弟右馬頭征久。同圖書頭忠長。川上上野介信久。新納武藏守忠元。同姓縫殿助久時。北郷讃岐守忠虎。樺山兵部太輔規久。伊集院右工門太夫忠棟。同姓肥前守久春。同姓筑前守。鎌田尾張守政年。(法号管橋)同姓出雲守政近。川上左近將監久辰。

平田新右工門尉。大寺大炊助。白濱周防守。宮原筑前守。町出出羽守久倍。肝付彈正忠兼寛。敷根藤左工門尉。大野權左工門尉。久高。伊勢弥九郎貞昌。都合其勢三万七百余騎。自肥後之境。討入于豊之後州南郡。同十月廿一口。到阿蘇郡野尻。設陣。同廿二日。陷高城之時。得敵首數十。貞昌年纔十七。而斬得強敵一人。義弘主感褒不淺。入田宗和志賀道益。素合心薩摩。而待之如大旱之望雲。於是宗和道益。引率隨兵千有余。來為指南。故垂夜入宗和城。松尾。及鳥嶽城。皆陷走矣。厥後進津箇牟礼城主戸次源三者。(俗名、隈津、守統貞)同廿四日。圍其城。宗和道益以策源三下城。則兵庫頭義弘主入津箇牟礼城。道益嫡子道輝。(俗名小左工門尉親次)掘岡城。称病龜縮。其地險峻。且有大河之不可徒渡者。故評議未決之際。義弘主執鞭之上。乘夜密進登其城。乃當敵兵追來。而欲越壁去。而不得。忽陷于城墮死云々。道輝者宗和。赤星備中守親戚也。故請遣使出質。道輝應其言粗相隨矣。太守義久主亦在軍中。先自赴日州之境三城。暫駐於塩見。以弟中務太輔家久為大將。山田越前守有信。吉利下總守。土持左馬權頭。伊集院下野守久治。同姓美作守。本出下野守親貞。上井伊勢守寛兼。其外人数一万余騎。臨梓山。征三重。近郷之舉放火而後。下野守。美作守。本田下野守。伊勢守。率兵陷緒方城。則家久

構陣於盤東寺。使前鋒掃其進來強敵。議南郡之大將。義弘主。而家久之隨兵。警固三周年滿。義弘主之兵鎮護鐵嶽。鶴台城。先是太守義久主使文之和尚。鎌田刑部左工門尉。訴九州於秀吉公。曰。大隅。薩摩。并肥後半国。筑後半国。日向半国。為島津之土地。日向半国。許伊東。豊前。筑後。肥後半国。又添豊後。賜大友。肥前一国。与中国毛利。筑前一国。為秀吉公領。令已定而。將歸文之和尚。刑部左工門尉之際。此事已聞於薩摩諸將。有云九州地。皆屬我主可也。不然則兵不可停矣。乃增益軍威。修練于戈。是時小寺官兵衛尉。(黑田如水是也)仙石權兵衛尉。兩將。以分制国郡事。為任。而下向九州。仙石渡豊後。而向豊前。小寺与中国毛利同行。而若于豊前。雖欲行分国之令。筑前之城井某。長野。秋月。高橋等。專附薩摩。而不聽於小寺仙石。薩摩勢霜刃鉄騎。雷軋風馳。大破豊後半国。大友左衛門尉義鎮驚蹙魂魄飛散。而不知其所防禦矣。義鎮与仙石議。構陣於府内上原之地。十二月十二日。義鎮仙石与土州之長宗我部弥三郎秦信親。讃州之十河準人。佐政泰等。侵年滿家久之陣。臨其戰。而我兵討殺秦。信親政泰。則仙石權兵衛尉。尾藤甚右工門尉。(秀吉公討北条。及征陸奥。而備陣之時。尾藤為先出。公殺之於相州小田原之地云々)纔保微命。而竟敗北矣。況於士卒等乎。追亡逐北。伏屍者不知幾百千也。同十

三日家久乘勢入府内。則義鎮雖退高崎。亦不堪忍焉。向豐前龍王而走散也。義弘主十二月廿二日。到道益城。則白仁之志賀道運亦降參也。一万田。滑。滝田。城。皆陷焉。同廿四日換陣於朽網。而後中務太輔家久。自府内來會。踰年。天正十五丁亥。正月廿六日。義弘主換陣於玖珠郡野上。此日下城未降之際。新納武藏守卒阿蘇某兵。到彼城討取敵數多。岐部惠良切燕小国某。北里某等。皆降服焉。故二月上旬。家久換陣於下城。然下城某未出頭云々。此時秀吉公數島津氏之罪曰。既不用分国之議。而反追散仙石尾藤。又討殺長宗我部十河等。滅亡筑前岩屋之城主高橋紹運鎮種。是皆其咎罔赦。然則向「西海」以征伐彼党徒乃渡關之戶。其声已振豐後。故昔日降來者皆違島津傾心於大友耳。三月十二日。薩摩之軍發野上其夜留健軍。秀吉公前鋒來于湯之城。与小守運籌策。欲侵健軍之陣。由是我軍相戰。而討殺者十有六。故彼兇徒退散也。同十三日早旦。唱凱歌再到于府内。自後叛心謀逆者相合。同十四日漂泊兵船。進沖之洲萩原放火。則我軍走統討取敵數十。同十五日。高野木食與山上人。一色宮内少輔。兩人來勸和睦之事。而不合于諸將心。僉謂不如早歸我國以保薩隅日三州要害之處。而待其時。故義弘主与家久・忠長議。使島津左工門尉歲久。同姓右馬頭征久。隨兵町田出羽守久倍。新納武

藏守忠元同姓右工門佐。伊集院肥前守久春。同姓源介久洪。寺山四郎左工門尉。町田右京亮。同姓新左工門尉。梅北宮内左工門尉國兼。二階堂阿波介秀行。猿渡越中守等向肥後退焉。義弘主家久。從日向路退也。同十五日夜半。遂發府内。敵遮清田之鄉。其道路艱難。則整諸士卒。暫使先鋒追前道之際。伊勢弥九郎貞昌（兵部少輔貞昌是時十八歲也）久富木撰津介。（上原長門守尚近也）各斬敵一人。此時戰死者。佐多常陸守忠常。伊集院美作守久宣。白濱周防守。平出新左工門尉。長谷場出雲守。松下越中守。池田掃部兵衛尉。福永藤五郎。枝次左京亮。志和知外記也。同十六日到三重。義弘主・家久使上野介信久。右工門太夫忠棟。吉田美作守清存。出雲守政近。其外隨兵迫除前後之兇徒也。同十七日踰梅之嶮難。時兇徒追來者不知幾多。義弘主・家久入其軍中。勵氣奮威。敵遂潰散。而其夜宿于永谷川内。同十八日。兇徒進來。則義弘主・家久。指揮而大寺大炊助。阿多筑後守戰死焉。當敵漸引退。而過梓山之際薩摩・大隅・日向之軍來。而其夜入県城。此時山田越前守有信（先諸軍將。故今來于茲）亦率軍來焉。故同十九日。入高城。翌日發高城。到都於郡。參會。太守義久主・主謝軍勞。感驅馳之勲功者不少云々。所記于右。歲久。征久。忠元。久倍。久春等。其外軍衆發府内。從野上分行為二列。留滯北里之際。岡城主志

賀道輝。率黨徒追至陣內。設柵侮犯坂無坂。(坂無肥後之内)此地之守兵大野權左衛門尉久高。犬童美作入道林矣。同軍七。船富將監等也。(犬童・船富二上相良之兵也)忠元。久春。聞兇徒之犯坂無。而忠元密遣其陪臣田中内藏允於坂無城。募久高。翌朝四月十六日。攻破陣內。(陣内肥後之内)得敵首百餘級。而兇徒敗北。(久春斬強敵有言切。其子久洪亦有切。而父子競先後之言切。或曰。汲久於名。猶汲々於利也。云々。雖然。勵其子善哉)入坂無城。會大野權左衛門尉。犬童美作入道。同志到合志。過御船之時。隈莊之守兵官原筑前守為兇徒被誅。不得救懷遺恨。相過豐福小川。至高田于茲有松浦筑前守者。彼族薩摩累代臣曾負罪通洛屬。秀吉公旗下。而今為前鋒在谷山城。多般為計策。故同十七日。忠元。久春。突衝谷山。追掃其族筑前守。漸隱身於山中。遁其難矣。龍造寺肥前守政家乘運構陣於尾牟田之地。(尾牟田肥後内)漂船於八代之海上。沿上比奈子焚蕩漁村焉。忠元。久春。卒諸軍掃除其徒。過高塚。關入八代。會征久。久倍。(阿士八代守將也)此時肥後國人等。心不變者少。秀吉公幕下軍衆亦設柵於宮之原。海陸不知幾千萬。故忠元託催雅會。使國人之幼童出質焉。於是薩摩卒來說。羽柴美濃守敗北於日州。則太守之旗下追至美々川。討捕敵不知其數。云々。征久。久倍。忠元。乘其勢同十八日。待月出。携

質發八代。同十九日。踰安勢知而後歸其質也。至球璫之日。相良某。為救薩摩赴日向。故深水宗芳。為假守。在人吉城。(相良某到于日州紙屋。窺聞我太守失其利。同廿一日。傳于球璫云々)稱病不出。忠元強行于人吉城。會宗芳。亦以礼送大岩瀬之川。互執其手別。而四月廿一日。婦人口之地也。或曰。稱薩摩。來者忠元。智計云々。嗚呼征久。忠元。久倍。不知其人之向背。臨紛亂之際。至人吉之業懸。屍於鯨鯢腮者也。

羽柴美濃守攻高城。我軍攻根白坂事。義久主見秀吉公。賜寶劔朱印。義弘・久保亦賜朱印事。

夫秀吉公之弟。羽柴美濃守。(後稱大和納言)領廿萬騎。粹兵。天正十五年四月六日。構陣于日州高城財部之境。其陣之數乃五十一所也。義久主。義弘主。在于郡。待薩隅之援兵之際。美濃守陣。弥增高。欲陷新納院高城。而其兵之來幾度。於是山田越前守有信。率三百余騎。堅守其籬。乘時欲倍勢進往者。喜入武部。太輔久道。平田新四郎。上原兵部少輔。本田弥六。同姓治右工門尉。三原下總守。同姓右京亮。野村狩野介。伊地知刑部少輔。宅万与八左工門尉。八木越後守。肥後宮内少輔。奈良原安芸守。同姓狩野介。宮内勝兵衛尉也。美濃守之前鋒宮部中務卿法印善祥坊。小寺官兵衛尉者。築壁於根白坂上。四月十七日。欲攻陷其陣。義久主。義弘主。出宮。隨兵中務。太輔家久。鳥

津三郎二郎忠隣。同姓凶書頭忠長。北郷左工門尉時久。其子讀岐守忠虎。伊集院右工門大夫忠棟。平田美濃守光宗。同姓左馬助。伊集院下野守久治。鎌田出雲守政近。肝付彈正忠兼寛。本田下野守親貞。上原長門守尚近。顯姓左馬助久虎。比志島紀伊守国貞。同姓式部少輔義智。鎌田刑部左工門尉。市来美作守。吉田若狹守。稻富新介。長辰。新納縫殿助。同姓越後守。河田駿河守義明。都合軍衆二万余人。相進合戰。失利。島津三郎二郎忠隣（彈正久慶祖父）戰死。其余亡者三百余人也。其後與山上人。安芸安國寺。一色宮内少輔。來求和諧之議。義久主聞之嘆曰。吾起兵以後。橫行九州。無一人可敵。而庶可使關西之地皆為我有。而今卒困於此。是天也。非人也。占之人有云。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委而去之命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能保其國。孔子曰。知機其神乎。云々。和諧之議不亦宜乎。同廿一日使忠司棟為質。則與山上人。安國寺。一色宮内少輔。欣然歸美濃守之本營。而後不經數口。義久主。義弘主。歸薩摩矣。秀吉公開幕下得其利。從佐數乘船。來薩摩出水。其地人大畏。不發矢。而反為側導。秀吉公又乘船。同四月廿五日。着于川内。設陣於太平寺。故高城水引之人等。思出水之降。皆無音防禦。而高江隈城亦出質降之。則前面以船橋渡大河。人馬之來往。其從如雷如林。其声

如雷如林。其声如雷如霆。所到皆被擊殺。唯平佐城主桂山城守忠助獨守。巡遠（貼巡許遠。二人唐之忠臣也。安祿山之乱也。二人共守睢陽。敵開之。堅守不降。日久。糧絕。尽殺城中牛馬人家烏鴉。以食其士卒。後又殺妻。以食之。猶不能支。敵遂登城。兩人向西再拜。而告曰。臣等如是。顯力。而勢不能。臣等生不能討賊。故死。當為勸鬼殺尽敵類。以報上恩。遂自刎而死。後疫病大作。于敵陣之中。死者過半。云々。睢陽之未陷也。賀蘭者。當為援兵。巡遠謂之。望之。竟不至。而城陷。故二人惜此賀蘭。竟欲食其肉食。故射浮屠。而飲羽。捧雙拳。而指出。切詳齒。而齒折等之事。無隱於古今。而詳見于鐵網之中矣。）之志。少無降附之情。滿城之輩。無貴无賤。堅節勵氣。視死如歸。相与誓云。忍恥而生。莫如戰死。而流名。俟我糧食兵器之竭。而可戰焉。如竭尽。則必以短兵相接於敵陣之中。而後已。終無怠弛之意焉。故同廿八日。秀吉公使小西撰津守。脇坂中務少輔。九鬼大隅守等兵。為前鋒。環平佐之城。攻擊之。城中不屈。自若。時入來。院合力於忠助。遣士卒於平佐。及攻破城門。忠助指揮奮出。谷山次郎右工門尉。春日主水佐。阿久根權介。屢戰下其時。称伊勢国住人九鬼之兵。競進。其則高木帶刀。長衝入其軍。討殺強敵也。谷山紀伊守亦被傷。其後忠助承。太守義久主命。而忠助遂脱甲下城到。秀吉公本營。賜寶壽之短刃也。太守義久主欲詣。秀吉公之本營。五月六日。發鹿兒島。着于伊集院。而入雪窓院室。（義久主葬母之地也。）

為^レ髡^ス稱^ス其名^ヲ竜伯^ト。同八日到^ル太平寺^ニ。因^{ツテ}佐々陸奥寺^ノ堀左工門^ノ佐^ニ見^ユ于^ニ秀吉公^ニ。乃^チ賜^フ備前之包平^ヲ。三条之宗近^ノ二柄^ヲ。皆腰間^ニ所^ニ親帶^ス之親也。自解授^ス焉翌日賜^フ朱印^ヲ。

日本六十余州之儀。改可^ニ之旨。被^レ仰出^ル候条不^レ殘申付候。

然^レテ九州国分儀。去年相計処^ニ。背^レ御下知。依^テ猥所行。為^レ御誅罰。今度関白殿至^リ薩州被^レ成^ル御動坐。既司^レ被^レ討果^ル割。義久捨^レ一命^ヲ走入之間。御赦免候。然上薩摩一國被^レ充行^ル訖。全令^レ領知。自今以後相^レ守^ル叡慮。可^レ抽^ル忠功^ヲ事專^ニ一候也。

天正十五年五月九日

関白殿

太閤御朱印

島津修理大夫トノヘ

同十五日。義久主以^テ息女^ヲ為^レ質。而賜^フ暇歸^ル鹿兒島。則^チ義弘主。征久^ノ。後^ハ為^レ以久^ノ。及至^リ守^ル一城之人^ノ。皆來稱^ス賀也。自^リ秀吉公賜^フ朱印^ヲ於^ニ義弘主父子^ニ。今度九州事。被^レ成^ル御改替。為^レ新御恩地。大隅國充行^ル訖。全令^レ領地。自分以後可^レ忠勤。但^レ肝付一郡儀。對^テ伊集院右衛門大夫可^レ被^レ遣之旨。從^テ最前被^レ仰出^ル。候条。連可^レ引渡^ル者也。

五月廿五日

関白殿

太閤御判

島津兵庫頭トノヘ

日向國真幸院。付^テ一郡之事。被^レ充行^ル訖。全令^レ領知。向後可^レ抽奉公忠勤也。

五月廿五日

関白殿

島津又一郎トノヘ

太閤御朱印

賜^フ右朱印^ヲ之時。添^フ与^テ条日一篇。

覺

一義久義弘御赦免之。付候^テ不^レ殘^ル心底^ニ人質進上^并兵庫頭居城日向之内ニテ候トテ御理不^レ申明可^レ申之由被^レ及^ル聞召候。左候へハ兵庫頭可^レ在之所不^レ相定^ル可^レ迷惑^ル候間、右之飯野城^付真幸郡又一郎二可^レ取^ル之候事

一大隅之儀物主可^レ被^レ仰付^ル二難^ル相定^ル候、右向人始伊集院無^レ親疎^ニ被^レ見^ユ及^ル候間、兵庫頭二大隅之儀可^レ被^レ遣旨思召候事

一此上者兵庫頭質物別二一人可出之候、又一郎儀者御側二被^レ召仕自分之為^ニ部屋栖^ニ真幸郡被^レ下候、其上御扶持方等上カタニテ可^レ被^レ仰付^ル候、左候へハ兵庫頭覺悟相チカヒシ共、又一郎儀ヲ不便被^レ思召^ル候条人質二成間敷事

一大隅之内伊集院右工門太夫居城ニ付候一郡之儀ハ、最前ヨリ右工門太夫二被^レ仰付^ル候条可^レ得^ル其意^ヲ候事

一島津中務少輔儀人質ヲ出居城ヲ明中納言ニ相ツキ上カタヘ罷上、似合之扶持ヲ請可^レ有^ル奉公之由神妙ニ被^レ思召^ル候間、日向之内佐土原城^并城付之知行以下アケ候トテ可^レ被^レ召上^ル儀ニアラス候間、是又中務少輔可^レ被^レ通^ル事

島津右馬頭儀者、義久次第第二致「覚悟」人質ヲ召連、御本陣へ相越候間向後迄彼城相立本知無「相違」様、兵庫頭可「申付」事

一本郷儀人質ヲ出候ハ、大隅之本知不「相違」様可「申付」事

一日向之内ニ北郷当知行千町計有之候、コレハ国切之事候間、人

質之外ニ子ヲ一人、又一郎同前相ツメサセ奉公於有之者、右之

千町其身ニ可「被」下事

一両条ニ一ヶ条於「相背」者、彼北郷可「被」御成敗「候間」、得「其意」

彼城可「取巻」人数之事

中納言毛利右馬頭。備前少将。大友左兵衛尉。小早川左衛門佐。

吉川治部少輔。宮部中務卿法印。蜂須賀阿波守。長宗我部宮内少

輔。尾藤勘解由。黒田勘解由。島津修理太夫。同兵庫頭。両国之

人数ヲ召具取巻討果可申候。左様候ハ、其跡職大隅之内之儀ハ、

兵庫頭へ可「被」仰付「候事」

一右北郷於「相背」御下知者、其面在陣之衆へ悉不「殘兵糧可」被「下

候間、可「得」其意「候」、猶安国寺石田治部少輔可「申候」也

五月廿六日

關白敷

島津兵庫トノへ

太閤御朱印

其後、秀吉公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換「本宮」於平佐城。不「幾日」

發「平佐」。遡「流」而上過「祁答院」(伊佐之郡也)之内山崎。宮之城。

是時軍士絶「糧」。授「生麦」為「食」。摘「蓼菜」為「羹」。其窮甚焉。宮之

城主歳久。謀而使「軍士」播「越」九尾。此地之險。山高石惡。非「人馬」

所得而過。履「峻岩」。披「蒙奇」。攀「虎豹」。綠「虬龍」。川鳴谷応。風

起樹号。凜乎使「人」之氣骨寒冷。軍士力尽慮竭。惟嘆息失「氣」耳。

漸出「鶴田」之郷。(祁答院之内也)於是、義弘主「追見」。秀吉公。而

謝「礼賜」。大隅、回并日向之内真幸院、帰也。秀吉公過「菱刈」郡曾

木。構「陣」于天堂尾。(伊佐郡大口内之也)時、忠元哀「我」國勢「陵夷」。

歎「君主」播遷。乃抱「憤舉」兵不「屈」。思「報」其「羞」。將「備」防戰。忠

元以「一价」負「米」一俵。贈「於」細川幽齋。曰。聞「吾子」今之「糧」。雖「少

小食」之。以「励」軍「忠」焉。其「軍士」皆感「其有」武士之氣。義久主遣

使誘教曰。日州、家久已「降」於彼。忠棟為「質」。我亦剃「髮」。雪「密院」。參「二

会。秀吉公。而女子為「質」。勢固然也。無「可」奈何。忠元亦宜「降

也。忠元不肯乃復命曰。我雖「不敏」。請戮「力」以「伐」之。謹奉「当」家

遺「意」耳。願「託」臣以「討敵」興復之效。不然、則將使「彼」坐大耗「我」家

業也。彼、秀吉公、席「日本」之權、勢挫「我」三國。如「入」無人之境。

而縱橫無「畏」。今若「弓」不「箭」。刃不「血」。而輕「降」。則將使「薩摩」之

男子。皆為「髻婦」矣。蓋「兵家」之成敗利鈍。素無「定期」。而不可「二

逆觀」也。昔曹操以「百万」之衆。降「荊州」。吞「孫興」。而奔「走」於赤

壁。脱「袍剪」鬚。纔保「一命」。而歸終無「向東」之意。(按「三國誌」

曹操挾「天子」威。諸候。而卒「百万」之衆。載「船」乘「江」。東擊「吳」。孫權。其「兵馬」之雄、

旗幟之麗。照「曜」天地。振動東南矣。東坡亦隱賦中云。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

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旗旌蔽空、此之謂也、是時孫權之將周瑜、只以六万兵拒之、江東之人皆胆寒心冷、而曹操自以為吞并之易、譬如引百虎以攻一羊、投方石以破一卵矣、於是周瑜與劉備及其相諸葛孔明、同議、潛用火攻之謀、俟北船于赤壁之下、曹公大敗、衆纔保其命、下舟而遁、吳軍大呼曰、欲得曹首、而不識其面、何如者曹乎、有人答曰、紅袍者曹也、曹聞之、疾解其袍而去之、又有人呼曰、長鬚者曹也、聞之、急剗其鬚而投之、如是、容變狀、以逃走、及至武昌、陸路從者不過二三十人、而路分二條、不奔河、而得道、勢窮智迫、及熟視遠近兩條之路、曰、一條之路、烟氣多起、一條之路、少無形影、兵法曰、美之以示虛、虞之以示實、諸葛老於兵法者、當走烟多之路、遂迷散之際、一狹險之處、顧其衆曰、使諸葛置伏兵於此、則吾其縛矣、言未已、伏兵心聲而起、曹乃下馬乞命、得脫、又至如右之地、謂其衆曰、前之得免天也、若使諸葛亦置兵、于是則吾豈可生乎、語未畢、伏兵又起、而進曹乃垂淚請生、伏兵之將憐而赦之、曹得解且泣且喜而歸、時諸葛在陣中云、今者當得曹公之首、而過夜天文二度得赦此天也、非人力之所可及也、乃嘆惜不已之際、伏兵、將來謁云、不得曹公、孔明陽怒決意欲斬、而赦之曰、吾已知其二人之赦曹矣、法當誅之、天文如是天也、非汝等之罪也、遂感憤不已、蓋赤壁勝戰之功、全是孔明之謀也、而周瑜黃蓋次之、田單只以營即墨二城、却二十万之燕衆、而七十余城復為齊地、(史記云燕衆殺滅齊、而唯即墨兩城不降、即墨人推田單為將、用火牛之策大破燕軍、七十余城復為齊、於是封田

單為安平君)以我之兵敵彼三軍、度長絜短、比權量力、則不可同日而語矣、然皆貞亮死節之士也、古云、當斷不斷、却招其殃、由是觀之、當此進趨之時、若不伐彼、家業必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方今事不可怠、故盡我力、一定死節、率此猛卒、因河為池、臨谿為壘、良將輕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以相搏、若其不利、死彼三軍之手、委屍于行伍之間、此我所以達素意、而忠於君家之職分也、庶竭駑鈍、攘除強敵、興復國業、還于薩府、其勢確乎彼敵軍又聞之曰、如我軍卒雖衆多、已窘於九尾、又乏於糧器、遭此之難、勢窮兵疲、而与之持久、果知不利于戰、議論莫措矣、義久主間之、又曰、尔言雖有理、然我已講和陸、一定約信、今從尔言、是誣天也、又敗家亡國之基也、宜從我言矣、忠元不得已而乃降參天堂尾之陣、秀吉公大悅、知其為忠勇之士、賜長刀一柄焉、厥後秀吉公發天堂尾經堂崎、過大口戸神之地、忠元以送別之礼、出謁于道傍、秀吉公乃近召之、賜道服一領、又親授修羅扇子、柄詩曰、非汝之美、美二人之賜、誠男子揚名得譽之秋也、秀吉公過平泉上場、出肥後、到筑前、博多、而欲催其帰帆矣、

本書ハ玉里島津公爵家ノ所蔵

昭和四年六月

長崎護通謄写

島津世祿記卷四卷

一分九州賜諸侯事。付義久上洛之事

一佐々陸奥守誅戮之事。付義弘昇進。并義久賜朱印等之事。

一征伐朝鮮事。付梅北謀叛。并歲久自殺。及薩隅日檢地之事

島津世祿記卷第四

一分九州賜諸侯事。付義久上洛之事

灰間秀吉公留滯博多之際。分画九州之地。筑前一国与一小

早川陟筑紫某于筑後之山下。遣山下之蒲地某於三池。移立花

於筑後柳川。移小寺官兵衛尉於豊前。日向之國飢肥。会井。

清武之地。賜伊東同原三城。宮崎。許高橋。同高城。財

部福島。与秋月。同都於郡。佐土原。三納。總北。富田。賜島津

又七郎忠豊。(中務大輔家久会羽柴美濃守。得鶴毒死。雖然其室女子等、

為質赴洛也)肥後球琳葦北一郡。授相良。其外一郡一鄉賜之

者不記也。嗚呼嚙音欲並領。豊後。豊前。筑後。筑前。肥後。

肥前六州之地。然今如此。而只可賀島津家安定耳。豈不歎息乎。既而木食興山。急勸義久主上洛。故是年天正十五年丁亥。

六月十五日。義久發鹿兒島。追秀吉公之大駕。翌日宿牛屎院小

河内。同十七日。到肥後佐敷。同十八日宿八代。同十九日。自

德之淵乘船。著高瀬津。同廿日。到天津山。同廿一日過高良

山。同廿二日。宿筑前國岩屋。於是秀吉公召義久主於博

多。詣其地就石田治部少輔見秀吉公。而召之於茶亭。賜

美宴之際伊集院右衛門太夫忠棟亦陪会座者也。其後義久主

奉命先秀吉公上京。則同廿三日發船於博多津泊長門國下

関。其息女所載之船。又一郎久保又四郎彰久(島津右馬頭以久嫡子

也)圖書頭忠長。其外國中城主子。為質將入京者。皆來于

此津。於是義久主下於船。到阿弥陀寺旅宿。翌日到上関。

同廿五日。義久主有宿願詣嚴島。而經口与息女俱著船

於撰津國堺之浜。入山城國平安城。求旅宿於四糸。而後義久

主有恙不快。秀吉公遣醫師薦湯藥。故不日其病愈。詣

聚樂。見秀吉公。賜鞍馬長刀。此時陪隨者。伊集院右衛門太

夫忠棟。(法号幸侃)町出羽守久倍。(法号存松)吉田美作守。稅

所新介等。其外不記也。丁此時。義久主承細川幽齋佳招。入

其宅。饗宴之次有舞曲。誠其興不少云々。彼幽齋自秀

吉公下于薩摩以來。救我家之危難。措士民於泰山之安者也。

經日復賜鹿章牙五千斛於義久主其朱印曰。

為在京之堪忍分於上方。万石充行訖所之儀者、末春可被仰付候、当年者以物成半納分八木五千石被下候条、各支配有之堪忍相統様可然候也。

十月十四

関白ナルベシ

島津修理太夫トノヘ

太閤御判

一 佐々陸奥守誅戮之事。義弘昇進。并義久賜朱印等之事。

是歲天正十五年丁亥。越中国人佐々陸奥守者。賜肥之後州熊本、地而居之。嚴威驕奢。苛政如虎。毒害國人。輕以草芥。故國人陰謀叛逆。秀吉公聞之。以朱印命九州曰。佐々陸奥守之治肥後。悉皆無理。宜討殺之。則伊集院右エ門、太夫人道幸侃奉。秀吉公之命。下。來于薩摩。依是。義弘主十二月廿日。飯野。

往大口。留滯于茲。殆使兵到。肥後七浦。運討。彼之奇策。乃

陸奥守者相良之姉夫也。故同志否守八代七浦。拒。吾軍欲行。

于熊本者。以是欲告于秀吉公。而幸侃赴洛。而後安芸、安國

寺素得寵於秀吉公。曾与木食興山同下薩摩。臨歸洛時。安

國寺留置筑後國。今來肥後。而為陸奥守之引導。上洛。故

義弘主迄翌年天正十六戊子之春。散軍也。安國寺到洛。告彼陸

奥守之無罪否。如無謀叛道理。未殺陸奥守之際。羽柴左エ

門、太夫淺野彈正少弼加藤虎助。三大將託改其田畠之經界。下

肥後聚謀叛族。而尽殺之。宇土城主伯耆々々守顯孝隨。秀吉公

大駕。其弟顯廣乘時而作乱。向薩摩出水逃走。則殺之於

其地。御船。城主甲斐掃部助。其弟相模守。同林兵部太輔。田代

宗傳。津守光永木山左近將監。限莊。城主甲斐上総介。隈部。其

内古閑等。山鹿。城主宇動左エ門。佐皆被誅。城。越中守親政之祖父

一友者陪。秀吉公幕下。到洛。今親政亦上洛也。小国某下城

某。逃走。得脱。不知去處。北里某遁于薩摩。縮居于大口。

其後奉。秀吉公之命。賜本領北里下城之地。安堵矣。相良之宿老

深水三河守入道。自秀吉公被召。到幕下之時。糞田信濃守。

高橋駿河守。宮之原縫殿助等。亦赴洛也。佐々陸奥守在摂州尼

崎。多般訴訟。秀吉公不能免許。乃誅之於其處。則以朱印

示彼。罔赦之罪於義弘主。

陸奥守前後惡逆条々之事

一天正十二年殿。下江。對シ柴田謀叛ヲ企江州北部ヨコ西へ乱入イタシ

候ニ付テ、殿下自身カケツケラレ切崩、其足ニテ越前北庄被。打

果。候処、陸奥守柴田ト同意仕、越中国ニ有之候テ、加賀国カナ

沢ノ城佐久間玄番居城、柴田相果候ニヨリ明退候処、陸奥守カナ

沢之城ヘカケ入相踐候間、越前ヨリ直ニ御馬ヲ被。出、彼カナ沢

之城トリマセラレ候処、カシヲハリ可被。刎首之由申シ走入

候間、首ヲ刎サセラレス、剝如。先々越中一國被。下、飛騨國

取次マテ被_レ仰付_レ候事

一天正十三年ニ信雄尾張国ニ有_レ之テ不_レ相届_レ刻、彼陸奥守又候哉、人質ヲ相捨別儀ライタシ、加賀国端へ令_レ乱入_レ城々ヲ捨候条、則御馬ヲ被_レ出端城被_レ打果、越中陸奥守居城ト山之城トリマカレ候之処、又候ヤ、陸奥守カシヲソリ走入候間、哀ニ思召不_レ被_レ刎_レ首城ヲ被_レ請取、越中半国被_レ下、妻子ヲ列在大坂ニ付テ不便ニ被_レ召召、ツノ国能勢郡一色ニ妻子堪忍分トシテ被_レ下_レ之、剩公家ニマテ被_レ為成候事

一筑紫御成敗天正十五年、殿下被_レ出_レ御馬一篇ニ被_レ仰付_レ候刻、陸奥守事信長御時、武者之覚カイリキカマシキト人ノ申成、殿下ニモ被_レ見及_レ筑紫ノ内肥後国ヨキ国ニ候間、一国被_レ仰付_レ兵糧鉄炮ノ玉薬以下迄被_レ入、普請等被_レ仰付_レ陸奥守ニ被_レ下_レ候事

一御開陣之刻国人クマモトノ城主、宇土城主、小代城主、カウベヲユルサレ堪忍分ヲ被_レ下、城主妻子共大坂へ被_レ召列、国ニヤマヒノナキ様ニ被_レ仰付、其外残之国人之儀、人質ヲ被_レ差置、妻子共陸奥守有_レ之隈本ニ被_レ置候処、国人クマベ但馬豊後者、令_レ一味自來無_レ疎意_レ者之儀候間、本地幸ハ不_レ及_レ申、新地一倍被_レ下モノ、所、大坂へ一往ノ御届ヲ不_レ申、陸奥守トリ懸候ニ付テ、クマベカシヲソリ陸奥所へ走入候処、其子式部太輔親ニツレ候トテ、山賀ノ城へ引入在_レ之、国人并一揆ヲ起シクマモトへ取懸

リテ、陸奥守及_レ難儀候間、小早川龍造寺立花左近ヲ始被_レ仰付、クマモトへ通路城へ兵糧入サセラレ候得共、ハカ不_レ行ニ付テ、毛利左馬頭被_レ仰付、天正十六年正月月中旬餘寒甚時分、如何ニ雖思召候、右人数被_レ仰付_レ肥後一国平均成候事

一右出事条々雖有_レ之、其儀ヲ不_レ顧、肥後国被_レ仰付_レ候ニ、月ラ一ケ月共不_レ相立_レ乱ヲ出シ候儀、殿下マテ被_レ失_レ御面日_レ候間、御札明ナシニモ、陸奥守腹ヲキラセラルヘキト思召候ヘトモ、人之申成モ有_レ之歟ト被_レ思召、浅野彈正・生駒雅楽・蜂須賀阿波守・戸田民部少輔・福島左エ門大夫・加藤主計頭・森竜岐守・黒田勘解由・小西撰津守被_レ仰付、右之者共人数二三万右召連、肥後国へ為_レ上使_レ被_レ遣隈本ニ有_レ之、陸奥守ヲハ曲事思召候間、先八代へ被_レ遣、国之者共ハ忠不_レ忠ヲワケ悉可_レ刎_レ首候由、被_レ仰遣_レ候処、又候哉、陸奥守上使ニモ不相構大坂へ越候間、如一書_レ条々曲事者候間、尼崎ニ追籠番衆ヲ被_レ付置、筑紫へ被_レ遣候、上使帰次第各国之者共、成敗之仕様ヲモ被_レ聞召、其上ニテ陸奥守ヲハ国ヲハラハセラレ候カ、又々腹ヲキラセラレ候カ、二ケ条二一ケ条可_レ被_レ仰付_レ被_レ思召_レ候処、肥後事ハ不_レ及_レ申候、九州悉相静国人千余刎_レ首、其内ニテ大將分首百計大坂へ上候、然者喧嘩之相手国之者共刎_レ首、陸奥守相タスケサセラレ候へハ、殿下御妨歟ト国之者共存候へハ、如何思召候間、不便ナカラ後五月十

四日、陸奥守ニ腹ヲキラセレ候事

一陸奥守肥後ニ在之者共、曲事ニアラス候間、其分々ニ知行可被下候間、クマモトヘ堪忍可仕事

天正十六

後五月十四日

關白歟

太閤御朱印

嶋津兵庫頭トノヘ

前是四月廿六日。義弘主發真幸院飯野上洛也。同六月四日。

登大坂之城見秀吉公。々曰去四月十四日。行幸之次汝等

任侍從。達於叡聞云々。義弘主聞之再拜去不幾日感

戴昇進之口宣案也。

上卿

勸修寺大納言

天正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宣旨

從五位下藤原義弘

宜任侍從

藏人頭右大弁藤原元房奉

其後、秀吉公賜撰津國能勢郡五千百廿六石余。同豊島郡千八百石。播磨國揖東郡千貳百九拾石余。同神東郡六百五拾石余。同揖西郡千五拾石。總計一萬斛之地於義久主。

為在京賄料。於撰州播州内。一萬斛（目錄別紙有之）事充行訖。

全可有領知之狀如件

七月五日

關白ナルベシ

島津修理太夫人道トノヘ

太閤御判

知行方目錄之事

一五百四十貳石七斗

撰州能瀬郡之内

木代村

一五百四十二石七斗

同

切畑村

一四百廿壹斛七斗四升

同

与野村

一一百四十石

同

川尻村

一一百七十石

同

吉川村

一五百六十八石三斗五升

同

野間村

一八百七十三石

同

地黃村

一一百七十石

同

吉野村

一一百五十斛

同

山田村

一八百壹石貳斗五升

同

田尻村

一五十八石六斗貳升

同

宿野村

一六百八十八石六升

同

倉垣村

以上五千百廿六斛九斗五升

一千八百石

撰州豊島郡之内

菅野村

一二百石

播州揖東郡之内

坂上村

一五百九十斛

同

福地村

一三百三拾斛

同神東君

且上村

一三百式拾斛

同

イチノホウ村

一五百七斛五斗

レンシヤウシ村

一千百五十石

カタシマ

以上四千八百七十七斛五斗

都合一万斛

天正十六年七月五日

関白ナルベシ

島津修理太夫入道トノヘ

太閤御朱印

同七月廿六日。秀吉公賜^{ヒトヨミ}豊臣姓羽柴氏於^ヲ義弘主^ニ叙^ス四位下羽

柴薩摩侍從也。

上卿

久我大納言

天正十六年七月廿六日

官旨

從五位下豊臣義弘

宣叙從四位下

藏人左中弁藤原頼宣

下此時。以^テ日州諸^ノ郡^ヲ一郡^ニ賜^ス義弘主^ニ。

於日向國諸郡。知行方千四百四町^ノ（目錄別紙有^レ之^ノ）事。充行訖。

全令領地。可抽^レ忠功^ノ候也。

八月二日

関白殿

羽柴薩摩徒從トノヘ

太閤御判

日向國知行方目錄

一五百五十町

一九十町

一十六十町

一八十町

一四十町

一四十町

一三十町

一三十町

一十六町

一三百五十三町

一三十町

一十六町

一四町

一三十町

一六町

一十二町

一十七町

日向國諸郡之郡

真幸院

救仁院

綾ヤ

田尻

アラシ田

八代

深年

向高

穆佐之院

須木

入野名

紙

野尻

漆

浦

飯

都合千四百四町

天正十六年八月五日

蘭白歟

太閤御朱印

羽柴薩摩侍從トノヘ

義久主平生嗜^シ人丸赤人之風。春遊^{ハシメ}目於花鳥之興。秋寄^{ハス}心於蘿月之情。胸^{ムネ}不忘^レ於六義之術。手不停^レ披^キ於倭歌之編。故就^ユ近衛前久殿下。傳^メ授^メ古今倭歌集。陪^{スル}歌会席日。載^ス其詠於卷軸^{マタ}其題^ヲ。

寄追祝

代ヲヒロク、守レル神モ、コトノ葉ノ、ミチニヤナビク、コ、

ロナルラム

臨^ヲ洛陽連歌之宗匠紹巴^ノ第^ニ。

発句口

義久

稍ヨリ、シツ枝モ雲ニ、アフザカナ

是年遇^レ重陽^ニ

義久

九重ニ、ケフサク花ノ、イロヨ香ヨ、ヤマ路ノ菊ハ、サモアラ

ハアレ、

書^レ此^ノ歌。以^テ贈^ル祐乘法印。其後、義久主賜^リ官暇^ノ之際。別^レ女子赴^リ薩摩。不堪^ニ其愁情^ニ。詠^ニ一首^ノ歌。贈^ル細川兵部太輔幽齋。

義久

二世トハ、チキラヌモノヲ、親ト子ノ、ワカレム袖ノ、アハレ

トモシレ、

幽齋

馴^レタシ、身ヲハハナタシ、玉手箱、二世トカケヌ、中ニハアリトモ、

幽齋達、義久主倭歌於秀吉公。上覽。而女子幸^ニ俱得^ル暇。九月十四日發^メ和泉堺^ノ浜。連^ネ其船。不^レ幾^ニ日^ヲ着^テ日州細島。下^リ於船。過^リ日隅。十月十四日。歸^リ入薩摩鹿兒島。則貴戚臣。故旧老。無^レ不^レ悅^ニ樂^ニ焉。翌年天正十七己丑八月廿四日。義久主發^メ鹿兒島。上洛則九月廿四日。繫^キ船於大坂。到^リ聚樂^ニ見^ル秀吉公。而後遂^ニ建^ル新宮於聚樂。其美麗甲^ニ諸侯^ノ者也。同十八年庚寅三月一日。秀吉公發^メ聚樂。討^リ北条之時。島津又一郎久保。隨^リ其官軍。赴^リ關東。此時陪^リ隨久保^ノ者。佐多越後守。礪山權左エ門尉。北郷作左衛門尉。伊勢兵部少輔。五代右京亮。同姓勝左エ門尉。平山作左エ門尉。曾木五兵衛尉。福島半介。木村主殿佐。步卒等。不^レ記焉。三月廿九日。攻^メ陷伊豆国山中城。賜^リ捷書於義久主。義弘主。

急度染筆候、中納言山中城へ今日廿九日執懸、即午刻乘崩、城主之事者不^レ及申、首千余討捕、其外追打不^レ知数、然明日朔日箱根山峠へ為陣取、至小田原表可^ニ手遣^ル候条、落去不^レ可有程々、猶迫々吉左右可^ニ申聞^ル候也、

三月廿九日

閔白敷

羽柴薩摩侍從トノヘ

太閤御朱印

島津修理大夫入道トノヘ

島津修理大夫入道トノヘ

太閤御朱印

拜誦其捷書。義久主馳^{セテ}价使^ヲ。奉^テ賀勝利。獻衣服。則報^レ之以^テ朱印。

為^レ當陣身廻^レ。裕五、遠路到来、被^レ入情段、悅思召候、仍去廿九日、山中城中納言自身乘崩、城主始首二千余討捕之、其外追討不知其數、諸城悉追散候、然ハ小田原表一里計令^レ居城、先手之者二町二町間押詰候、小田原事落去不^レ可有程候、猶石田治部少輔可^レ申候也

卯月七日

閔白敷

島津修理大夫トノヘ

太閤御朱印

義久主聞^テ。秀吉公陷^レ小田原、誅^ル戮^ム北条。重馳^セ价使^ヲ。奉^テ賀勝利。以^テ太刀一腰也。又賜^ル朱印。

北条儀被^レ加誅戮^ム。二付、為^レ祝儀、太刀一腰、馬代銀三枚、於^ニ奥州会津相達候、遠路到着、被^レ入精之段、悅思召候、出羽陸奥果迄御人數差遣、所々物主被^レ相付、御置目等不^レ殘被^レ仰付、始伊達・南部・山形・妻子、為^ニ在洛差上、被^レ明御隙候条、明十二日、被^レ成還御候、猶石田奎頭可^レ申候也

八月十一日

閔白敷

秀吉公此年十月帰洛。而後同晚冬下旬。義弘主得^レ暇及^レ帰国。着^ニ船於^ニ細島。踰^テ年。至^ニ明年正月初。入^ニ在城真幸院。征伐朝鮮事。付^ニ梅北謀叛。并^ニ歲久自殺。及薩摩隔日檢地之事。

大正十九年辛卯。正月月中旬。義久主帰国也。是年前、閔白（号、大閤）秀吉公將^ニ日域之軍。欲^ニ征朝鮮国八道。（朝鮮者、此国在大明之正東。而朝日昇^ル天。則先得^ニ鮮明故名之。八道者京畿道、慶尚道、全羅道、忠清道、江原道、黃海道、平安道、咸鏡道也。凡朝鮮之國、譬如立人之形、風字之狀、京畿道者、州郡之數三十七、居中、而国王都之。以淡黄色染其國、江原道者、州郡之數二十六也、而在卯方、以綠色染其國、慶尚道者故^ニ新羅国地、而州郡之數六十七也、在辰巳之方、東對日本、白對馬、壹岐、岩船之地、在於此道、以青色染其國、全羅道者、州郡之數五十七、在午未之方、故百濟之域、西南遠對大明之境、以赤色染其國、日本之所謂赤州者是也、其未中、方六七十里許、有一島、名、濟州、日本所謂内田村者是也、古属^ニ於唐。乃七國之一也、而叛之故、許朝鮮討取、而今為^ニ朝鮮之地、幾過^ニ丁有余載、龍飛之馬、凌雲之鷹、寧鹿熊蛟之皮、紫貝珊瑚之宝、皆從^ニ是島而出焉、其地有^ニ漢梨山、高峻絕倫、雖盛夏之炎熱、堅氷不斷、育徐市告、秦始皇云、請与^ニ童男童女、入海求^ニ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及不死藥、蓬萊指^ニ富士

瀛洲、指彼島也、方丈、指朝鮮慶尚道・全羅道之間、頭流山也、其山之高、冠于朝鮮一國、而古之仙人、隱處多在、故詩人墨客、往往遊玩焉、忠清道者、州郡之數五十四也、而在「午」方全羅道之上、以淡青色染其圖、黃海道者、州郡之數二十四也、而有西方、以黃色染其圖、黃海之名者、大明黃河之水出、白崑崙之山、東流、與胡地鴨綠江相合流、斷朝鮮大明之間、自古云、其源乃天上銀河也、昔有「人」在河邊、乘槎、到銀河、與織女相語、而還家者、此之謂也、其流晝夜常濁、而必待「寶璽」之君出「平世」、而一清、是以「日清」於漢高帝、唐太宗、宋太祖之時、三日、清於大明、太祖之興、孟子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王者之興、黃河亦一清、然則黃河、豈尋常之水乎、蓋朝鮮之國、西對大明、若直渡、則不過七八日之道路也、而黃河之流甚急、波濤之盛、望如山、故自古不得運舟、必待大海徐緩之處、而得通大明矣、李白之詩、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之句、指此河也、平安道者、州郡之數四十二也、在西北戌亥方、而以白色染其圖、西接大明、北連匈奴、其西北之隅、有義州、自此至遼東渡黃河、直入大明、二辰歲、日本之伐朝鮮也、朝鮮王走居義州、日日請救兵於大明之延也、其時有「衡哭」關山月、傷心鴨水風之句、遼東古高麗之地、而今為大明之所有矣、今反為匈奴之取、拋云々、唐太宗之征高麗也、兵敗中流、含憤而還者、此義州也、咸鏡道者、州郡之數二十二也、在「正北」子丑之方、故以墨色染其圖、此道與匈奴相連、白頭山々之大者也、而隔其中、其山四時雪積、頭口、故名之、其山之麓有「會寧」鎭城二郡、昔是匈奴之地、而今為朝鮮之坂取也、宋徽宗・欽宗二帝之廟在焉、

白宋都至、此一万五千里云々、古詩云、五國城邊寒月照、黃龍塞上朔風吹、之句、指此二郡也、至今村民哀而唱之者衆矣、白頭之山、出一水、其名曰頭滴江、西流、橫斷朝鮮匈奴之間、遠可過十二三日之程道也、其未為鴨綠江、其流深弘、大望之、如鴨頭之綠、故名之、與黃河合流、西南入海、是以朝鮮之國道、分八象八卦、邑分三百六十象、一年之日數也、東西一千七十三里、南北一千三百七十三里、慶尚道・全羅道、在國之左右足、忠清道、在國之右膝上、江原道・黃海道、在國之左右腰、咸鏡道・平安道、為國之左右肩、而拋此觀之、則朝鮮之地、如在眼前也、薩州、地近其國、故以朱印被示渡海之命、

急度被仰遣候、其方事、鉄炮以下令用意、此方二所務等申付候トテ、相殘奉公人共相改、悉召連、務御渡海以前、來春高麗へ可罷渡候、最前雖相改申付候、可罷立者、不寄大小殘居候者、猶以可被成御成敗候間、其意堅可申付候、留守二居候ハテ不叶者ハ、書立候テ可申上候、隨テ兵庫頭、又一郎妻子、其外留守仕候者之妻子ヲモ、同前二早々到大坂可差上候、然者御扶持方可被下候間、上意次第於大坂師法印、松浦隱岐守、兩人二申届、人数等書付、兩人墨付請取候テ可申候、御帰朝少々間之事候条、能々可申付候、猶淺野彈正少弼、石田李頭、木下半介、可申候也

十二月十四日

太閤御朱印

島津修理大夫トノヘ

由是随其命。則又賜朱印。

先度如被仰遣候、來三月高麗へ被成御渡海、御仕置被仰付、可為御帰朝候、

一義久事、渡海候テ可然候、早速用意候テ、浅野彈正渡海之刻、同前二可被罷渡候、

一新納武藏事、妻子ハ京都へ差上、其身ハ義久召連可被罷渡事

一大隅・薩摩・日向残置候留守居共、妻子之儀モ、入念相改、京都へ可上置事

一高麗在陣者、此方留守居帳面載可被上候、其外待共不被相渡付テハ、急度可被加御成敗候相改可有言上事

一從高麗為用所戻候船共、其舟主兵糧、其外雜物以下積候二付テハ、可相渡候、積物無之付テハ、御兵糧可被遣候之間、早々名護屋へ可差越候、為其被遣御奉行候、不可有油断候也

十二月廿八日

太閤御朱印

義久

幽斎

義久主頂戴此朱印。而築本營於肥前名護屋之際。欲臨其地。發鹿兒島。到隈城時。有負薪之憂。不能回頭。故義弘主

臨其地踰年(文祿元年壬辰)

急度被仰出候、高麗儀、對馬頭小西撰津守打越、三月中二可相極之旨、先度申上候、然者兩人ハ高麗へ可相移候、主計事者高麗へ一里二里際之島へ可陣取旨被仰出候、各者至對馬可着陣候、四国衆ハ壹岐二令在陣、對馬守小西一左右可相待候、異國者手ヌルト存アナツリ中間敷候、御目少御養生付テ、三月十日比可被成御動座候、十日比御出馬候ハ、依樣早船ニテモ不移時日可為御着坐候間、不可存油断候也、

二月廿七日

太閤御朱印

薩摩侍從トノヘ

於是為修兵器。義弘主辭名護屋。從牛津發船。着肥後水俣。歸于薩摩。而後与長子久保俱。同三月廿八日。卒我國之兵。到名護屋。

急度被仰出候、高麗へ渡海之儀、九州、四国、中国、船共相揃、軍兵可罷渡旨、最前雖被仰出候、無御心本被思召候二付、紀伊国警固船、藤堂佐渡守被仰付、并九鬼大隅守、脇坂中務少輔、加藤左馬助、備前之警固船、重テ被仰出被遣候条、各申談令渡海、高麗之船付へ陣取候テ、御注進可申上候、但順風能々見測、可相渡候、越度無之様二可被人念候、先勢行詰二付、今日十九至于小倉被成御着坐候、猶黒田勘解田可申候也、

卯月十九日

太閤御朱印

羽柴薩摩侍從トノヘ

得此朱印。則解纜。凌岩岐對馬之鯨波。入朝鮮。且日本之諸將渡海者。不知其兵幾千萬。太守義久主夏之孟。船於申木野。渡龜島。詣名護屋。本宮見秀吉公。是時叛逆之徒起于慮外。首其唱者。薩摩國人梅北宮内左工門尉國兼也。其為人也素負勝廣。陳勝・吳廣。二人皆秦時首唱起亂者。之氣。藉荊。藉政。荊軻。二人皆戰國勇士。刺客者也。之勇。專好驕奢。傾心狂悖。於斯時也。詐稱君命。構造虛言。招集薩隅辺土之惡党。為從軍。又聚肥後山家村里之長。及牢籠浪民之類。合得數千人。已結党徒。爭為先鋒者。忽舉旗。彎弓。亂入加藤主計頭領土肥後之國中。然而軍儀不實。首尾錯亂。故後陣者不能繼續焉。梅北雖為小勢。其所集之卒。幾至二百騎。故肥後葦北之郡。佐敷之城。忽摧挫。而為彼之本陣焉。先是。義弘主。久保主。阿將以征朝鮮事。已渡海焉。太守義久主。方在肥前。國名護屋。侍秀吉公之陣。逆亂發起之事。自本國告來。義久主問何人伝送乎。曰。國兼之使。義久主聞之。恐事泄。云。早下之輩。輕忽耳。不可遍聞于他人。乃立誅其使者兩人。即欲聞之於秀吉公。密獻書于幕下之大老。其後自処々告來者衆矣。秀吉公半驚半憂。自思朝鮮國渡海之初。諸侯會集之時。有此不意之變。固

非告兆。朝暮不悅之際也。又謀叛之輩。田尻但馬守。同荒兵衛尉。荒次郎。荒五郎者。父子兄弟。彼亦欺罔鬼神。全務武勇之人也。其党百余人。雖云發出鄉土。而未到葦北矣。國兼從僕。其名山蜘蛛者。乃剛勇之人也。彼此戰場多為輔佐。每揚國兼之武威。而不離膝下。欲增羽翼。巡環遠近。故本陣無人。將勢孤弱。是以佐敷之飯守堺善左工門尉者。窺隙運謀。欲遂莊賈。史記云。陳勝為其下莊賈所殺。以降秦之志。乃招得美貌之女。執爵勸醉。國兼本淫蕩之性。自以為敵土人不足憂。視之如蟻。蟻制之若反掌。不顧一身之危險。沈溺終夜之宴醉。其在側之人。亦皆慣之。突命窺運終之秋也。堺某固巧謀之士。潛迫所隱置之兵。刺殺國兼。悉誅其党。即獻國兼之首於名護屋。余党聞風。尽散兵塵皆靜也。義久主。彼叛逆之事。一毫不知之。故因石田木工頭白于秀吉公。而未得免罪。家康公幸聞其言。而再達于秀吉公。曰。義久之不預其逆暴者。分明也。予謂義弘父子在朝鮮。義久在于茲。其女子與義弘之婦人。為質居聚索矣。或忘子。或忘妻妾。豈為此謀乎。其言道理當然也。秀吉公乃釈疑。既而家康公見秀吉公。曰。義久之朝鮮渡海。蓋免許乎。今義弘父子在于朝鮮。忘勞軍務。不安老者之政。君子之所恥也。請免此老之渡海焉。秀吉公聞之。而許不渡海。而命曰。急可

誅^ス歲久^久。乃賜^ル朱印。

去五日之書狀披見候。梅北一類。其方無下着以前生捕刎首差上候由。尤思召候。猶以入念堅可被^レ申付候。隨テ先年其国へ御動△(動)下座、字アルベキ懸^ハ之刻。其方兵庫頭被^レ成御赦免候処。家道院事。對^レ上意慮外之動。曲事ニ被^レ思召候。其刻雖可被^レ加御誅罰候。其方兵庫頭御赦免之上ハ。不被^レ及是非候ツル。雖然最前モ重畳不届儀候条。從^レ京都可被^レ仰出候処ニ。御次無^レ之付テ。被^レ成御延引候。然ハ今度家道院、兵庫頭与。高麗罷渡候ハ。其身之儀ハ可被^レ成御助候間。彼家中之者。惡逆之棟梁。可有之候条。十人モ。廿人モ。刎首可致進上候。若又高麗へ不罷渡。此方ニ於有^レ之ハ。彼家道院刎首可出候。自然何角滞ニ付テハ。被^レ差遣御人數。家道院事ハ不及申。彼在郷へ隣郷へ共ニ。悉撫切ニ可被^レ仰付候。右之通無一途候ハ。御檢地之御奉行被^レ遣問敷候。其意急度可相究候。猶幽齋方へ被^レ仰遣候哉。

七月十日

太閤御朱印

島津修理大夫入道トノへ

故^ニ義久主^{スル}名護屋^ノ之口。幽齋亦為^レ檢使^ト下薩摩^ニ。徵^テ島津親戚故旧之臣^ヲ曰。太閤第^ニ向薩摩^ニ之時。義久不悖而降^ス歲久^ハ稱^レ病龜縮無^ク參謁之礼^ヲ。剩^ハ秀吉公過^ル歲久領地祁答院^ノ之時。導^レ險

雖之所。山賊之徒散^リ乱洞壑。故中心憂怒。何日忘^レ之。又望^テ京師^ヲ絕^リ朝拜之礼^ヲ。渡^リ朝鮮^ニ無^ク軍務之勞。於^ハ其国^ニ多^ク悖逆之計。曾無^ク一毫之功。而反有^リ罔救之罪。滿腹憤疑。無^ク可^レ掃散。故令^レ幽齋誅^ス歲久^ヲ。其条令前日以^レ朱印云々。(秀吉公入^リ祁答院山崎城之時、為^レ窺官之城。其軍五十二騎米^ヲ于諫訪原^ニ。惜^ム之歲久之歩卒走進^リ討殺^ス騎軍六騎而追^テ迄^リ牛之渡^ニ引退^ス也。又秀吉公發^リ山崎^ニ赴^リ菱刈^ニ。歲久使^シ歩卒導^リ九尾之險難^ヲ。則本多四郎左工門尉者^ヲ射送^ス。秀吉公乘輿之刃^ニ箭六筋也。蓋其^ハ合志^ニ於新納武藏^ノ守忠元^ノ者也。且梅北之隱謀^ハ不^レ敢^テ知^ル之由來。細川幽齋解^リ疑達^ス之於^ニ秀吉公^ニ也。且義久主^{スル}忌^ム不可^レ斷^ス歲久^ノ後風^ヲ。而以^テ臣瀬戸口藤兵衛尉^ヲ遣^リ宮之城^ニ示^シ鍋倉將監者^ヲ而後主^ス私訴^ス幽齋^ニ。請^フ立^テ其幼子^ヲ常久^ヲ。幽齋亦非^レ唯^ニ旨諾^ス之^ヲ。為^レ令^レ彼^ノ族^ノ不^レ懷^ル疑情^ヲ。以^テ誓紙^ヲ附^シ常久^ニ。於是^ニ下^リ官之城也。於是^ニ一門宗族^ノ及^リ國中宿老^ノ會^シ廳府^ニ。多般策議^ス欲^シ救^フ難^ヲ得^ル。一不可^レ背^ル上意^ヲ。一可^レ為^レ宗社之安基^ヲ。故決^シ定^ス誅伐^ス之際。歲久忽^ニ來^リ鹿兒島^ニ。竊見^ル人情之有^リ異^ヲ。其從者口余人。亦知^リ世間消息^ヲ。而念^フ其不可^レ脫也。皆欲^シ奉^シ歲久^ノ急還^ス所居祁答院宮之城^ニ可^レ為^レ防戰^ヲ。遂乘^リ夜出^テ鹿兒島^ニ欲^シ向^テ脇本^ニ已^ニ乘^リ船矣。此事輒流^リ布^リ於鹿兒島府之中^ニ。人皆驚動^シ曰^ハ使^シ歲久入^リ於祁答院^ニ。則美如^ク龍得^ル潭^ニ。虎隱^ル林^ニ。而將^シ為^レ國家之大患^ト也。無^ク貴賤^ノ即時發起^シ通告^ス所過之地^ニ。吉田。蒲生。西浦。漆木津志。清敷。及新富山。土瀬戸越之境^ニ。催^シ彼此之人數^ヲ。守^リ狹經細路^ヲ。

充塞以待之。歲久到脇本。伝聞其謀。曰。非羽翼之所能飛過也。不如自殺。乃放遣其徒衆。彼徒衆百余人無異乎田横之從島者。(齊王田横與其徒五百人。匿於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橫聞之。出至半道。又懷恥而自殺。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皆自殺。)忠肝義胆。照輝乾坤。廿死羞生。誓與其主同為塵土。故無一人離側。而相與謀曰。脇本平地四面受敵。不可久保。惟瀧筒水。險阻之地也。速入彼土放矢。然後自殺。不必晚也。百余人共奉歲久。乘舟到彼。臨夜入守焉。蓋瀧筒水之地。負山臨海。左右岩壁。後有數百丈。吉野之高山。皆踞虎豹。登虯龍之巖岸也。藤蘿垂結。非人跡之所及。前則荒磯重疊。大石縱橫。近無着船之浜。自北以南一帶。樵路纔通。一人斫木以塞之。積石以斷之。陣內則本田四郎左工門尉。木脇民部少輔。成合城介等。百余人皆以死為限。發弓鉄炮。禦其近者。故自陸以進者。僅緣崗谷磯辺。以入自海以往者。唯以數十艘。窺其間隙。以着之。相戰良久。矢竭弦絕。故成合城介奮氣而出。斬殺數人。為拔群之勇。觀者驚嘆。其外人々雖有。輒躬尽力死而後已之志。衆寡不同。強弱難敵。故不遺一人而盡戰死。其戰者。自巳之刻迄于申之半。事畢焉。哀哉。歲久欲徐緩自刻。然而時運不齊。命途多舛。身嬰風疾。手足麻痺。故自促授首。再三命衆。而諸士雖在。軒畔庭辺。一

思累代主君之骨肉。而卒忘撫刀皆飲淚伏地。而無發一言者。於是歲久又云。胡不速殺屢言之際。有原田甚次者。素不知仁義之道。而輕薄狼藉人也。突進斬首焉。當其戰時。爭先相進者。亦無不一拳奮哭。戰亡者長松院。本多四郎左工門尉。木脇民部少輔。成合城介。三原源六。本田次郎五郎。西牟田隱岐守。鎌田因獄左工門尉。伊東雅樂助。長倉兵部少輔。大山帶刀長。東郷刑部少輔。村松主殿助。上床新介。中馬源介。邊田右近將監。宮内伊与守。有川新五郎。古川与次郎。竹下助八。大迫隼人佐。鶴田主稅助。内田主馬允。執鞭之士小七也。於是見歲久死処。唯有一紙。其文曰。
抑我生于當家。枝葉。被侵病惱。手足無勇健。不所及了簡。故不能候殿下。得太守慈恩之扶。樂安閑。何豈可奉對殿下為難乎。然而依為浮世不意。蒙御不審。唯今切腹。願者為累代之御家。我一身可自殺旨。再法向自。臣雖伸。避彼等聊不能承諾。無詮方次第也。情案之。為臣下之所存。難默止。然則到太守公。非放矢。以君臣武勇之本。勸暫時之戰者也。

島津左衛門尉歲久入道

七月十八日

晴哉

近所中

取「此一紙之書」以「続」之無人不涕泣。其後藏久之首伝洛。曝「于聚樂之東辰橋」而後賜朱印於義久主。

祁答院一類早々加成敗。注文相添。首共到来。神妙之至二候。委曲对幽斎被仰越候間。可相達候。猶木下半介・山中橋内可申候也。

八月十四日

太閤御朱印

島津修理大夫入道トノヘ

祁答院知行分事。令檢地。義久藏入二可仕候。猶以寺社領。并却

之領知。縱如何様之判形雖有之。令勘落。何モ可致藏納候。薩州惣国之儀者。重テ御奉行被差遣。檢地被仰付可被下候也。

天正廿五年八月十四日

太閤御朱印

島津修理大夫入道トノヘ

朱印之条目曰。

覚

一島津義久。并羽柴薩摩侍從。藏納分。近年却之田地田畑。悉勘落可仕候。則如元可為藏入事。

一寺社領落之檢地仕。当所務ヨリ。義久藏入二可仕事。

一島津家中諸代官。算用之儀可相改事。

右条々堅可申付候。若及異儀族在之者。可加成敗者也。

天正廿年八月十四日

太閤御朱印

島津修理大夫入道トノヘ

長岡二位法印

去月廿四日之使札。今月十四日於大坂被加披見候。

一祁答院成敗申付。首共相添到来。神妙思召候事。

一梅北一類殘党妻子尋搜。悉至于名護屋相越。加成敗掛置儀尤候事。

一薩州同出水。并日向諸県郡檢地之事。急度名護屋へ御帰座候之条。

從彼地可被仰聞候。但當年八時分可遲候哉之事。

一義久知行御却勘落事。被成御印候事。

一島津藏納。其外諸代官誘分。相改可遂算用事。

一寺社領事。先内令檢地。当務ヨリ義久藏納二可仕事。

一其許之儀。弥入念可被申付候。委儀者名護屋ヨリ可被仰聞候。猶

木下半介・山中橋内可申候也。

八月十四日

太閤御朱印

長岡二位法印

由是相改國務。勘落寺社之所領。又賜義久主朱印。

其方台所方不如意之旨被聞召及候条。大隅薩摩阿国寺社領事。落

取藏入二可申付候。其方者神者候間可為迷惑候得トモ。從公儀被

仰候間。更以非和候条。無其機遣可申付候。但立置度寺社事者

相除。其外者被落取。台所方心安様二可被申付候。幽斎事。此度

何迄モ令逗留。相究候様二ト被仰遣候。御檢地之儀。當年八所務

ニ指相候ハン間。來年被仰付可被遣候条。其中ヨリ先右之分可然
次大船被為作候付テ。楠木杉事。於阿国幽齋相談見立。以書付可
被申越候。猶石田奎頭・長東大藏太輔可申候也

十一月五日

太閤御朱印

島津修理大夫入道トノヘ

此年已暮。至文祿二癸巳正月鷄日。於是幽齋試春之発句曰。
旅衣、春ヲウラヤム、コトシ哉

又詠歌曰

東ヨリ、越來ル春モ、ハヤヒトノ、サツマ路遠ク、立霞哉、
待正月十九日。幽齋歸于名護屋本宮。則義久主亦同廿日發鹿
兒島詣名護屋。留滞數日而歸國矣。翌年文祿三甲午三月。
義久主上洛是時。秀吉公使改正三州之地之田畝經界。則石田治
部少輔任其事業。而遣黒川左近將監。大首新介。中小路伝五。
大橋某等。丁九月十四日。自薩摩国伊佐郡之内大口地首正
經界。同四年乙未。二月廿九日正經界畢。欲授薩摩大隅日向
諸県郡徴義弘主於朝鮮。

薩摩国知行割仕置等可被仰出候条。早々可令帰朝候。在番之儀
ハ。又八郎其外家老者共慥可被申置候。無油断出船肝要二候。猶
石田治部少輔可申候也

卯月十二日

太閤御朱印

羽柴薩摩侍從トノヘ

応其命帰朝則詣洛頂戴朱印之所領去矣。

薩摩国二十八万三千四百八十八石

大隅国十七万五千五十七石

日向国内諸県郡十二万百八十七石

合五拾七万八千七百三十三石

内今度以檢地之上。一万石御藏入。六千三百斛。石田治部少
輔。三千石幽齋。此分相除

五十五万九千五百世三石（目録別紙有之）

令扶助訖。全可有領地者也。

文祿四年六月廿九日

太閤御朱印

羽柴薩摩侍從トノヘ

知行方。（大隅国。薩摩国。日向国諸県郡）

目録帳。

太閤様御歳入分。

大隅国始羅郡加治木ノ内。

一貳千三百五十五石九斗六舛八合

木田村

一二百五十九石老斗六舛五合

高井田村

一六百六十八石四斗貳舛五合

西別府村

一貳百卅三石四斗五舛八合

日本山村

一千三百七十三石六斗四舛七合

段土村

九百十一石七斗貳舛四合

七百廿石九斗六舛七合

一千六十七石二斗四舛

一千三百十五石一斗一舛九合

一千九百十四石四斗七舛

合壹万石

小山田村

佳例河村

竹子村

溝辺村

崎森村

龍伯藏入分

一壹万四千六百五十六石九斗四舛五合 大隅曾於郡之内 十六ヶ村

一壹万九千五百六十六石貳舛 同 桑原郡之内 廿八ヶ村

一六千七百八十五石七斗一舛四合 同 下大スミ内 九ヶ村

一壹万六千六百廿五石一斗六舛七合 同 根占村

一五千貳百四十石二斗五舛三合 同 肝付郡之内 七ヶ村

一五千九百八十石三斗七舛七合 同 蒙刈郡之内 六ヶ村

一二千七百八十一石三斗六舛五合 同 伊佐郡之内 三ヶ村

一壹万四百四十五石一斗七舛 日向国諸県郡之内 志布志村

一七千三百七十九石八斗五舛三合 同 郡之内 七ヶ村

一三千九百六十二石九斗八舛八合 同 郡之内 八代村

一四千十七石四斗七舛二合 同 郡之内 六ヶ村

一四千五百七十一石六斗八舛五合 薩摩郡入来之内 二ヶ村

一千九十八石九斗九舛 同 郡之内 百次村

一千八百八十八石八舛 同 郡之内 中江村

合拾万石

隅州曾於郡清水之内

石田治部少輔知行分

石田治部少輔

右御代官

一三千六百六十四石三斗八舛八合

一千七百石九斗六舛三合

一三百石

一五十五石五斗四舛三合

一六百七石五斗四合

合六千三百廿八石四斗四舛八合

船ツキコムラ

敷根之内 持富村

幽齋知行分

隅州肝付郡之内

九百十五石九斗壹合

一千八百八十九石四斗五舛

一貳百斛

岩広之村

高隈之村

細山田村

羽柴薩摩侍從藏入分

一壹万三千五百四十五石五斗六舛一合 薩摩カコシマ郡内 鹿尾島

一七千七百八十九石九斗五合	同 郡之内	吉田村	一壹万三百廿五石八斗五合	同	五ヶ村
一六千五百八十八石七舛三合	同 日置郡之内	市来村	一六千八百卅七石一舛九合	同	安良
一壹万四千三百廿壹石六舛九合	同 郡之内	伊集院村	一千五百六十六石二斗四舛六合	同	ノ、見谷
一三千九百廿六石九斗一舛九合	同 郡之内	串木野村	一九千七百廿七石二斗八舛九合	同	高城
一五千二百拾三石四斗一舛九合	同 阿多郡之内	伊作村	一万二千三百七拾五石二斗一舛	大隅之内	末吉
一三千八百九十三石三斗九舛三合	同 谷山之郡	中村山田村	一二千四百三石八斗一舛三合	同	恒吉
一壹万六千八百五十七石六舛二合	同 指宿之郡	指宿之村	一四千三百卅七石一斗一舛九合	同	財部
一壹万四千九百卅九石三斗九舛五合	同 額娃之郡	額娃之村	一四千四百七十三石四斗七舛九合	同	メクリ
一五百卅一石四舛七合	同 薩摩郡之内	羽島村	一千二百九石二斗七舛七合	大隅之内	市成
一三千八百八十二石一斗五舛一合	同 隈城之内	西手村	一千七百五十六石五斗一舛八合	同	モヒキ
一千八百八十二石三斗五舛	同 郡之内	山田村	一八十石	同	平房内
一二千六百四十二石五斗九合	同 隅州始羅郡蒲生内	三ヶ村	一二千三百廿七石七斗九舛七合	同	内之浦
一七千八百六十四石七斗五舛四合	同 郡	帖佐村	一七千二百六十四石壹斗壹舛	日向国諸県之内	大崎
一千七百七十九石三斗四合	同 郡	向之島	合八万三石八斗四舛		
合拾万石					
伊集院右衛門入道知行分					
一八千八百卅九石四斗七合	日向諸県郡之内	宮古城村	一五千二百六十六石四斗八舛	大隅熊毛郡種子島	十四ヶ村
一四千百九石一斗七舛六合	同	三ヶ村	山促川掟此米		
一三千百貳石六合	同	梶山村	一六十六石一斗四舛		十四ヶ村
一二千二百卅九石七斗六舛九合	同	山田村	一千九十三斛		永良郡村
島津右馬頭知行					

山促浦促此米

三千六百卅四石三斗八舛

屋久島

合壹万石

給人領

一廿六万六千五百卅三石

薩摩 大隅 日向諸縣郡内

寺社領

右三ヶ国之内

惣都合五十七万八千七百卅三石

右以今度檢地之上如斯被成御支配候也

文祿四年六月廿九日

太閤御朱印

羽柴薩摩侍徒トノヘ

此歲冬。義久主得暇ト向薩摩。移第于隅州富隈也。義弘

主辭洛。踰年再渡朝鮮之地也。

島津世祿記卷第四終

本書ハ玉里公爵島津家所藏ナリ

昭和四年六月

長崎護通贈写

島津世祿記卷第五・卷第六

嶋津世祿記 卷第五

一義弘主父子軍功之事。^付久保逝去之後。忠恒繼家統渡朝鮮事。
并人数帳之事。

一破番船。陷南原事。

一大明加勢之軍。於四川敗北之事。

一議立花・寺沢等救五家事。并臨散軍直赴洛賜感牘事。

嶋津世祿記 卷第五

一義弘主父子軍功之事。^付久保逝去之後。忠恒繼家統渡朝鮮事。
并人数帳之事。

抑城朝鮮渡揖。秀吉公戒軍衆条目云。

禁制

一軍勢甲乙人等濫妨狼藉事

一放火事^付人取事

一対地下人^并百姓臨時之課役。其外非分之儀申懸事

右条々堅被停止^付訖。若違犯之輩於有^レ之者。忽可被^レ処^ニ嚴

科者也

天正廿年四月廿六日

太閤御朱印

提高麗國中

一御法度如一書各判形ヲ仕在之遣^レ之地下人可^ニ召直^ニ事

一兵糧改事公方米分者悉相改藏へ可^ニ入置^ニ事

一百姓町人還住仕候テ有^レ之者。共ニ米錢金銀ヲ相懸不^レ可^レ取^レ之、
但捨置於不^ニ立^ニ婦^ニ者可^ニ改置^ニ事

一高麗へ越候人数兵糧無^レ之者ニハ。切手次第ニ扶持方可^ニ相渡^ニ事

一カツエ候百姓於有^レ之ハ。見計カツエサルヤウニ令^ニ分別^ニ可^ニ申^ニ付^ニ事

一在々所々放火仕間敷事。^付今度入人捕仕候ハ、不^レ寄男女、
其在所々々へ可^ニ返付^ニ事

一法度以下猥於有^レ之ハ、有様ニ可^ニ申上^ニ旨、誓紙ヲ仕通各ニ可^ニ申^ニ聞^ニ事

一高麗渡口ヨリ都迄之路次通、御泊所城々有^レ之テ、各明際次第ニ御
座所之普請可^レ仕之旨、可^ニ申渡^ニ候付、在番仕候、城近所其者、
法度以下申付、知行方札明可^レ仕候事

右之趣能々相守、諸事無^ニ油断^ニ可^ニ申付^ニ也

天正廿年卯月廿六日

太閤御朱印

羽柴薩摩侍從トノヘ

右条々御奉行共ニ被仰付、雖被差遣候、御法度之改衆ヘモ為可^ニ被知^ニ如此候也

義弘主・久保主、在朝鮮之地。冒風雨霜雪之危難。其中於忠清道

被知如此候也

天正廿年卯月廿六日

太閤御朱印

羽柴薩摩侍從トノヘ

右条々御奉行共ニ被仰付、雖被差遣候、御法度之改衆ヘモ為可^ニ被知^ニ如此候也

義弘主・久保主、在朝鮮之地。冒風雨霜雪之危難。其中於忠清道

被知如此候也

普天之地有強敵。亂犯于軍馬之場。殺我卒三人。久保主素負絕倫之勇。稀世之氣。故單騎自追及于一里之遠。而斬得首一級。未久、川上久右工門尉。白濱伝次良。相繼而至。各得敵首而歸也。丁此時、賜諸將朱印。

覺

モクソノ城取巻人数之事

一七千六百四十式人

鍋島加賀守

一四千人

淺野彈正少弼

一五千八十式人

黒田甲斐守

一四千拾八人

同左京太夫

一六千七百九十人

加藤主計頭

岐阜中納言人数

一千六百七十卷人

毛利壹岐守

一千貳百五十八人

伊達侍從

一貳千百廿八人

嶋津兵庫頭

合五万貳千人

黒田勘解田

一七百四十卷人

高橋九郎

一備

一三百八十八人

秋月三郎

一七千七百八十五人

備前宰相殿

一四百七十六人

島津又七郎

一千六百四十六人

石田治部少輔

一七百六人

伊東民部太夫

一千五百三十五人

大谷刑部少輔

合三万九百八十人

小西撰津守

一千八百貳拾三人

木村常陸助

一七千四百拾五人

羽柴対馬侍從

大田半次

松浦刑部卿法印

山田藤藏

一六百三十八人

羽柴郡上侍從

一三百六十三人	明石左近
一三百七十人	齊村左兵衛尉
一三百十三人	別所豊後守
一四百六人	一柳左近太夫
一貳百四十六人	竹中源介
一六百九十三人	服部采女正
一三百四十人	谷出羽守
一二百九十八人	石川備後守
一九百十二人	官部兵部少輔
一二百卷人	増屋新五郎
一八百三人	南条左衛門尉
一四百五十人	木下備中守
合壹万八千八百二十二 一備	
此外三千人。輝元一所ニ釜山浦へ在之テ普請可仕候。	
一壹万三千六百 以上	羽柴安芸宰相殿
一六千五百九十六人	羽紫小早川侍從
一四百人	羽柴久留目侍從
一千百卅三人	羽柴柳川侍從

一二百八十八人	高橋主膳正
一三百廿七人	筑紫上野介
以上八千七百四十人	
合貳万二千三百五十人	
右二備之衆。闘取之上ヲ以。請手之儀。羽柴安芸宰相。羽柴小早川侍從。一手之衆取当候ハ、。備前之宰相一備之衆者。モクソ城取卷衆ニ可「相加」候。但備前宰相請手取当候ハ、。安芸宰相。小早川侍從ハ。モクソ城取卷衆可「相加」候事。	
一モクソ城取卷儀ハ。イカニモ丈夫ニ仕。ツキ山シ寄竹タバニテ。手負一人モ無之様ニ可「申付」候。聊企之働在之。可「為」曲事「候事	
一金海ヨリモクソ城迄之ツナギノ城持セ候テ能候ハ、。見計昌原十	
一人衆之内可「入置」事。	
釜山浦ニ在之衆	
一三千人	羽柴安芸宰相
兵糧請取衆申請、手前人数ニテ、 一四兵糧船カケサセ可「申候	
一千六百廿四人	増田右衛門尉
一九百二十二 トクネキノ城ニ置候テ可然 候ハ、見計可置候事、	前野但馬守
一千九十七人 同	加藤遠江守

一二百四十七人

早川主馬頭

合七千人

一五百七十人
一九百人

村上助兵衛尉
脇坂中務少輔

一五百廿人 金海之城

毛利兵橘

合式千七百廿三人

一千三百廿六人 クチャン城見計加勢可遣

龜井武藏守

一千四百七十三人

藤堂佐渡守

以上

カラ島請取候衆

蜂須賀阿波守

一五百七十四人

堀内安房守

一四千五百人

生駒雅樂頭

一十八十五人

杉若伝三郎

一貳千四百五十人

羽柴土佐侍從

合式千七百廿六人

桑山小藤太

合六千九百五十人

福島左衛門太夫

此船手之衆二組者。朝鮮御仕置也。城之出来候迄。闔取仕番替タ

一二千五百九十人

戸田民部少輔

ル ナリ。

一二千五百人

惣都合十貳万千八百七十人。

又其後 久保主於金海之地。遊獵于山中。有大虎揚威而出。

一二千三百四十人

久保主欲射之時。大山新藤恐其暴虎憑河之危。隨主後而潛

窺之。則虎之近于主也幾十間。新藤急進主前告曰。請從

合七千四百卅人

臣肩而放鉄炮焉。其意虎若進害則身当代主之忠耳。於是

主從其言而放之。虎果突進主前奮氣欲害之間。大田吉兵

右四国衆。并船手之衆。惣手之船ヲ以。カラ島ヲ取カタメ。四国

衛尉奔進主前欲殺之時。有輕薄之卒放鉄炮不中其虎

衆トシテ普請仕城可有之候。船手之衆ハカトク島ヘ可相越候

而誤中吉兵衛尉。但中處非甚傷之処。故不死焉。虎則傷於

事

カトク島江之衆

九鬼大隅守

主從其言而放之。虎果突進主前奮氣欲害之間。大田吉兵

一八百三十四人

加藤左馬助

衛尉奔進主前欲殺之時。有輕薄之卒放鉄炮不中其虎

一三百十四人

菅原右衛門尉

而誤中吉兵衛尉。但中處非甚傷之処。故不死焉。虎則傷於

一百六人

菅原右衛門尉

而誤中吉兵衛尉。但中處非甚傷之処。故不死焉。虎則傷於

太閤御朱印

主之鉄丸而死之。雖然久保主怒被輕薄之甚。故令刑戮之。時日本之諸將。於全羅道構城郭。而後過都門。征平安道。是歲文祿二年癸巳。久保主不幸而忽嬰微疾。九月八日棄世於巨濟。(此島、日本人云唐島是也)享年廿式法号一唯恕參。皇德寺殿。臨葬辰。寄身於白刃殉者。田中三右衛門尉山本勘左衛門尉。步卒三藏也。日同三年申午夏。弟又八郎忠恒(後改家久)繼家之統。而同年十月晦日。到巨濟。義弘共屯加德島。自秀吉公求得虎肉為藥。故兵庫頭義弘主。又八郎忠恒主。応其旨欲登山田獵。三月八日。發唐島。乘船往于昌原之地。翌朝九日。登山獵而不得一虎。同十日。又田獵。丁此時圍三虎。奮威難當之際。一虎出圍去。義弘主從弟守右工門尉彰久卒。安田次兵衛尉追之。則虎向彼不退。於是以劍直刺虎口。衝過喉中而即殺之。又一虎突出焉。執鞭之士權右工門尉者冒進欲捕之。而乃反噬殺之。帖佐六七者。相繼奔進。斬虎頭三刀。然而噬斷其股。無可奈何之際。福永助十郎者。從尾後。執其尾。卷于松樹。強引不捨。而長野助奈七郎者拔劍斬殺焉。其後一虎逐人出。而多害。忠恒主屢放鉄炮。勵氣虎亦倍威破。圍隱林去。雖然得而虎歸。蓋人之運命都繫于天耳。不幸者徒殺其身而不害虎。多幸者無傷於身而易得虎。其一者可惜。其一者可羨也。秀吉公得虎之肉。而

賜朱印。

虎之儀被仰造候處。則二肉骨腸色々取摘。入念到來。別テ悦思召候。此上不入候間。以下一切無用候。猶石田治部少輔可申候也。

卯月廿八日

太閤御朱印

羽柴薩摩侍從トノヘ

同四年乙未。朝鮮國出陣人數帳。自本朝來焉。

高麗國働御人數帳

一番

一壺万人

小西撰津守

松浦刑部卿法印

有馬修理太夫

大村新八郎

宇久孫兵衛尉

羽柴對馬侍從

鍋島加賀守

一壺万人

以上式万三千人

二番

一壺万人

加藤主計頭

相良宮内太輔

八千人	羽柴薩摩侍從	一 壹万人	羽柴小早川宰相
以上壹万八千人			羽柴柳川侍從
三番			高橋主膳正
一 五千人	黒田中斐守		筑紫上野介
一 二千人	毛利壹岐守		筑前中納言
一 二千人	伊東民部太輔	一	石出治部少輔
	秋月三郎	フサンカイ	
	高橋九郎	一	増田右衛門尉
	島津又七郎	合拾貳万五千人	
以上九千人		船手衆	
四番		一千六百五十人	丸鬼大隅守
一 壹万人	備前中納言	一千五百人	脇坂中務少輔
一 七千人	蜂須賀阿波守	一 八百五十人	加藤左馬助
一 三千人	羽柴土佐侍從父子	一 八百五十人	村上助兵衛尉
一 五千人	生駒雅樂頭父子	一 二百五十人	菅平右衛門尉
一 四千五百人	福島左衛門大夫	一 五千人	大和中納言内 紀伊国衆
一 三千九百人	戸田民部少輔	合壹万貳百五十人	
以上三万三千人		高麗城之留守居之事	
五番		一 二千人	江戸中納言人数
一 三万人	羽柴安芸中納言	一 千五百人	加賀中納言人数

越後中納言人数	二千人	越後中納言人数	二千人
羽柴常陸侍従人数	一千五百人	ツナキノ城ニ在之衆之事	
羽柴北庄侍従人数	一千三百人	村上周防守	
丹後少輔人数	一千人	溝口伯耆守	
前野出雲	一千五百人	羽柴東郷侍従	
明石右近		青山修理太夫	
齊村左兵衛尉	一千五百人	竹中源介	
羽柴吉田侍従人数	一千人	宮本長次郎	
堀尾帶刀	一千五百人	大田小源五	
中村彦左衛門尉	一千人	垣見弥五郎	
田中民部	一千五百人	早川主馬首	
官部兵部少輔	一千人	熊谷半次郎	
木下備中守	一千五百人		
龜井武藏			
垣屋常陸			
中川小兵衛尉			
木村常陸介			
大田半次郎			
山田藤三			
以上拾四ヶ所			

一五百人 此外二百人高麗城之留主居 羽柴吉田侍從

一千人 山内對馬守

三百人 松下石見守

一六百五十人 渡瀬左衛門尉

合七千人

文祿四年正月十五日

一破_レ番_一船_ヲ陷_ル南原事。

諸將_ハ也_ハ加_ニ徳_一之_ニ島_ニ之日。条_目并_ニ行_ハ伍_一記。從_ニ日本_一來。

条々

先手動之儀。加藤主計頭。小西振津守。關取之上ヲ以。可_レ為_ニ二日替_一。但非番者二番日二可_レ相備_一事。

一三番メ。黒田甲斐守。毛利老岐守。島津又七郎。高橋九郎。秋月

三郎。伊東民部大輔。相良宮内少輔。可_レ相備_一事

一四番。鍋島加賀守。同信濃守

一五番。羽柴薩摩侍從

一六番。羽柴土佐侍從

藤堂佐渡守

池田伊予守

加藤左馬頭

来島出雲守

中川修理太夫

菅平右衛門尉

一七番。蜂須賀阿波守

生駒讃岐守

脇坂中務少輔

一八番。安芸宰相。備前中納言。此兩人ドウセイカハリ々々タルヘキ事

一釜山浦城。筑前中納言。御目付大田小源五。在番仕。先年之注進

無_ニ油斷_一可_レ仕事

一アニコウライノ城。羽柴柳川侍從在番。

一カトクノ城。高橋主膳。筑紫上野在番。

一竹島ノ城。羽柴久留目侍從在番。

一セツカイノ城。浅野左京太夫在番。

一先手之衆為_ニ御目付_一。毛利豊後守。竹中源介。垣見和泉守。毛利

民部太輔。早川主馬首。熊谷内藏之丞。此六人被_ニ仰付_一候条。

任_ニ誓紙之旨_一惣機動等之儀。日記ヲ相付候テ。善惡共二見隠聞隠

サズ。口々可_レ令_ニ注進_一事。

一諸事高麗ニテ之樣狀。七人ヨリ御注進中上儀。正意ニサセラルヘキ旨被_ニ仰聞_一候間存_ニ其旨_一。縦縁者親類智音タリトイフ共。最負

偏頗ナク有様二可_レ注進_一事。

一先手動等之儀。各以「相談之上」多分二付テ可「隨」。其ヌケカケ一

人二人トシテ甲ヤブリ候ハ、可「為」曲事。」

一於「何方」モ可「為」野陣事。」

一赤国不「殘悉」一篇二成敗申付。青国其外之儀者。可「成程可」相動事。

一船手之動入候時者。藤堂佐渡守。加藤左馬助。脇坂中務少輔。兩

三人申次第。四国衆菅平右衛門尉。并「諸警固船ハ可」相動事。

一右動相済上ヲ以。仕置之儀ハ。所柄之儀各見及。多分二付城主ヲ定。即普請等之儀。為「帰朝」衆令「割符」。丈夫二可「申付」事。

一右七人之者共二。七枚之起誓ヲカ、セラレ。諸事有様之鉢可「申上」旨被「仰付」候条。忠功之者二ハ可「被」加「御褒美」。自然背「御法度」族有「之者」。右七人申次第。不「寄」誰々。八幡大菩薩可「被」加「御成敗」条。得「其意」不可「有」油断事。

一自然大明国之者共。朝鮮都ヨリ五日路モ六日路モ大軍二テ罷出於陣取ハ。各令「談合」。無用捨「可」注進「御馬廻」ニテ一騎懸二被

成「御渡海」。即時被「討果」大明国迄可「被」仰付「事案之内」候条。

於「油断」ハ可「為」越度事。

以上

慶長二年二月廿一日

太閤御朱印

羽柴薩摩侍從トノヘ

(横向き)

慶長二月廿一日 太閤御朱印

三備

壹万人 加藤主計頭

此兩人先手二日替聞取非番ハ二番メニ可備ナリ

七千人 小西撰津守

千人 羽柴対馬侍從

三千人 松浦刑部卿法印

二千人 有馬修理太夫

千人 大村新八郎

七百人 五島大和守

四備

合壹万四千七百人

三番

五千人 黒田甲斐守

貳千人 毛利宅岐守

同豊前守

八百人 島津又七郎

六百人 高橋九郎

三百人	秋月三郎
五百人	伊東民部太輔
八百人	相良宮内太輔
三備	
合壹万人	
四番四備	
壹万二千人	鍋島加賀守
	同 信濃守
五番三備	
壹万人	羽柴薩摩侍從
六番	
三千人	羽柴土佐侍從
二千八百人	藤堂佐渡守
二千八百人	池田伊予守
二千四百人	加藤左馬助
六百人	来島出雲守

千五百人	中川修理太夫
二百人	菅平右衛門尉
四備	
合壹万三千三百人	
七番	
七千二百人	蜂須賀阿波守
貳千七百人	生駒讃岐守
千二百人	脇坂中務少輔
三備	
合壹万千百人	
五備	
三万人	安芸宰相
此兩人先陣カハリ々々々	
ドウセイ	
壹万人	備前中納言
フサンカイノ城 筑前中納言	
壹万人此内三ヶ所之城へ見計可加勢ナリ	

御日付五十人

アンコウライノ城 羽柴柳川侍從

五百人

カトクノ城 高橋主膳正

五百人

筑紫上野介

千人

竹島ノ城 羽柴久留目侍從

三千人

也川カイノ城 浅野左京大夫

城之在番衆

合貳万三百九十人

惣都合拾四万五千五百人

三百九十人

大田飛彈守

フサンカイ

イキ

ツシマ

ナコヤ

寺沢志摩守

右四ヶ所二次船ヲ置、毎日先
手ヨリ注進無油断可申上候也

是時朝鮮之甲兵在巨濟。出軍艦於釜山浦辺而欲遮日本来往之船者久矣。故僉謀而待于巨濟。慶長二年七月十二日。義弘主父子從陸赴彼島。同十五日之夜。本朝之軍卒相与焼破敵艦者百六十余艘。得首數千人。追入殘党等於海涯。津々浦々十五六日之際。掃尽船艦人物者不知其數矣。夫此戰者。朝鮮八道之勢都集于此。而舟數幾過於千余。堅守東南要害之處。横斷日本往來之路。而今為一炬所燒。人馬之溺死傷之積塞于海面。雖古赤壁（事詳前卷）之戰。焉能比乎。朝鮮之國由是而如失。手足大明之兵聞是。而戰威喪權。故諸軍因利乘便。威勢允振于三韓大明矣。是以白秀吉公賜義弘父子朱印曰。七月十六日注進狀。今月九日到来。加披見候。今度番船唐島在之テ。釜山浦表へ切々取出。日本通路相支候處ニ。去十五日夜相働。彼番船百六十余艘伐捕。唐人數千人伐捨。其外海へ追ハメ。并先之浦々津々十五六日之間。船共悉焼捨之由。手柄之段無比類候。以來迄番船根切仕候事。御感不斜候。何帰朝刻可被加褒。

美候。尚德善院。増出石工門尉。石田治部少輔。長東大藏太夫。
可申候也

九月九日

太閤御朱印

羽柴薩摩侍從トノヘ

島津又八郎トノヘ

追テ被_レ御造候。大明之人数自朝鮮都五口路モ六日路モ此方ヘ
罷出。於陣取者掛留。則對陣ヲ取。急度可_レ令注進候。此方
御留主之儀ハ。秀頼ニ。江戸内府。加賀大納言。越後中納言。而
三人ヲ被付置。其外御人数者自御跡追々可_レ相越之旨被_レ仰付
候。御自身廿騎世騎ニテ被_レ掛付被_レ成御渡海。即時可_レ被_レ討
果候条。其中ニ聊企之働不可_レ仕候。先手可_レ被_レ成御渡海ト
思召。既御馬迄釜山浦ヘ雖被遣候。各依_レ相留無_レ其儀。于今御
無念ニ思召候。此度儀ハ。注進次第。富士・白山・愛宕八幡モ照
覧候ヘ。可_レ被_レ成御渡海候。然ハ各船者有次第為_レ御迎。右注進
之御返事不_レ相待。至于名護屋可_レ差越候。早速可_レ被_レ懸付。
自大坂名護屋之間。浦々泊々。早船。次船。次馬早馬。被_レ立
置候之条。海陸共ニ不移時日可_レ為_レ御着座之間。可得_レ其
意候也。

八月十日

太閤御朱印

羽柴薩摩侍從トノヘ

島津又八郎トノヘ

其後同廿八日。赴_レ全羅道忠清道。而。八月十三日。諸將俱環_レ南原
城。同十五日。夜。臨_レ南原城。陷。加藤左馬助与_レ義弘父子。為_レ擊
都軍。屯_レ北嶺。輒有_レ遁逃之敵。我軍卒橫攻焉。臨_レ此戰場。
義弘主呼_レ隨_レ侍忠恒者曰。昔孔子曰。君子有_レ三_レ戒少之時。血
氣未_レ定。戒之在_レ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_レ闘。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有_レ得云々。忠恒壯而血氣方剛。汝
戒之。當_レ喪_レ久保主於巨濟地。追憶未_レ忘。故懷_レ採薪之憂。恐
血氣之勇。忠恒陪臣聞_レ其言。鞠躬去。而後。義弘主馳_レ馬。銳敵
軍。遂手得_レ敵首者三。義弘主曰。今得_レ敵首不可_レ三取聞_レ于
忠恒。雖_レ覆_レ藏其功。人焉瘦哉。忠恒聞_レ之。而策_レ于汗馬曰。
於_レ忠恒戒_レ闘。爭_レ於_レ義弘主有_レ首切。如_レ之何。予豈忍乎。忽
單騎而馳入南原城。義弘主聞_レ之。則愕然無_レ言。乘_レ馬雖欲
追_レ認忠恒之蹤。日本之騎軍歩卒擾亂之中。不見_レ其人。至_レ曙
之時。忠恒自_レ南原城出来而不_レ説曰。過_レ夜欲_レ会強敵。陪臣因_レ
義弘主之命。曳_レ裾以_レ停。故恥_レ無_レ首切。恨_レ失_レ武威。乃馳_レ馬
而衝_レ入城中。敵已敗走。而無_レ一人之當_レ我者。故空_レ帰来矣。後
算我軍之斬_レ得敵首凡四百二十一。討_レ捨_レ之者不知_レ其數。取_レ
其所_レ殺者之鼻。与_レ捷書共_レ献_レ日本。其功為_レ大自。秀吉公賜_レ
朱印。

八月十六日、注進狀。被_レ加_二御披見_一候。赤国之内南原城。大明人
櫓籠付テ。去十三日取巻。同十五日夜令落居。其方手前首數四百
二十一討捕。則鼻到來。粉骨到候。最前番船切捕。度々手柄無_二
比類_一候。弥先々動之儀。各申談。丈夫可_二申付_一候事肝要候。猶
増田右工門尉。長束大藏大輔。石田治部少輔。德善院。可_レ申候
也。

九月十三日

太閤御朱印

羽柴兵庫頭トノヘ

島津又八郎トノヘ

又合_二諸候所_一獻_二之鼻_一。而埋_二之_一于平安城大仏殿之傍。今猶在_レ焉。
且征_二伐_一金羅道・忠清道。後諸將各歸_二陣_一于其所_レ護_二之城_一。義弘
主忠恒主十一月初八日。到_二泗川_一旧館城。同月廿八日。入_二護_一于泗
川新城。然我軍卒殆在_二旧館_一城。共征_二于彼_一。伐_二于此_一。奮_レ威者
幾度。

慶長三年戊戌。德永法印。宮本長次郎。来_二于朝鮮国_一。使_二諸將_一達_二
秀吉公之命_一。受_二用_一朱印之旨趣_上。

御無事一着之間釜山浦在番之事

一組

以上右番替_但一番之様子口上

一城々何_レモ釜山浦へ於_二引取_一者置兵糧・玉藥・鉄炮以下釜山浦へ
相届倉ヲ立可_二入置_一候事
番手不_二相構_一帰朝衆

毛利屯岐守

柳川侍従

牢人衆定番

小西撰津守

島津兵庫頭

黒田甲斐守

牢人衆定番

対馬豊崎在番

久留目侍従

筑紫上野介

寺沢志摩守(人慾二百)

一城々何_レモ釜山浦へ於_二引取_一者置兵糧・玉藥・鉄炮以下釜山浦へ

伊東民部太輔

秋月三郎

高橋九郎

島津又七郎

相良宮内太輔

此五人諸人ヨリ打続候間帰朝仕可_レ致_二御日見得_一候也

加藤主計頭

鍋島加賀守

慶長三年八月廿五日

太閤御朱印

寺沢志摩守(人數二百)

御無事一着之間釜山浦在番事

以上

一組

小西撰津守

慶長三年八月廿五日

太閤御朱印

嶋津兵庫頭

内儀之覺

牢人衆定番

一王子出候ハ、諸城不殘可引取事。

一組

加藤主計頭

一御調物ニ究候ハ、朝鮮官人一所務之間。對馬迄可渡置候付候

毛利壱岐守

テハ。是又諸城可引取事。

同一手之衆

一右官人相越候儀不罷或候ハ、一所務之間釜山浦一城可殘置

柳川侍從

候事。

高橋主膳

右之外之究於有之者。其扱人之覺悟ニテ可被相究者也

牢人衆定番

八月廿五日

一組

黒田甲斐守

長大 正家

鍋島加賀守

石治 三成

牢人衆定番

増石 長盛

以上右番替^但一番之様子口上

淺彈 長政

一城々何レモ釜山浦へ於引取者。置兵糧・玉藥・鉄炮以下釜山

德善 玄以

浦へ相届。蔵ヲ立可入置候事。

德永式部卿法印

一対馬豊崎在番

宮本長次殿

久留目侍從

進貢覺

筑紫上野介

米

一虎皮

一豹皮

一藥種

一清蜜

一王子之事

以上

八月廿五日

長大 正家

石治 三成

増石 長盛

淺彈 長政

德善 玄以

德永式部卿法印

宮木長次殿

敬白天討靈社上奏起請文前書事

一朝鮮表御無事之儀。加藤主計頭手筋ニテ可「相濟」歟。小西撰津守手筋ニテ可「相濟」歟。兩人中分承届。何之道ニモ。日本之御為可「然」手筋ニテ相究候様ニ可「申渡」候。聊以依怙鼻負ナク双方へ申届。兩人内自然私曲之被申分候ハ、可「達」上聞「候」。各迄モ見隠不「聞隠」。帰朝之刻可「申達」事。

一何レモ在番之頭々談合之刻。御為ヲモ不被存拔懸之存分可申族

於レ有之ハ。有様ニ可「申上」候事。

一於「此方」被「仰聞」趣。朝鮮在番衆中へ是又有様ニ可「申渡」事。

一右之条々。若私曲偽有レ之ハ忝モ此起請文御討深厚可「罷蒙」者也。

仍前書如件

神名

慶長三年八月廿二日

德永法印

宮木長次

一大明加勢之軍。於「泗」川敗北之事。

慶長三年戊戌大明之軍欲「救」朝鮮来者百万騎。而其將贈「書」於我軍。曰。

諭割

天朝宣「諭」倭將。尔今侵「害」朝鮮。棲「身」於叢林峻嶺。晝夜勞苦。食用不「敷」。且尔家中田地都邑蕩然「尽奪」。子女又為「所質」。而夫妻子母經「年」不「得」一面「歡聚」。苦不「可言」。我今

天朝「兵馬」多来水陸「火攻」。進無「生門」。退無「歸路」。不知何時休息。終必死亡而後已。我知尔等皆出「於威勢所逼」。恐尔内變陷「尔」等於死地。不「若乘」我「天兵」来攻「放」尔「一条生路」。揚「帆渡海」免「受刑戮」。歸亦有「名」。豈非「明哲見機之上策」。故特差役「使」尔等知之。如欲「休兵息戰」。保身保家。可「差」的當通事「来講」。如不「聽」宣諭。或有「他圖別議」。亦速「回報」。我有

天兵百萬。在此何難。於征勦。但念尔無辜。今雖出沒虜掠。突出於勢。不得已。非其本心。故不忍加誅。特此諭之。

朱印

典吏龍涯与友理書

万曆貳拾陸年柴月廿五日

割一义

義弘主受誦彼書曰。兵家之勝敗利鈍。不可期。云々。撮髮男子不戰而豈屈其威武乎。決勝負於兵馬場。而後已。价使聞其言。得其答書。歸。而後九月十九日。大明兵以二十萬騎屯于晋州之城。是時有我兵護旧館者。大明兵同九月廿八日之曙天襲之。其戰如雷電之疾。而相良玄番助。勝目兵右工門尉。其外百有余人戰死。漸引入泗川。新城之中。而斥敵軍來開之。乃潛運奇籌。而堅閉城門。無一人出擊者。故敵軍至。日哺引退。而後十月朔日之曙。豎羽旄。鳴鑼鼓。來環我城。於是義弘主父子閉城門禦之。已陳于戈之際。忽有白狐赤狐走出。直入敵軍之中。未幾敵忽起回祿。火神名也。之災。而軍士騷動矣。義弘主父子乘勢長驅衝入敵軍。崩之如頽崖。臨其時。有強敵向忠恒主之前者數百人。其中橫戈前來者。兩三人。忠恒

主忽下於馬。得其一首。加之手討取者數人。其肩已受于戈。乘馬亦有癰其戰功。執不知哉。因茲敵軍大破。而後還進大勳。故我騎兵步卒半乘甲曳兵而走。獨島津圖書頭忠長奮出向敵兵刃既接防戰。則得敵首。然敵不退。倍威進來欲倒伏忠長。而忠長踞座敢不動之時。黑田加兵衛尉亦在其傍。於是野添帶刀長。本田与兵衛尉。二騎連來。遂合力殺敵數人。而後義弘主恐其戰。即丁使旗卜之。兵數百騎救忠長。寺山四郎左衛門尉。指揮汗馬功。甲諸軍故。大明兵又破。追亡逐北。伏尸如麻。乘勝五六里。奔到晋州川。陷潮水底者。衆皆誅之。其後總計首數。則三万八千七百余員。而其殺棄于草莽者。不知數矣。噫。流血漂槽。曝屍沙磧。時耶命耶。誠危急險難之秋也。我兵戰死者。市來清十郎。其外一兩輩而已。前阿狐中矢而死于其處。是乃氏神稱荷大明神之所為也。可敬可奇。義弘主父子。軍士俱与上手。而感神明加護之深。然後大明遊擊。陣中官名。大者五千人之首。小者三千人之首。孟老耶。使參謀大夫龍大夫龍涯到義弘主陣。以和睦為言。欲止兩軍之于戈。而以孟老耶弟渭派為質。而揭來于旗下。

慶長三年十月一日。於朝鮮国泗川表。討捕首注文之事

首壹万百八
鹿兒島方衆討捕也

首九千五百廿
帖佐方衆討捕也

首八千三百八十三

富隈方衆討捕也

首六千五百六十

伊集院源次郎手討捕也

首四千四百十六

北郷作左衛門手討捕也

合三万八千七百十七

此外切捨者不知其數

去月二日。龍伯へ御注進狀昨日到来。令披見候。然テ其表大明人。九月十九日罷出。晋州二陣取。去月朔日。其城へ取掛候処。

大鉄炮ニテ被「打立」。其上被「及」一戰。即時伐崩。晋州河際迄追詰。悉被「討果」之由候。殘党等晋州大河へ被「追入」。無「殘所」御

働。誠ニ以御手柄無「比類」次第候。殊江南大將九人。合人数人二十万騎有之処。如此之儀無「申計」候。并父子自身被「碎」手。数

多被「討捕」之由。無「是非」儀候。因「茲」御家中衆手柄之由令「察」候。然ハ蔚山表順天へ罷出候敵。右之仕合候間。定テ可「為」敗北「候」。

雖「然」先度小西・寺沢依「注進」。此方人数船手以下。追々可「令」渡海之旨被「抑出」候。随テ德永法印宮本長次郎以如「申遣」候。敵

猶引退。各被「遂」相談。諸城釜山浦へ被「引取」。自「其可」有「帰朝」候。恐々謹言

十一月三日

輝元判

景勝判

秀家判

利家判

家康判

羽柴兵庫頭殿

島津又八郎殿

一議「立花・寺沢等」救「五」家事。并「臨」散「軍」直赴「洛」。賜

感「贖」事。

是時小西撰津守。大村新八郎。五島係右工門尉。有馬修理大夫。

松浦刑部卿法印等。自「泗」川隔「廿」里余海路。在「全」羅道順天之地。

大明人自「海」陸來「圍」之。可「謂」籠中之鳥。網裡之魚也。於是

義弘主与「忠」恒主「評論」曰。若不「救」五家。而使「之」亡滅。則是「失」

我「軍」之威。而終「為」日本之「瑕」也。豈「堪」忍乎。乃「議」於立花左近

將監。高橋主膳正。寺沢志麻守等。整「軍」艦。慶長三年戊戌。十

一月十七日。渡「彼」海。則「翌」曙敵軍亦「解」纜「會」于茲。相戰而雷丸

雨箭「震」天地。旌旗組練「照」映山海。或「放」火或「投」石。以擊「破」

兵船。雖「然」勇士「登」敵船。得「首」者数百。又「斬」取軍艦者三艘。

因「茲」敵軍漸「引退」。是以五家之「聲」譁。免「榮」陽之「圍」。乘「船」而退。嗚呼

悲哉。我「軍」死者。桂兵吉。(山城守忠助子)町田源左工門尉。(勸解由

次官久則父也)伊集院治部左工門尉。柏原西市丞。阿多源六。祁答

院平次郎。伊地知民部少輔。同姓新三郎。同姓与兵衛尉。同姓平

次郎。二階堂与右工門尉。養輪治部右工門尉。久富木左吉。奥民

部左工門尉。大川平源左工門尉。伊尻八郎。竹内宮内左工門尉。山口源五左工門尉。猿渡兵部左工門尉。井口清藏。數根十部。鯨島小藏。數根十郎。鯨島小藏。米良三學坊。其外步卒等不記。并立花左近將監。高橋主膳。正之軍士共戰死者數百人云々。且我臣樺山太郎三郎忠征。大野權左工門尉久高。市米備後守。町田弥兵衛尉。同姓三郎五郎。三浦三左工門尉。弟子丸治介。柗答院与左衛門尉。前田弥次作。長野助七郎。同姓少次郎。国府平次郎。執印吉左工門尉。田尻是介。村田三郎右衛門尉。吉田大藏少輔。黑田加兵衛尉。指宿十良右工門尉等。步卒俱五百余人。披燒破其船。而上南海之島。幸有扁舟。欲載渡軍衆。時深野掃部兵衛尉。長崎六郎左工門尉者。竊載其船而退去。軍衆見之。高声曰。臨此危欲獨汝之得生。豈士之志哉。雖然如鯉急掉去矣。于茲吉田大藏少輔曰。我到。太守陣。救彼輩五百余人之窘究。久高曰。我憫之忠征。樺山之嫡裔也。与大藏少輔俱。早赴本營得生。可繼家之統。若救兵來。如予輩亦以再會。開愁眉。忠征敢不諾。然久高屢抒其道理。而後諾焉。大藏少輔臨別云。太守帰陣而後到釜山浦。則自刎死。于是誓而上其舟也。前是乘小船逃散。卒達于巨濟。本營曰。忠征。久高等燒破其船上。南海之島宗對馬守退去之陣。云々。伊勢兵部少輔貞昌聞彼輩在南海之島。而謂義弘主忠恒主曰。樺山太

郎三郎忠征。大野權左工門尉久高。并旗下騎步之卒五百余人。會大明之軍艦。燒破其船。故纔上南海之島。無路資生。願貞昌往南海之島。救彼諸軍。義弘主曰。貞昌言是也。未久兵部少輔。有馬次右工門尉。鯨島竹右工門尉。織船欲渡南海之際。義弘主使五代勝左工門尉友泰止貞昌。々々乃反命曰。今我已來此。土豈可空手歸乎。若然則武家之恥辱也。遂促棹而往。友泰不得歸。仍同行。踏猛虎之尾。懸屍於鯨鰓。近其島見之。則軍艦燒火。明。日。雖然沿島之陰。潛至南海之地。謂久高曰。今我奉主命而來矣。貞昌歸。遣救船可待焉。久高并軍衆皆盈淚于双眼。一感主君之救我。一喜貞昌奉使。合手稱謝而已。於是兵部少輔。竹右工門尉。次右工門尉。勝左工門尉。相与分袖棹船而歸。達于義弘主曰。南海之軍皆得平安。庶可救也。主乃大喜。催船之際。小西撰津守。寺沢志摩守。松浦刑部。卿法印。大村新八郎等。幸共遣船於南海。救還五百余之士卒。方是時。吉田大藏少輔渡釜山浦。再到南海之功業大哉。又苟無貞昌之策。則豈能繼五百余人之命。乎。德永法印宮木長次郎來說。自日本告衆之命曰。十一月十五日。為限而退陣。各得其旨。丁凱旋之時。中國。四國。九州。諸將屯於釜山浦之城。相約欲挾日而共唱凱歌。以一時解纜。堅其約而有日。黃昏望釜山之城。火光接天。兵庫頭義弘主父子

去釜山二里余而繫船矣。不知火光之所由。令一舟問諸將。則無一人守釜山之城者。軍墨焦土矣。蓋諸將背平日之約。不告而回日本矣。是時又七郎忠豐（家久之子）獨佐釜山城。不願諸將之背約。又不屑大明數千艘兵船。直前訪義弘主父子軍艦。翌口相與解纜向日本之地矣。忠豐親其親之志非。積於中者何能如是乎。前所謂深野掃部兵衛尉。長崎六良左衛門尉。因竊逃走之罪。殺之於壹岐。志摩聲其罪於軍中也。蓋自文祿元年壬辰春。至慶長三年戊戌晚冬。勞軍務者七年。始繫歸帆於筑前博多之津。此地有安芸宰相。石田治部少輔。淺野彈正少弼等。而告太閤秀吉公之計音。即父子共發船赴京都。而到伏見。逢五大老。難禁弔淚。惜隔幽明。嘆不挽鼎湖之飛龍。（軒轅黃帝。鑄鼎於鼎湖。而龍迎帝升天。從升者六人也。）恨茂陵松柏之悽慘（漢武帝。壽八十三崩葬茂陵。古詩云。茂陵松柏西蕭々。言其人已事矣。其悽慘悲哀。唯松柏之兩聲。其蘇武在匈奴十九年。歸漢帝已崩。而所見不過如是也。而已未久賜感贖寶刀。并薩州之內出水・高城二郡。隅州始羅之郡加治木等地。實我父子遍播名譽之秋也。

於今度朝鮮國泗川表。大明・朝鮮人催猛勢相働候處。父子被及一戰。則切崩敵三萬八千七百余被切捕之段。忠功無比類候。依之為御褒美。薩摩之内御藏入給人分。有次第一円被充

行訖。目錄別紙二有之。并息又八郎被任少將。其上御腰物（長光）父義弘へ御腰物（正宗）被為拜領候。於「当家」御名譽之至候也。仍狀如件

慶長四年正月九日

安芸中納言

輝元判

会津中納言

景勝判

備前中納言

秀家判

加賀大納言

利家判

江戸内大臣

家康判

羽柴薩摩少將殿

御地行方目錄

薩摩國出水郡内

一四十六石五斗五升五合

上知シキ村

一五百五十六石六斗八升五合

同 中知シキ村

一五百六十九石九斗八升五合

同 下知シキ村

一八十石式斗五合

同 高瀬村

一百九十四石三合	同	郡山村	一、二百九十六石四升	同	竹本村
一百十三石五升五合	同	浅熊村	一、二百九十四石五升	同	栗毛野村
一、四百十壹石六斗九升壹合	同	柿木村	一、二百零七石壹斗三升	同	抜丸木村
一、二百十六石貳斗	同	福脇村	一、二百七十三石三斗二升五合	同	小原村
一、三百六十八石壹斗壹升八合	同	安原村	一、二百九十八石八斗七升三合	同	下抜丸木村
一、二百拾四石六斗八升三合	同	平松村	一、二百七十六石壹斗八升四合	同	堀木城村
一百九石五斗六升	同	牛籠村	一、四百拾壹石貳斗二升八合	同	山下村
一、八十石壹斗九升三合	同	杉田村	一、八十六石三斗七升二合	同	龍光寺
一、三十石七斗九升七合	同	町屋敷	一、四十三石六斗三升五合	大河内之内 石マツシ村	
一、六百四石三斗三升七合	同	六月田村	一、五十九石六斗三升二合	同	市渡瀬村
一、三百五十五石五斗四升六合	同	青木村	一、四十五石三升八合	同	坂本村
一、五百拾貳石八斗五升七合	同	松尾村	一、四百一十石壹斗	同	鮎川村
一、三百六拾壹石九斗七升七合	同	ホウキヤウ村	一、五十九石九斗七升六合	同	マヲカリ村
一、百四十六石一升五合	同	サマフチ村	一、八十六石壹斗五升	同	下平野村
一、二百五十四石五斗三升六合	同	長野村	一、拾石三斗六升五合	同	門見村
一百八十九石六斗八升	同	ナヘ村	一、百七石五斗六升	同	高ムレ村
一百八十八石五斗九升八合	同	小松宮村	一、六十八石七升八合	同	カウ川村
一、七十石貳升貳合	同	西サマフチ村	一、百拾八石七斗壹升壹合	同	白木川村
一、五十石壹石壹升二合	同	ウツノ村	一、五十石壹斗三升七合	同	青椎村
一、二百五十五石三升六合	同	木トヲシ 米ノ津	一、拾七石七斗五升九合	同	床ナミ村

一四石九斗七升五合	同	ナコ村	一百卅八石五斗七升	同	ハシ村
一三石七斗三合	同	上小原之内	一六十五石八斗六升	同	高野口村
一拾六石六斗壹升	同	ワラヒシマ	一九十三石壹斗二升三合	同	大豆村
一三百八十七石三斗九升壹合	同	庄村	一四百廿五石二斗壹升六合	高城郡	湯田村
一百五十五石二升四合	同	多田村之内	一百廿六石七斗六升	同	西方村
一三百卅壹石八斗九升壹合	同	丸ノ内 中内田	一百拾五石六斗二升八合	同	大河内
一二百四十四石六斗八升	同	赤瀬川	一九十五石二斗六升	同	ウシノハマ村
一二百九十一石四斗壹升五合	同	長井野 カシイ	一九拾壹石二斗六升二合	同	シナシ村
一百九十三石七斗八升二合	同	桑原城 フホキ	一五百七十四石三升六合	同	高城下
一二百三十八斗九升二合	同	田代松河村	一千拾三石五升五合	同	同上
一五十石六斗二升壹合	同	同アヘネノ内 サカタ村	一六百廿四石七斗三升三合	同	麦浦
一百六十七石四升六合	同	高松村	一六百十八石七斗二合	同	網津
一貳十壹石五斗五升六合	同	浜屋敷村	一七百十七石壹斗七升六合	同	草道村
一二百九十四石二斗七合	同	伝留村	一千貳百八石壹升五合	同	水引村
一百五十石一斗二升	同	アケネノ内 スミ村	一九百卅七石壹斗五升三合	同	千台宮内
一百六十三石五斗四升五合	同	トウヤ村	一四百卅壹石	同	同大小路
一三百四十六石二斗九升三合	同	カタノ村 山下村	合壹万九千七百貳石壹斗壹升		
一二百卅四石九升	同	太田村 フコ村	一拾参石三斗三升五合	シヲ八十石之代米	
一百七十九石六斗二升五合	同	ヘホキ村 ソノタ村	一拾三石貳斗五升	(コサイコロ錢廿六貫五百文代米)	
一九十八石三斗九升八合	同	長井村 赤瀬村	以上貳拾六石五斗八升五合		

都合壹万九千七百廿八石六斗九升五合

一壹万石 (出水郡内羽柴對馬守当地内分)

一壹万石 大隅薩摩内御藏入

一六千三百石 薩摩内石田治部少輔分

一三千石 薩摩内幽齋分

惣合五万石

右於今度朝鮮国泗川表。大明・朝鮮人催「猛勢」相働候処ニ。御父子被_レ及「一戰」。則被_レ切崩。敵三万八千七百余被_レ討捕之段。御忠功無_レ比類候。依_レ之為御褒美。薩州之内御藏入給人分有次第。一円被_レ充行訖。并御息又八郎殿被_レ任「少將」。其上御腰物。_{〔長光〕}義弘へ御腰物。_{〔正宗〕}被_レ為「拝領」候。於「当家」御名譽之到ニ候也。仍状如_レ件

慶長四年正月四日

長束大藏、太輔判

石田治部、少輔判

増田右衛門、佐判

浅野彈正、少弼判

德善院判

羽柴薩摩、少將殿

島津世祿記卷第五終

本書ハ玉里公爵島津家所藏ナリ

昭和四年七月

長崎護通謄写

嶋津世祿記卷第六

一 忠恒主手誅_{〔ナツクラスル〕}「忠棟」事。付_{〔付テ〕}就_{〔就テ〕}其子久真構_{〔ルニテ〕}城而相攻_{〔ル〕}之事。
一 義弘主強与_{〔テスル〕}「石田」之謀_{〔ニ〕}事。
一 稲津起_{〔ス〕}兵事。付_{〔付テ〕}水俣船軍之事。
一 義久主・義弘主不_{〔レ〕}会之事。付_{〔付テ〕}忠恒上洛之事。
一 忠恒主賜_{〔ハリ〕}「松平」氏_{〔ハ〕}「号」陸奥_{〔スル〕}守家_{〔ニ〕}事。付_{〔付テ〕}琉球征伐之事。且義久主逝去之事。

秀頼公与「家康公」不和之事。付_{〔付テ〕}大坂之城陷_{〔ル〕}事。

島津世祿卷第六

一 忠恒主手誅_{〔ナツクラスル〕}「忠棟」事。付_{〔付テ〕}就_{〔就テ〕}其子久真構_{〔ルニテ〕}城而相攻_{〔ル〕}之事。

豊臣関白秀吉公臨_{〔スルニ〕}薨_{〔スルニ〕}之際。属_{〔シテ〕}天下兵馬之権柄_{〔ニ〕}於_{〔ニ〕}内大臣家康公。而為_{〔ニ〕}幼君秀頼之輔佐_{〔ト〕}。誠似_{〔ニ〕}周公之家宰_{〔ニ〕}。世皆謂_{〔ヘリ〕}「社稷之安_{〔キミト〕}」必可_{〔シトナル〕}如_{〔シトナル〕}「泰山」矣。義久主自_{〔ハ〕}慶長二丁酉_{〔年〕}。在_{〔ニ〕}伏見_{〔ニ〕}。此年戊戌二月得_{〔レ〕}暇。廿八日。發_{〔ニ〕}大坂_{〔ニ〕}。三月十二日。到_{〔ニ〕}着浜市_{〔ニ〕}。云々鳴

呼先儒有云。人臣之欲蔽聰明以圖利己者。此所以自滅而已。是以否泰剝復（四字皆易之卦名言吉凶相反）天道之常。治亂盛衰邦家之理也。安不忘危。樂亦思憂。有國有天下者之遠慮也。方今伊集院右衛門大夫忠棟（法諱幸佐）者。當家臣也。先是太閤殿下分薩隅日三州中之地八万石。別賜忠棟。由是伐功忼威。長奢遂非。欲犯君上之意。天人共知。時少將忠恒主。与老父義弘主。主歸自朝鮮。直至伏見。已聞忠棟陰謀。欲殺之。遂不果。慶長四年己亥三月九日。召忠棟於茶亭。羞之盛饌。及于退出。忠恒主直追斬之侍童別府小吉者。亦隨主討之。忠棟乃死。家康公聞之。使井伊兵部少輔直政馳來曰。聞誅忠棟。恐殘党等有報仇者乎。是以遣直政云々。忠棟之妻。先是同質于伏見。及忠棟誅。率子及び從者走入鞍馬山。忠恒主謂伐罪賞功義也。雖然彼佩太閤公朱印。不可輕以私怨致之。遂入城州高雄山請罪。江戸内大臣家康公与五大老議。以免忠恒主罪。即使伊奈圖書頭至高雄。令許歸伏見。又遣騎馬勇士數十人而護忠恒主歸駕。以備有不虞之變也。而後忠棟嫡子源次郎久真者。以莊内都城地。率余党欲報父讎。遂叛。太守義弘主。忠恒主聞之。胥議告家康公。而忠恒主歸薩府。將数万兵欲伐之陣森田。夫都城者。以財部。安永。野之美谷。山田。志和知。高城。山之口。勝岡。梶山。梅北。末吉。

恒吉。為外畧。深池堅兵不得輒進。然而急攻恒吉。先屈敵兵。六月廿三日。又圍山田大破之余党死我三軍之手者數百人。其後以山田城為本陣。忠恒主在于此矣。於是使喜入大炊助久正馳書聞之于家康公。々々亦遣山口勘兵衛尉於薩州。賜書於忠恒主。

御下以後不申入候間。以使者申候。仍伊集院源次郎于今城ヲ相拘申由承候。為御譜代家人之身。ケ様之儀為自今以後候間。早々御成敗尤二候。雖然無聊尔。人数等無異儀樣二被仰付肝要二候。委細者彼使者口上二申候之条。令省略候。恐々謹言

七月九日

家康御判

薩摩少將殿

御下国以來就御見廻不被申。以使札被申入候。次縮百端。帷子百。矢根二千。被進之候。誠御音信迄候。然者伊集院未居城二插籠之由。於内府無御心元被存候。于今不致下城候者。早々御成敗候樣被存候。御人衆等何時成共御用次第可被申付旨候。雖被頭直札候。猶從拙者可申入之由候。委細山口勘兵衛尉可申上候条。不能具候。恐惶謹言

七月九日

伊奈圖書頭

今成判

薩摩少將様

人々御中

喜入大炊、助久正不幾至、伏見達書。以告破山田之事。家康公即召久正問之、感獎乃与答書。

六月廿四日之御狀。一昨日十日參着。令得其意候。源次郎先手之者籠置候城。即時責破。數百人被討捕之由。誠以潔儀共二候。弥無御油斷御行无候。定源次郎居城程有間敷候。乍去人數等不損樣二被仰付可然。猶重御吉左右待人候。恐々謹言。

七月十六日

家康御判

薩摩少將殿

明年慶長五庚子。志和知降。久真數戰不利。於是又使山口勘兵衛、尉真友為和睦。故隨其命。忠恒主以誓詞遣真友。其起請文如左。

起請文前書之事

伊集院源次到寺沢志摩守殿。当家へ者堪忍仕問敷之由以墨付申候儀。雖遣恨深重候。内府様御暖候条。差捨候。然者源次郎罷出令奉公上者。以来之儀無異儀可召仕候。自然其身不屈儀。又者讒訴之族等有之者逐糺明。以其上如何様二茂可申付候。

右之旨於相違者

奉始上梵天帝釈四天王。下者堅牢地神冥宮冥衆。惣日本國中大小神祇。別當國鎮守正八幡三所大菩薩。霧島六所大權現。殊薩州擁護新田八幡大菩薩開闢正一位。鹿兒島諏訪上下大明神愛宕大權現大小天狗等。天滿大自在天神、御部類眷屬等。神對冥罰可罷蒙者也。仍起請文如件。

慶長五年庚子二月廿九日

忠恒血判

山口勘兵衛殿

龍伯血判

直友得彼誓示久真。而令降參。故三月十八日。吾三軍唱凱歌歸薩州。復以告家康公。々時在武州江府。乃与義弘(剃髮之後裔、曰惟新)書曰。

庄内之儀悉相濟由。從少將殿之書狀。披見得其意候。近日令上洛候間。期其節候。猶石川左衛門大夫可申候条。令省略候。恐々謹言。

四月十三日

家康御判

惟新

收軍之後居久真於隅州帖佐。居老母於薩州阿多而中心不改悖逆。故難忘養虎之患者也。

一義弘主張与石田之謀事

慶長五年庚子。九月乱臣石田治部少輔者。背家康公之命謀拒。

關東。而合心於長尾佐竹等。僅發關西四十箇國之兵。義弘主素與家康公有會盟之儀。受委任之約。而互有誓文。

敬白起請文前書之事

一被對。秀賴様。御疎略有間敷之由。尤二候事。

一對。御父子御面三人。疎略毛頭有之間敷候。拔手表裡有之間敷候事。

一按人之族有之。御間相妨礙雖有之。直談申。互相晴可中事。

右若於偽申者

熊野手王梵天帝釈四大天王惣而日本國中六十余州大小神抵。別而伊豆箱根兩所權現。三鳥大明神。八幡大菩薩。天満大自在天神。部類眷屬。神爵冥爵。於身上可罷蒙者也。仍起請文如件。

慶長四年己亥卯月二月

家康御血判

薩摩宰相殿

同 少將殿

如是故欲守伏見之城。就其留後島井彦右工門尉。内藤弥次右工門尉。雖再三請之。不得其許諾。不得已而遂与石田公昌。未久伏見之城陷。而後我亦發向濃州關之原。同十五日。會關東之大軍挑戰數刻。未決勝負之際筑前中納言。輒逆戈反討關西之軍。故石田敗北。臨其時我旗下纔不過二百人。而豈防被大軍乎。一念老武。一思小勢。運命已極矣。唯相定戰死之志。

而遂向敵衝出本道見之。則欲討我而追來者幾百騎。甥島津中務大輔豐久（家久子）返馬戰而死矣。毛利覺右工門尉亦死于此。敵乃乘勝長驅。而大軍如雲。我行列之士阿多長寿院盛淳。向

義弘主曰。志士仁人當殺身而有名生隕首死結草者。非我而誰。殺人刀活人劍一言之後一鞭駿馬駭々然衝入大軍。自称島津兵庫頭義弘而戰死矣。幸得其隙。纔得免焉。且川上左京亮（前左京忠盛子）同姓四郎兵衛尉。同姓久右工門尉。及押川六兵衛尉。久保七兵衛尉。五騎欲廻伊吹下遁去之處。赤衣騎軍數百騎競追之中。一將橫戈魁衆兵來。乃彼五十見之下馬踞座欲防之時。四郎兵衛尉之卒出石源藤者。持鉄炮睨而放之。其鉄丸中彼一將。即落於馬。軍衆擾亂而相扶退焉。（或斯大將日不知。是井伊兵部少輔耶。否）此時陪義弘主而避亂者。頼娃弥一郎。桂山山城守。大野將監。大田吉兵衛尉。鎌田玄番助。本田源右工門尉。伊勢平左工門尉。山田弥九郎。岩切雅榮助。吉田六郎右工門尉。後醍院喜兵衛尉。木脇刑部左衛門尉。相良吉右工門尉。矢野休次。本田吉藏。白浜七介。指宿清左衛門尉。二階堂弥六。白坂大学坊。中馬大藏丞。松岡市右工門尉。同千熊丸。曾木五兵衛尉。同姓弥次郎。鎌田右兵衛尉。木原七郎左工門尉。帖佐彦左工門尉。肥後舍人佑。横山休右工門尉。須田善五郎。谷口六郎。長山伴六。井尻弥五介。本田伴右工門尉。榎並甚兵衛尉。平山七介。横山平次。

郎。官牟礼十郎。健軍伊右エ門尉等。斬除猛敵。凌近江・伊勢・伊賀・險難。經過大和河内之地。出摂津・国住吉。而後到大坂。義久主之。女子。并忠恒主之慈母。其外薩州之質。不遺一人。而皆載得之於船中。而歸国。其後石田治部少輔。及其党小西摂津守。安芸・安国寺等。皆已就囚。於是肥後・肥前・薩摩・大隅・日向之間。其往還不如意也。

一 稻津起兵事。付水俣船軍之事

義弘主海程無事而着。船於日州美々津。于時伊東之臣清武之宰稻津掃部助者。举兵称黑田甲斐守命。欲掠取穆佐城。而遣使价於雨田安芸守。曰。明日季秋朔。催兵可陷穆佐城。汝隨其謀。則界本領穆佐院。云々。安芸守聞其言。遣穆佐宰河田大膳亮。縛其使价。而後翌朝掃部助。同牛介。举兵欲陷穆佐城。雖然怪使价不歸。先陷宮崎城。彼城者。高橋右近大夫之土地也。其宰權藤平左エ門尉。其子八左エ門尉。仲左エ門尉。悉討殺之。而侵穆佐內的野村也。十月四日又率兵雖来于穆佐城下。敢不得侵侮。曳兵退散。追之討殺者數多。此時山内源五郎。步卒一人戰死也。(慶長七年壬寅。正月十日。稻津父子三人。被誅于清武也。)

如シ。

且肥之後州宇土・八代小西城也。同国熊本之主加藤主計頭ガカニキ聞

関西之軍敗散於関之原。而石田・小西・安国寺三人共就囚。是以欲掠取宇土・八代之城。故小西摂津守家臣同姓美作守。遣使謂太守義久主。曰。肥之後州加藤之徒。欲侵我宇土・八代之地。請得援兵以追散之。太守聞此之言乃使島津圖書頭忠長。其子又五郎忠倍(島津下野守久元兄也)守其国。到小西之領土水俣而窺其時日。乃十月二日。海陸並進。船於佐敷之浦。加藤之海賊井口伊賀介。見我兵艦以十有八艘。迸諸艦於四方者數十艘。而急向忠長父子之艦来。当其時有竹内備前守実康者。其甥同姓納右エ門尉相俱。掉扁舟一艘来助之。他船皆散乱而去。雖然而艦扣舷而進。臨近則陳于戈戰久矣。忠倍抽出船上。彎弓發箭數十。其箭皆書曰。島津又五郎生年廿有四。於是敵徒眼前被射僵者一兩人。其時鉄丸羽箭之乱。恰如蓬麻。故家臣之勇士滿尾勘解由貞清進出忠倍之箭鋒前。中于鉄丸而死之。其外蒙傷死者衆矣。及日將哺。敵艦与父子之艦各引退東西。而見楯則於多箭之中有記名。乃怪而見之。忠倍所發之箭也。取之以再射返於敵艦。而不結子路之纓者。幸之甚也。

一 義久主義弘不付会之事。忠恒上洛之事。

時義弘主從濃州関之原雖歸入于隅州帖佐之城。太守義久主聞之。怒曰。我聞義弘与家康公互以誓文相約矣。今隨石田三成之暴者。誠一口両舌之誠。所以為士者之耻也。云々。

懇申入候。仍今度惟新御逆意之段。無是非次第候。龍伯御父子御同意候哉。又各別之御存分候哉。様子具御報ニ可預示候。以其趣内府へ可申上候。恐惶謹言

九月廿八日

寺沢志摩守

正成

山口勘兵衛尉

直友

龍伯様

少将様

人々御中

又井伊兵部少輔遣使价於少将忠恒

急度啓達候。今度天下之仕合無是非次第候。兵庫頭殿御下之事候間。被仰談。其御国之儀。御理被仰。早々御出仕御尤候。内府前々儀。從最前御手次之事候間。随分御馳走可申候。御用之儀御座候ハ。御書付可被下候。委細山口勘兵衛可申達候条。不具候。恐惶謹言

十月十日

井伊兵部少輔

直政印判

羽柴少将

人々御中

義久主見彼書見此書。其怒猶甚。而与義弘主不_レ会。故義弘主逼迫聲居于向島（或称松島、隅州内）有日。義弘曰。我雖不_レ敏。就_レ為井彦右エ門尉。内藤弥次右エ門尉。屢請守伏見城。三成之徒党仄聞此事。曰。若背我謀計。不如討義弘。且弥次右エ門尉。彦右エ門尉。不_レ使我入伏見之城。故陽隨其暴者權也。豈背誓文乎。義久主聞之。漸欲宥其罪矣。故旧之臣等亦不_レ悦或議曰。義弘主受太守禪。而危国家者不_レ為無罪。可如之何。義久主曰。予無世子。故天正十三年禪家督於義久主。然則非子哉。為父拒子。為子拒父。如_レ割腹与出公輒。君子何為之乎。如舍之。又聞新納旅庵。本田助。承者。関之原敗走之後。隱身於鞍馬山。誓居矣。東関官軍見之。就巢索之拘縛。時山口勘兵衛尉直友。召所虜之二士。問義弘属三成之事。及其計策如何。一士曰。義弘欲就彦右エ門尉等而守伏見之城。而不許。故無由保生命。而随三成之催促。卒遇此敗。直友聞之。達于家康公。々曰。義弘不得已随暴賊之事分明也。是以井伊兵部少輔直政。本多佐渡守正信。山口勘兵衛尉直友。使助丞歸薩摩。而催義久主之上洛。此時和久甚兵衛尉（山口之士）為副使焉。幸便候条。令啓上候。誠今度者互不存寄敵味方ニ罷成候事不_レ及是非次第候事

一 関原表合戦之刻御覚悟之様子扱々無「比類」候。作様与 内府様始

テ其外諸人感申候事不「成」大形「候」。殊御下候迄無「越度」被「召

連」被「成」御退「候」事。前代未聞御手柄与。各取沙汰是已候事。

一 御身上如「跡」候無「別儀」趣候間。早々相済候様御談合尤存候。治

少色立之刻。貴老伏見之城へ可「被」成「御籠」トノ首尾。立庵具二

御物語之通。即内府様へ申上候。更以貴老道意与不「思召」儀候。

其上御礼儀候共又キ公事無「之」事。日本国大小神祇。愛宕白山。

少茂御身上御氣遣被「成」間敷候。弥事於「相分」者。丈夫ニ御誓紙

共可「被」遣候。其段者我等渾底存候間。乍「差出」申入候事。

一 先日牢人衆其許へ參候間。御前無「御別儀」誓紙仕候テ下候間。

不「相届」候哉無「御心元」候。又八郎殿弓相伝申候付。聊御身上惡

不「存」候故。内證申入事候。景勝身上之儀。高野へ罷登御詫言申

相定。路次迄罷出由候事。

一 増右事モ。我等御使申候。関東岩付ニ御置被「成」。知行方追テ可「

被」下旨候。増右事者。自余之謀判人与御取分深候ツレドモ。我

等才覚申。御前済申候事。

一 井兵少。本佐州父子。山勘兵。何レヘモ跡々不「相替」様ニ御取成

候事。日々ニ申入候。可「御心易」候。猶追テ可「申入」候。恐惶謹

言。

正月晦日

舟五郎右

羽兵様

参人々御中

甚兵衛、尉伝三士之言曰。宜「謝罪脱禍」。不「敢可」怠。云々。助、

丞亦述「就」囚之由来「達」三士之勦「忠恒」上洛。然而猶予不「定」。故

使「本田助」丞。和久甚兵衛、尉遣「京師」謝「其罪」。於是山口直友。又

因「旅庵与」甚兵衛、尉。急促「上洛之事」。

猶以此方之様子具「被」聞召届「候様」ニト存。旅庵差下申候。猶

和久甚兵衛、尉可「得」御意「候」。

先度御使者御下候節。和久甚兵衛、尉相添差下申候処ニ。重而以「

御両使」条々被「仰越」候。具「二」承届井伊兵部ニ申談披露仕候。此

方之儀。弥無「御別儀」候間。被「成」其心得。御上洛尤ニ存候。委

細之段。以「条数」御使者ニ申渡候。能々可「被」聞召届「候」。将又

為「御音信」縹子五卷被「送下」。忝存候。猶期「後音之時」候。恐惶

謹言。

三月十四日

山口勘兵衛尉

直友

少将様

参人々御中

由「是」慶長六年。令「鎌田出雲」守政近札「謝」於佐渡、守正信。兵部、少

輔直政。及勸兵衛尉直友曰。運逢艱難之時。得此不意之災。誤入逆亂之中。負此罔赦之罪。而大綱恢広。許我上京。所以昊天之恩。難_レ報也。正信・直友以誓文示其無疑。

敬白起請文前書之事

一 竜伯同少將殿。御身命之儀。恙御座有間敷事。

一 御國之儀者。兼テ如御約束。相違御座有間敷事。

一 兵庫頭殿御事。右之御所御入魂之上ハ。無相違樣御取成可_レ申事。

右之趣於「違背」者。右梵天帝釈四天王。惣而日本國中六十余州之大小之神祇。別而伊豆・箱根兩所之權現。三島大明神。八幡大菩薩。天満大自在天神。部類眷屬。神討冥討。各可罷蒙者也。仍起請文如件。

慶長六年八月廿四日

本田佐渡守

正信

鳴津修理太夫殿

羽柴少將殿

慶長七年壬寅之春。義弘又遣島津圖書頭忠長。与旅庵到京師。告于直政・正信曰。与家康公情同親戚。恩重丘山。且復慶長四年己亥孟夏之中。互以誓約堅如金石。宜無違乖之意。故欲守伏見之城。彦石工門尉。弥次右工門尉。少無_レ忘諾之言。而

陷于謀賊之輩。抱此無量之罪。雖然義弘本非立論之首。妄牽強賊之規。是乃天地神明之所共知也。謹以告于三士。冀蒙恩慈。上達聖耳。而後家康公見圖書頭忠長。乃賜大鷹一連。及栗毛馬一疋焉。家康公曰。義弘不催上京者。以我為欺乎。神不享非礼。胡為兩舌哉。遂書誓文賜之。

而度使者祝着候。然者薩摩・大隅・諸島之儀。此間被相拘候分。相違有間敷候。少將事。其跡行議事候間。不可有別儀候。兵庫頭儀者。竜伯ニ無_レ等閑候間。異儀有間敷候。日本國大小神祇。別テ八幡大菩薩。毛頭不可有表裡者也。

卯月十一日

内大臣

龍伯

乃授其書於忠長。々々敬拝頂。而先我便其家人圖書太兵衛尉(忠長之臣)定清命獻薩陽之太守。且誠之云。為此書也。倍於下和之壁。(秦昭王以十五城求此壁)不可忽也。宜海陸並慎。而征。時天無順風。漸六月初到薩摩。義久主欣戴。乃決上洛。是時逆臣伊集院源次郎之党徒再起國中。雖分黑白郡疑満腹。然則決上洛又如何乎。苟無社稷宗廟之老。及正直明智之臣。國家之勢。爭得平安乎。於是伊集院下野入道久治。此志島紀伊守國貞(宮内少輔國隆父也)鎌田出雲守政近。喜入大炊助久正。伊勢兵部少輔貞昌。議之以合論於義弘主。々曰。関之原之戰

不得已從暴賊之事。我今雖欲上洛。誠畏憚家康公矣。少將忠恒受讓於義久主。則忠恒上京而謝罪可也。忠恒主聞之曰。苟有利於島津氏統。假如以父之罪害我之身。亦無悔也。乃決意於上京。即八月朔日。北鄉加賀守（佐渡守久加父）比志島紀伊守國貞。伊勢兵部少輔貞昌。川上源三郎久國。（因幡守也）數根三十郎賴幸。（島津下野守久元弟也）三原諸右門尉（左門佐重庸父也）等亦陪焉。同十七日於日州諸縣郡野尻。討殺源次郎。而同日殺其母於阿多。殺次弟小伝次於浜市。殺其第三郎五郎。及千次於溪山。其党亦皆誅焉。以是淹留多日。上洛較遲遂自同國細島津出船。漸至攝津國兵庫之津。時福島左門大夫。新賜安芸國得官暇赴其國。而與忠恒主逢於此船上。左門大夫曰。逢子幸也。吾當為忠恒先容焉。遂返船。回到大坂之時。家康公已歸于駿府。左門大夫遣使於駿州。欲告忠恒主上洛之事。於是忠恒主臣市來八左門尉。副其使而同行。是時家康公臂鷹逍遙。而留滯于途中。故使者追及之。因本多上野介告忠恒主之上洛。家康公聞之。而後十二月廿五日還入伏見之城。則遣使以徵忠恒主。忠恒主聞之欣然發大坂到伏見城下。宿福島左門大夫之宅。上野介即來問安焉。同月廿日。忠恒主以左門大夫為先導。登伏見城之時雖多陪從之士。皆在城外。不得近殿中之傍。唯圖書頭紀

伊守兵部少輔三十郎。高崎弥六。此五士陪隨而已。丁三忠恒主謁見于家康公。其对接懇篤之情。不可勝言。且賜馬二匹。鷹二連。如是洪恩。何以報之哉。家內臣子。亦莫不感謝而流淚。

其以後者不得御意候。仍当月廿五日二内府樣被成御上着。同廿八日二少將樣被成御出仕。御仕合無殘所。内府樣御懇之儀候。我等式滿足不過之候。貴殿樣御悅乍恐奉察存候。於樣子者。從少將樣可被仰入候。目出度聽テ可被成御歸國与存事候。猶追々御吉左右可申承候条。不能具候。恐惶謹言

極月廿日

山口勘兵衛尉

直友

羽兵庫入道樣

參人々御中

蓋由是觀之。是時薩摩之危如一髮引千鈞。而能使平復遂得安堵者。都是忠長。政近。久治。國貞。貞昌。五子之功業也。傳之万世。宜乎血食矣。蘇東坡云。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是以人臣之賢不肖。明不智。繫于國家之治亂興亡。為人君者。可不慎哉。不可不察矣。然則五子之明智。可謂漢室之良平。陳唐室之王魏也。慶長八年癸卯。正月。忠恒主辭伏見歸國。同十六日。召貴戚

故旧之臣。賜宴。賀「当安定」矣。陪「其会座」者、島津右馬頭。島津又吉。島津又五郎。島津藤次郎。佐多又太郎。新納近江守。桂太郎兵衛尉。喜入摂津守。樺山權左衛門尉。伊集院下野入道。欄寝右近將監。誦娃弥一郎肝付越前守。山田越前入道。伊勢平左衛門尉。鎌田出雲守也。

慶長九年甲辰。龍伯法印自「浜市」移府第於「国分」矣。

一忠恒主賜「松平氏」号「陸奥」守家久事。付「琉球」征伐之事。且

義久主逝去之事。

慶長十一年。丙午。忠恒主上洛。而九月一日於「伏見之城」謁見

家康公・秀忠公。時賜「松平氏」及「諱」之字。而改「忠恒」号「家久」也。

夫琉球国者。自「往古」属「我国」矣。雖然、背「旧規」不「進貢」。自「薩

摩」再三遣使以誘之、不肯聽。故告「和國家康公」請「伐」之。蓋瑣々

小島。不足「肩」也。而戎狄是膺。荆徐是懲。詩經之所「戒」。故慶

長十四年。己酉春。以「樺山權左衛門尉」久高、為「大將」。平田太郎

左衛門尉、為「副將」。專「兵器」者。平田民部左衛門尉。長谷場十郎兵

衛尉。兒玉四郎兵衛尉。或山鹿越右衛門尉、為「船大將」。其外佐多

越後守。川上掃部助。本田弥六。市来八左衛門尉。本田伊賀守。

誦娃主水助。白坂式部少輔。伊集院伴右衛門尉。有馬次右衛門尉。

毛利内膳。止。柏原周防守。村尾源左衛門入道笑栖。市来備後守。

東郷阿波入道休半。伊地知四郎兵衛尉等。為「卒將」。都合其勢三千

余人。織「兵船」一百余艘。而二月廿一日發船。已着「大島」振威。

又赴「德島」。々郎出応而防戰者殆千有余人。其中斬首者三百余人

也。故殘党不日属「于旗下」。而悉定焉。同年四月初一日。欲「到」

那霸之津。彼徒卒為「隱謀」。設「鉄鎖」於津口以備焉。故從「異津」上

陸。交「鋒」相戰三日。殺「騎將」步卒數百人。遂入「都門」圍「其城」而

欲「攻」之時、国王。三司官。及「諸士卒」共請「和」。於是「不血刃」而已

奏「凱歌」矣。輒以「捷書」告「于薩摩」。則遣「使聞」于「家康公・秀忠

公」。家康公感「其戰功」。乃以「黑印」賜「彼島」。於「太守陸奥」守家久。

秀忠公亦賜「褒書」於「義久・義弘・家久」。

到「于琉球」差「越兵船」。彼党數多討捕之。殊更国王及「降參」。三

司官以下。近日着岸趣。誠以希有之次第候。委由本田佐渡守可

申候也。

七月五日

秀忠御判

島津修理入道殿

到「琉球」差「越人數」。不「經」日數「輩討捕」之。其上国王降參。近

日到「其国」可「着岸」之旨。最無雙之仕合候。猶本田佐渡守可申

候也。

七月五日

秀忠御判

羽柴兵庫入道卜へ

到「琉球」差「遣兵船」。不「移」時日及「一戰」。彼党數多討捕之。剩

国王降参之。^并三司官以下到其地。不日可為渡海之注進狀。誠以無比類。勸共候。猶本田佐渡守可申候。謹言。

七月五日

秀忠御判

薩摩少將殿

琉球之儀。早速屬平均之由注進候。手柄之段被思召候。即彼国進候条。弥仕置等可被申付候也。

七月七日

家康御判

薩摩少將トノへ

貴札致拜見候。仍琉球為御手遣御人数被差渡候処。大島与申島早速被仰付。從其德与申島へ御人数赴被申候処。彼島之先手出向候二付テ及一戰。則被得勝利。彼島之先手二三百人被討捕候付テ。重テ不_レ及異儀。彼島相濟。從其琉球之国王被居候島へ被取掛候処。於彼地。毛国王雖被及行候。切崩數百人討捕。国王之居城取卷被申候処。類降参二付テ。被任其儀。国王下城候テ。下々方々ニ逃散候者被召返。如前々有付候テ。国王^并二司官。其外頭立先手召連。頓テ可有_レ帰朝之間。以使者被成御注進候御紙面之通。一々懇_二奉_一達。上聞候処。大御所樣感被思召候。一段之御機嫌共二御座候テ。無殘所御仕合共二御座候間。御心易可思召候。誠遠渡与申。於異国無比類。働。御手柄不_レ淺候。其元御満足之段奉_レ察存候。

則琉球之儀被遣旨御座候テ。御内書被遣候。御外聞儀不可過之候。弥彼地之様子可被成御注進候由。御尤二御座候。猶此許相替儀無御座候。此表何ニテモ。相応之御用等御座候者。不被御心置可蒙仰候。聊不可存疎意候。何追テ可得御意候。恐惶謹言。

七月十三日

本田上野介

羽柴陸奥守様

貴報

由是以使价謝恩惠。時義弘主献太刀一腰馬一匹。緞子十卷於秀忠公。而家久主献_二仙草花盛花_一。硫磺千斤唐屏風。繡珍五卷ヲ於家康公。献_二床屏風_一。緞子十卷於秀忠公。就先度琉球一果之旨注進到来以內書申越候。訖依之太刀一腰馬一疋^并緞子十卷欣思召候。委細本田佐渡守可申候也。

極月十五日

秀忠御判

羽柴兵庫入道トノへ

琉球国可被領知之旨申遣候処。祝着之段尤二候。音信仙草花盛花。^并硫磺千斤。唐屏風。繡珍五卷到来悦思召候也。

十二月廿六日

家康御墨印

薩摩少將殿

琉球早速退治之旨。先回注進付テ以内書申越之處。重來音物青貝二十四孝之床屏風^并綴子十端到來。珍奇之至感悅覺候。猶本田佐渡守可申候也。

極月十五

秀忠御書判

薩摩少將殿

是年之内軍衆帰帆。時執中山主。并司官來于薩摩。而至翌年慶長十五庚戌。五月十六日。家久主携彼王上洛。同八月六日。到于駿府。同八日。家久主携琉球王登城。琉球王獻相国家康公以綴子百卷。羅紗十二尋。蕉布百卷。太平布二百匹。太刀一腰。而家久主獻綴子百卷。繻紗三十卷。白銀一万両。太刀一腰。至同十八日之会廷有舞曲。而大將軍秀忠公之令弟常陸介。御鶴丸。起而為之舞。實驚視聽耳。酒肴珍味尽善尽美。賜家久主。宝刀貞宗之短柄。并貞宗之太刀。同十九日。得暇。翌日發駿府。同念五日。到武州江城。同廿六日。有上使。同廿七日。亦有上使。賜米千俵。同廿八日。登城琉球王獻綴子百卷。太平布二百匹。蕉布百卷。太刀一腰於秀忠公。獻嗣君家光公以綴子五十卷。太平布百匹。蕉布五十卷。太刀一腰。而家久主獻綴子百卷。虎皮十枚。白銀一万両。太刀長光於秀忠公。獻嗣君以太刀。馬。紅糸百斤。九月三日。賜美宴於家久主。七日。被召於茶亭。乘玉川子清風得一碗喉吻潤。其惠至矣。十一日。

家久主伴琉球王而登城。十六日。賜美宴於家久主。且賜良馬。并江府桜田之宅地。同日賜暇。而同廿日。發江戸。經木曾路而帰焉。其年中山王亦授赦而返琉球矣。同十六年。辛亥。正月廿一日。三位法印修理。太夫義久主卒。享年七十九法諱貫明存忠。号妙国寺殿。其殉葬者新納式部少輔。村岡豊前守。山口对馬守。肥後權允。武彦左門尉。染川源丞。浜田民部左門尉。新原藤左門尉。田尻小吉。吉井佐渡守。林景中。市來清左門尉。赤塚吉右門尉。岡本讃岐守。原口佐渡守也。秀忠公聞訃意。使揖斐与右衛門尉到薩摩弔慰之。賜香資白銀一千枚。其後家久主寶義久主之遺物。定家色紙。宝刀來国次。茶壺三品。使專使獻於秀忠公。乃賜回報。為龍伯遺物。定家色紙。來国次刀葉。茶壺三種。到來。得其意。候念之入候段無是非候。猶本多佐渡守可申候。謹言

十二月廿六日

秀忠御書判

薩摩少將殿

一秀頼公与家康公不和之事。付大坂之城陷事。慶長十九年甲寅秋。家康公与秀頼公不和也。由是秀頼公聚兵欲叛家康公。即先遣河北勝左門尉者。而後又令高屋七郎兵衛尉每度贈書家久主。告欲擊之計。懇申入候。今度大仏供養之儀二付テ、駿河機嫌惡成申候間、以使

種々理申候得共、大仏之儀被差置、以市正此三ヶ条被申掛候。大坂之城ヲ明敷、又屋敷ヲ取 諸大名在江戸歟、是不叶候者母ニテ候者ヲ人質ニ出候得共被申候。市正迄色々理申覚悟仕候様ニト申候得共、市正駿府ト申合候哉、覽一門ニ取上不申候。是非々々三ヶ条不調候得者拘間敷候。繕不成由 申候。然者能々御分別候へ、此儀一ヶ条モ同心不成事ニ候。兎角此元極申候間。市正ハ駿河之返事急候条先々下申候。其方御心付偏頼人候。乍去路次遠候間能々御聞合専用ニ候。謹言。

九月廿三日

秀頼御判

薩摩少將殿

重テ高屋七郎兵衛尉差下候。然者此元様子ニ付談合申度事候間、早々可有上洛候。此儀疑無之様ニ此長銘正宗脇指貴殿へ進上候。

委細者高屋口上ニ可申入候。謹言

九月廿三日

秀頼御判

薩摩少將殿

未申上候得共急度申入候。然者御書物從 秀頼様被進候。被成御覽御報待入候。今度片市正駿河へ罷下候ニ付テ、大坂へ從駿河被仰掛様子 秀頼様江戸へ被成御詰候歟、御懷様被成御詰歟、大坂御城被成御渡候歟、三二一急度被成御窮候様ニ被仰掛候、乍三秀頼様御同心無御座候。可成程大坂御城者被持セ候テ、此度被思

召立候。御断可被仰ニ相定候。此元從十月十日内ニト被思召候。日比常々此許之儀御如在無御座様ニ御座候。此度之儀ニ候間、如何様ニモ被成御同心可被進候。左様ニ候者急度此元へ被成御上候様ニ仕度候。是非被成御頼之由候。片市正モ心易ト相見得候間、此度ニテ急度可被成御成敗ト被思召候得共、先駿河へ御使被遣追テ之儀ト之事ニ候。前代未聞ナリ片市正仕合ニ御座候。急度可被成御出船候路次モ如何ニ候間、追テ申上間敷候。少モ急被成御上セ相待申候。從我等能々可申入由御意候。恐惶謹言。

九月廿三日

大野修理太夫

在判

薩摩少將様

人々御中

從秀頼高屋七郎兵衛尉為御使者其元へ被遣候間、一書令啓上候。爰許之様ニ付、貴殿様如何様ニモ被成御頼候間、是非共々々々急御上洛候テ被下候様ニト之事ニ候。即拙者ニ罷下候得ト被仰付候得共、此高屋拙者親類之事ニテ御座候。其上其元之案内ヲ存候間、旁被成御下候。遠路之儀、若御疑モ可有之ト被仰、御重代之御脇指長銘正宗、被成進上候様子之儀ハ、此高屋具ニ可申上候。恐惶謹言。

九月廿三日

大野主馬首

在判

進上少將様

人々御中

兵庫入道惟新兄此書。含涙慷慨。召家久云夫太閤秀吉公天正十五年夏。率諸國兵衛入薩州。削我所併九州之内六箇國。雖前右大將頼朝卿之所賜薩隅日三州之地。亦削口州之大半。纔賜諸縣一郡。且削薩摩之地出水・高城二郡為公領。削隅州之地始羅郡之内加治木為公領。又削同國肝付郡。以朱印公賜我家臣伊集院右五門太夫。或以六千二百石賜石田治部少輔。或以三千石賜細川幽齋。是以進退齟齬。遺恨豈啻睚眦之際哉。雖然以時不利。暫屬秀吉公旗下而已。其後賜出水・高城・加治木為朝鮮之軍忠。是乃人老臣所相議也。先是石田謀叛戰於關之原。我始與家康公有不易之約。由是欲守伏見。其城守不許。我勢將危。故不得已而屬彼黨徒。石田遂敗走。我亦逃虎口歸國矣。家康公不念旧惡。復賜三州自若。於斯之時。島津氏之運命實如懸糸。然而無事而至于今日者。非家康公之恩而誰也。所謂興滅繼絕世者也。於是慶長十八年使家久妹質於江戸。則我欲仕家康公以死生唯命是從焉。今何不償此恩乎。家久主聞之。乃命伊勢兵部少輔貞昌作答書云。

不存寄候處、從秀頼様被成下御書、先以添奉存候。抑被思召立

儀御座候二付、早々可致上洛由被仰下候。尤雖可奉応尊意候。先

年石田治部少輔取起弓箭候時節、老父兵庫入道上方二有合候故、

雖不能分別儀候。相守太閤様御一筋於関ヶ原雖尽骨粉候。合戰

相破御所様天下被成御安治迷惑二相極候處、被指捨遺恨、我等

被召出、剩兵庫入道身上迄無異儀被差置候。然時者太閤様御一

筋之御奉公二付、当家者一遍仕御所様被成御取立、數年種々御

高恩之儀、世上二無其隱事候条、背当代中儀不能成候。御高察所

仰候。隨于正宗長銘之御脇指拝領候。誠々雖奉存候。右之御理

候間致返上候。可然様可預御披露候。恐々謹言。

十月十三日

島津陸奥守

家久判

大野主馬首殿

御書中之旨得其意候。然者從秀頼様為御使高屋七郎兵衛尉被指下御書、細々致披見候。就其今度不任尊意趣具二御請申上候間、可然様二可預御取成候。恐惶謹言。

十月十三日

島津陸奥守

家久印

大野主馬首殿

參御報

秀頼公遂欲擊「家康公」。々々忿然欲襲「大坂」上洛。本多上野介以「書告」事於「家久主」。即欲遣「三原諸石」門、尉者為「先陣」至「大坂」。令催「出陣」。家久主亦十一月下旬。率「數萬騎」發行到「美々津」。窺「順風」之時。武井理兵衛尉者。稱「大坂」之專使。來而達「書三帙」。今度爰許籠城之様子、有樂・大野修理從兩人方可為演說候。然者太閤以來年末之因於不被相忘者、是非共一途忠節可為感悅候。猶陸奥守・又四郎兩所へ可被相意得候。恐々謹言。

十一月十八日

秀頼御判

惟新老

武井理兵衛尉其地^江差下申候間、令啓候。今度大坂籠城之様子具二可有口上候。此節二候条一筋二被對「秀頼公」早速有着岸於被拙忠儀者、別テ可為感悅旨二候。此元之儀、矢・兵糧・玉葉丈夫二被申付人数等、存之外相集可有五六万程候。於様子者可易御心候。陸奥守殿・又四郎殿^{江茂}可申入候得共、未申承候間、自貴殿能々被仰伝、御一同之御報所希候。委細以直書被申候。能々御心得可為肝要候。恐惶謹言。

十一月十八日

如菴

有樂

惟新老

内々懇以使者雖可申入、爰元之様子御心安為可被聞召、武井理兵

衛尉差下申候。此度之儀候間、是非共被對「秀頼公」御忠節、別テ可為祝着旨二候。当城之儀、丘糧・玉葉丈夫二被申付、人数以下思召之外有之事候於様子、聊被成御氣遣間敷候。兎角片時モ被成御急御渡海奉待存候。恐惶謹言。

十一月十八日

大野修理太夫

島津陸奥守様

参人々御中

別府信濃守。東郷肥前守束縛大坂、專使理兵衛尉。即使「信濃」守「携理兵衛尉」。謁「天王寺」本陣。告「山口駿河守」。是時以「和陸」之事成。故「家康公」既歸「駿府」。本多佐渡守。山口駿河守。以「佐々井理兵衛尉」者為「信濃」守之先導。遣「囚人理兵衛尉」於「駿府」。而後上野介令我「家臣」福屋七介者。以「書告」大坂之和睦於「家久主」。追テ申入候。此書狀共御見分被成何モへ可被遣候。以上急度申入候。仍大坂之儀御無事二相濟候間、何方迄御出船候共、早々可有御帰国旨御意二御座候間、其御意得候テ、御国元へ可被成御下候。恐惶謹言。

十二月廿一日

本多上野介

正純

山口駿河守

直友

島津陸奥守殿

翌年慶長廿年乙卯。正月二日。家久主得「正純・直友之書於豊後之森江。得「其旨」而歸薩摩。且使七介令「伝」正純書狀於黒田右工門佐。田中筑後守。細川越中守。加藤肥後守「歸」国矣。今年之夏。街談巷說紛々然。而秀頼公背「約變」和。時本多上野介贈「書於家久主」。

態申入候。仍今度於大坂下候雜說申成候間、自然于切ニ罷成候者、中国・西国之御人数者、兵庫・西之宮・尼崎辺ニ御出候様ニ内々御用意候テ御待可被成候。併此方ヨリ御左右無御座内者、縦大御所様御上洛被成候共、御上候事御無用ニ被成、御国元ニ御用意候テ御左右御待可被成候。將又此方ニ御使者御付置可被成候。替儀御座候ハ、可申進候。恐惶謹言。

卯月八日

本多上野介

正純判

島津陸奥守殿

家康公不「悦」。欲「伐」秀頼公。故本多上野介又以「書告」家久主。態申入候。大御所様「一昨日十八日被成御入治候。將軍様今月廿三日四日二者、到伏見被成御着候。然者大坂何角被仰分御座候ニ付、被成御取詰可被仰付旨、御意ニ御座候間、其元御人数被召列可被成御出陣候。無御上内ニ大坂可相果候得共、可被成御參陣候。

右之通先書ニ兩度申進候得共、自然不相屈儀モ可有御座卜存、重テ令啓候。恐惶謹言。

卯月廿日

本多上野介

正純

島津陸奥守殿

家久主乃將「二万三千八百人。五月五日發薩摩到肥前釜田。山口駿河守令「我家人堀弥右エ門尉者馳「捷書。兼以急勸」家久主之上洛。

猶々御人数者御殘候テ、御上洛尤ニ存候。將又此書狀惟新様へ早々可被成御届候、頼入存候。以上。

追テ申入候。去五口向御所様成御出馬、則七日御先手之御人数押入、將軍様御自身被成御詰、同七日申刻二本丸殿主燒申候。

翌日八日、秀頼御切腹、同御懷様御自害、其外女房衆數輩自害候。

大野修理毛相果中、又諸牢人^并大坂侍衆相果中候、可易御心候。

將又越中守殿、去六日、被成御目見得仕合殘所無御座候。然者貴

殿之儀、急度御上洛候テ、被成御目見可然存候。早々御人数者不

入儀御座候。不及申候得共被成御急御上洛尤ニ存候。猶堀弥右可

被申上候。恐惶謹言。

五月九日

山口駿河守

直友

奥州様

参人々御中

家久主急到「尼之崎」。雖然所載「馬之船未着岸」。即從「橋元」步行到伏見。家康公感「家久主」步行而勞之。其明朝使「專使」牽「鹿毛馬・黒毛馬」二匹。宜「任其之所好」以受之。即受「鹿毛馬」。拜謁家康公。其後有「大阪浪人堀内大学助」。藤原右京亮者。竊逃「來隅州加治木」。佯稱日。尋「秀頼公亡命之蹤跡」。義弘主即縛「兩人」。以「黒田友工門尉・鈴木宇左工門尉」。平山内近。允「為之警固」。令「送洛」。達「板倉伊賀守」。同年之秋。家久主賜「休暇」歸国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七日。

家康公薨於駿府城。

烏津世祿記第六
終

本書ハ玉里公爵烏津家所蔵

昭和四年七月

長崎護通膳写

島津世祿記卷第七・卷第八

又

中御門大納言資胤

天下、オサマル時ト、君ガ代ニ、マナビテ絶ヌ、シキシマノ道、

又

中院中納言通村

オサマルハ、七ノミチヲ、ハジメニテ、外ノホカマテ、国モウカズ、

又

河野中納言実顕

オサマル、世ノ声シレト、聞アケテ、タノシミフカキ、コトノハ
ノ道

又

薩摩宰相家久

淳ナル、世ニスムヒトノ、心ニモ、タクヘテゾ見ル、敷島ノ道、

又

西洞院宰相時慶

アツサ弓、ヤシマノ浪ノ、オサマルモ、タ、敷文ノ、道ニマカセテ、

又

西洞院新三位時直

チカヒテシ、神ノコ、ロノ、道ヨリモ、豊アシハラノ、国ゾサカフ
ル、

又

五辻兵衛尉元仲

ナヲキ世ノ、声ヲウツセル、言ノ葉モ、ソノ国曲ノ、ミチアフグラ
ム、

又

飛鳥井中将惟胤

弓ノ、フタツノ道ヲ、オサメ来テ、コ、ロヨセクル、和歌ノウラ
浪、

又

藤右衛門尉永慶

言ノ葉ハ、散ウセヌ松ヲ、程トシテ、世ニサカヘユク、敷シマノ道、

又

綾小路少将高有

神代ヨリ、イマダタ、セヌ、敷島ノ、道ノツタヘヤ、ナラアフグラ
ム、

又

冷泉中将道頼

スタレシモ、マタアラタムル、君ガ代ニ、ワキテサカヘヨ、敷島ノ
道、

又

大調忠定

シナ々々ノ、道アリトテモ、吾国ノ、ヨノコトブキヤ、歌ニ見スラ
ン、

又

久世少将通式

ナガカレト、神ヤ守ラム、ナヘテ人ノ、誠ノミチニ、カナフテフヨ
ハ、

又

昌琢

サカフルヤ、ニシノ海ヨリ、アラハレシ、神ノマモリノ、シキシ島ノ
ミチ、

又

玄仲

ツラヌベキ、数ヲモツカヌ、歌ニサヘ、ミチスナラナル、世ヲアフ
グカナ、

同五年夏。從四位下侍從 兵庫頭義弘主嬰疾病。秀忠公聞之。

遣篠崎吉右工門尉訊之。恩惠至矣。遣使於洛。而召醫師壽德

庵玄由於薩州。來湯藥無驗。而同七月廿一日。卒。享年八十五法

諱松齡自貞。号妙門寺殿。以死殉者。新納式部少輔。木脇刑部左

衛門尉。椎原与右工門尉。池田大左工門尉。山路後藤。坂元番左

工門尉。折田和泉守。原藏人。藺牟田縫殿助。桐野治左衛門尉。

藤井久介。入江田佐五右工門尉。執鞭上仲兵衛尉。是時 家久主

在洛。聞其訃音。而請暇。九月歸國矣。又秀忠公遣佐花房五

郎左工衛門尉。来于薩州。而弔慰之。且賜香資白銀一千枚。并御

内書也。

惟新死去之旨無是非仕合心底之程令察候。仍香奠銀子千枚遣之花

房五郎左工門尉委細可述候

八月廿九日

秀忠御利

松平薩摩守殿

一家久主妹得敕事。付家久主父子詣江城事。并家久主任

權中納言事。

元和五年己未。家久主嗣子又三郎忠元（後改光久）之弟。又八郎

忠平。四歲為質詰江戶之幕下。而家久主妹得敕歸國之時嫁

其女子於松平河内守定行。而後妹到洛。年下大坂解纜。二月

十日。着居薩州谷山也。（或谷作溪）

寬永元年甲子。十二月。家久主携其妻妾。及嗣子又三郎忠元。弟

又十郎久貞（後為久直）俱与謁江城。而後忠平得暇歸國也。翌

年七月廿二日。忠元母有恙示滅於江戶之館矣。同三年丙寅。八

月十九日。家久主在洛。依秀忠公鈞命而任權中納言。叙

從三位。

上卿

中御門中納言

寬永三年八月十九日

宣旨

參議藤原家久朝臣

宜任權中納言

藏人左少弁藤原時長奉

上卿

中御門中納言

寬永三年八月十九日

宣旨

正四位下藤原家久朝臣

宜叙從三位

藏人左少弁藤原時長奉

同九月六日。行幸於二条城。征夷大將軍左大臣家光公為

御迎參内之時。家久主騎馬扈從焉。還幸之後。勅賜寮御馬。

(鞍馬)而施「面目」者也。

一將軍渡「御於家久之館」事。

寛永七年庚午。四月十八日。家光公渡「御於家久江戸館」矣。又同月廿一日。秀忠公渡御焉。

御成之記録抜書

一寛永七年庚午四月十八日卯之刻。公方様敷寄屋露地口ヨリ御成、御相伴丹羽五郎左エ門。加藤左馬助。数寄屋者。古田織部指図之写。三帖台目。左ニ記レ之

一掛物。楚石 横文字

一茶入平野肩衝(カンタウノ袋ニ入。但東山ノレンノキレ)

一茶碗。高麗三足。ワリカウタイ。

一茶杓。利休作。

一水指。シカラキ。耳有。トモフタ

一花入。カネノ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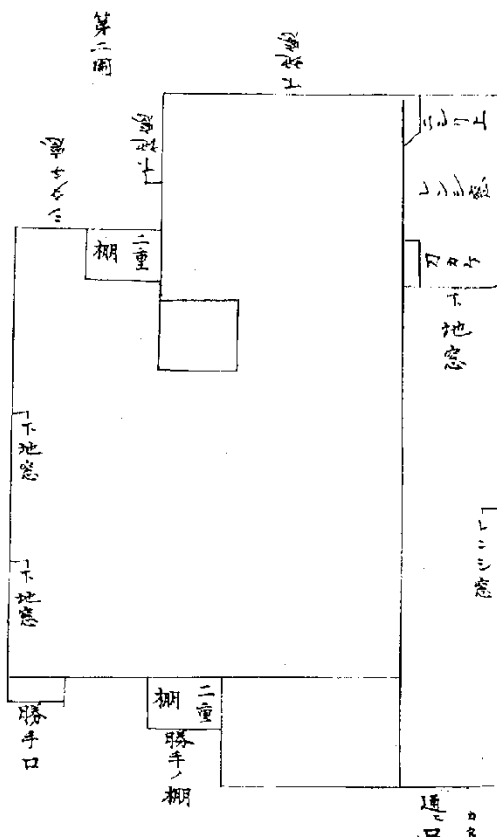
一香合。瑠璃山谷ト銘有。

一釜。車軸。

一炭入。フクベツントキリ。

一棚二。環。羽箆置レ之。

(朱)第二図此間ニ挿入



一御花。

公方様被遊候。ハナハ。イチハツノ。白ト紫ト。出シニハ岩藤ナリ。

一後ノ御炭。

公方様被遊候。イツレモ比類無「御座」ヤウスニテ候ト云々。

鎖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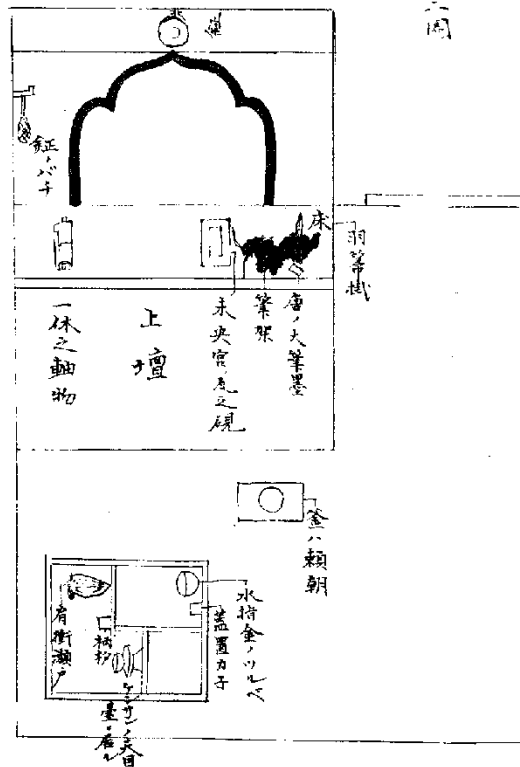
一釜ハ。シロ見ノカネ。八角。色々ノ紋アリ。征夷將軍頼朝卿之釜トコレヲ云。ジサイニテツル。

一茶入ハ。瀬戸肩衝。但「袋棚」ニ置レ之。棚ノ中ノ重ニ。台天目置之。

第三圖

下ニ水指。蓋置有。水指ハカネノツルベ。南蛮物ナリ。囲炉裡西ノ方ニ。上壇書院有。書院ノ真中ニ。鉦ヲカクル。一休ノ軸物。硯。筆架。筆墨之側ニ羽箒掛之。硯ハ未央官ノ瓦。此銘東坡居士ト有之。

(宋)第三圖此間ニ挿入ス



タウコノ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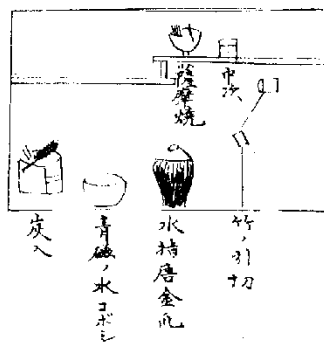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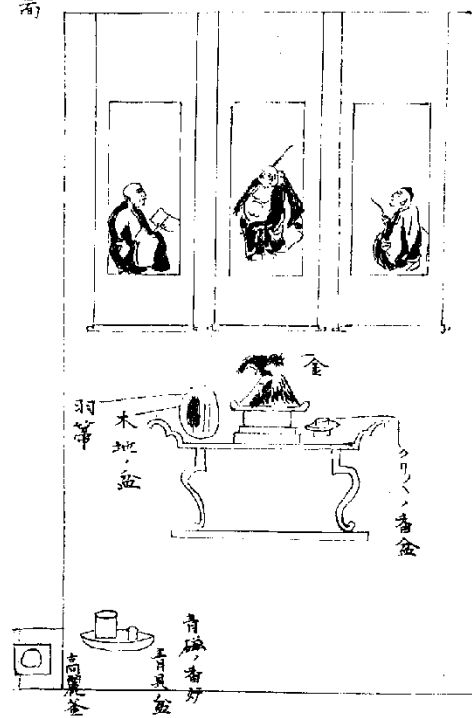
一囲炉裡有。釜ハ高麗。五徳ニ居ル。棚之上ニ中次ノ茶入。此外飾道具雖有之略ス。

一同床ニ。三幅一對ノ墨絵掛之。(牧溪筆)中ハ。布袋。此賛^{蓋違辨}。而ノ脇ハ。朝陽対月。此賛ハ^{痴絶}。掛絵ノ前ニ大机有。唐物ナリ。

机之面ハ。色々ノ紋有。筆返シハ唐木。机ノ真中蓮ノハニ翡翠ノ留リタル胡銅ノ香炉有。

(宋)第四圖此間ニ挿入ス

第四圖



一御茶過候テ。鎖之間ニ 出御被遊。道具トモ被 御覽。ソレヨ
リ御寢殿ヘ 成セラル。

御寢殿之飾粗記之

一御寢殿上壇之床ニ。龍虎之二幅対懸ル。左龍。右ハ虎。(揚月硯筆
也。)其二花瓶ニ。花ハ池之坊立之花之心。左ハ松。右ハ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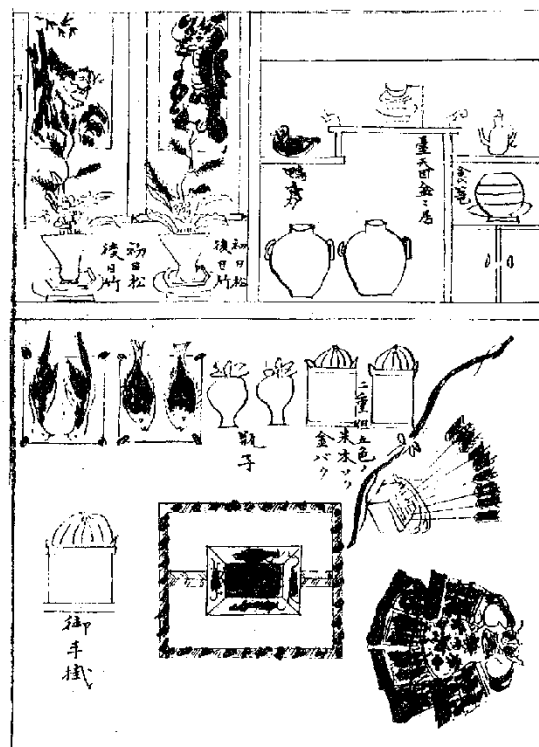
床ノ前。置鳥。置鯉。二重瓶子。飾之其前ニ御座ニ帖鋪テ。其
上ニ錦ノ御蒲团置之。御座之右ノカタヘ御手カケ。左ノ脇ニ御弓。
御箠。征矢廿五指。弓ハハツシテ。弦ヲカウヨリニテ結ヒ。内竹
ヲ御前ニ向テ豎之其次ニ御鏡。カウコトノ蓋ニハウケズ。骨ノ
上ニ置之。御甲ワタガミノ上ニ置之。如 規伊勢兵都少輔飾
之。置鳥置鯉二重瓶子ハ。太草流ヲ以調之於此座敷式三献奉
調進之。御相伴家久。

一同床ノ左ノ脇ニ。三重ノ違棚有。斯棚ニ。台天目盆ニスハル。水
瓶紫銅ノ鴨ノ香炉。曲輪ノ食籠。(盆ニ居ル) 対御同明福阿
弥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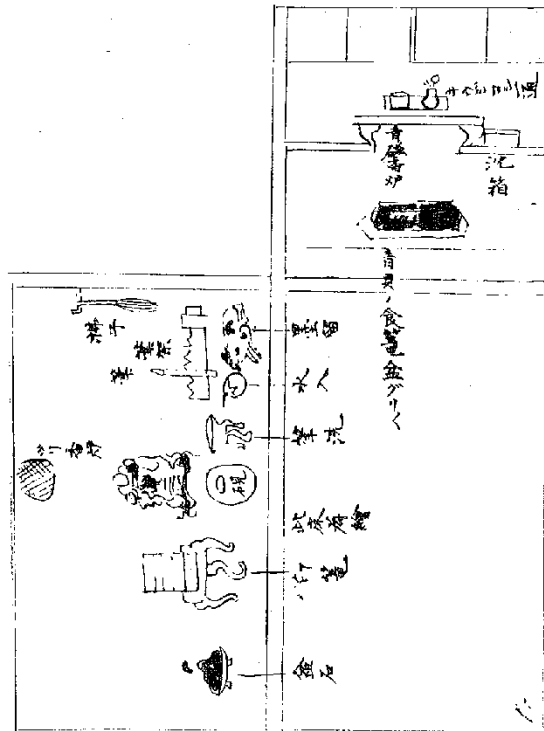
一同御書院床ニ。青磁之岩組之硯屏。硯。九山八海之筆架。クリタ
々軸ノ筆。古銅牛之墨留。古銅柿之水入。筆洗。盆石。(黒塗鉢ニ
居ル) 印籠。(曲輪盆ニ居ル) 上ニ鈎香炉。脇ニ扨子。何モ御同明
福阿弥飾之

一此御座敷ノ次ノ間ニ。梨子地蒔絵之台子有之。風呂。台天目。

第五圖



茶入。水指。蓋置。柄杓立。水コボシ。何モ黄金也。(鉢阿弥飾之)
御南戸ノ内ニ。硯。文台。置之。
此次ノ間。西ノ方。十二合ノ折飾之。盛物キソク有之。式三献。
七五三。三十二合ノ折。イツレモ末野圖書調之。
(宋)此間ニ図面入ル第五図六図



又十郎押領之

御脇指一腰。御給二十。銀三百枚。

越後守押領之。

於御寝殿進上物。

御腰物一腰。左文字、御脇指。貞宗、

中納言進上之。

御脇指一腰。正宗、

又三郎進上之。

御会所之飾。略記之

一御会所上壇之床二。三幅對懸ル。中ハ王右軍。龍眼筆、賛有之。

左ハ伯牙子規。右ハ阮咸荷扇。皆王陽筆、前三具足。卓二居ル。

両ノ脇二大花瓶。コレモ卓二居ル。花ハ池之坊立之心ハ松也。

一同左床ノ脇。上々壇違棚有。白天目。茶入肩衝。(曲輪之盆二居ル)

青貝ノ食籠。曲輪ノ盆二居ル、石莖鉢。

一石ノ脇違棚毯籠。台二居ル、沈箱。歌書。盆石。(銘ハ雪月、鉢ハカネ

ノ物)、食籠(曲輪又同盆二居ル)砂ノ物有之。

一同書院有。上二喚鐘掛ル。左右ノ柱二大鏡。シモク掛之。下二

硯屏。硯。龍之筆架。牛ノ墨留。文鎮古銅之水入青磁ノ筆洗。ケ

サン一對。印籠軸之物。青磁ノ花入。イケハナ有。イツレモ福阿

弥飾之。

於御寝殿押領物

一御太刀一振。正恒、御脇指一腰。正宗、御小袖百。御給二百。御

夜物二十。唐織、越前錦千把。銀子三千枚。

中納言押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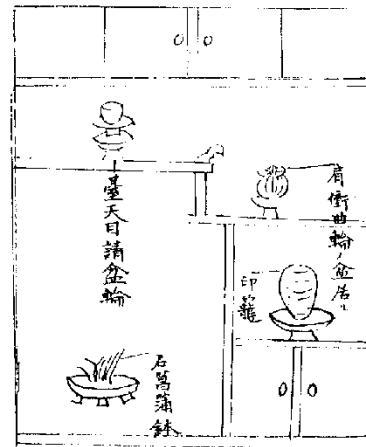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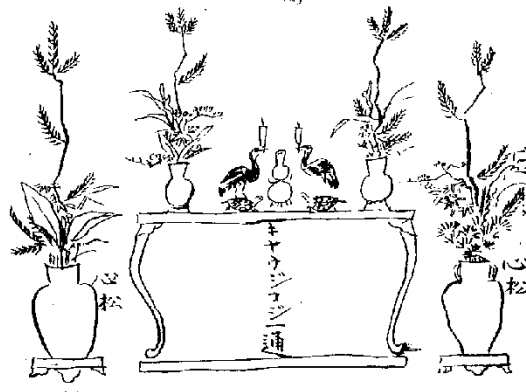
御太刀一振。御腰物。來國光。御給百。銀子五百枚。

又三郎押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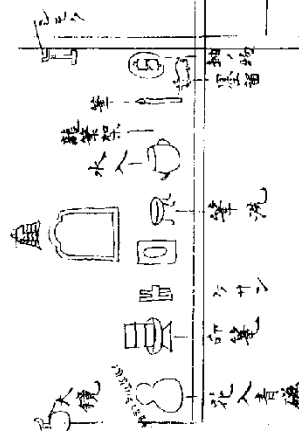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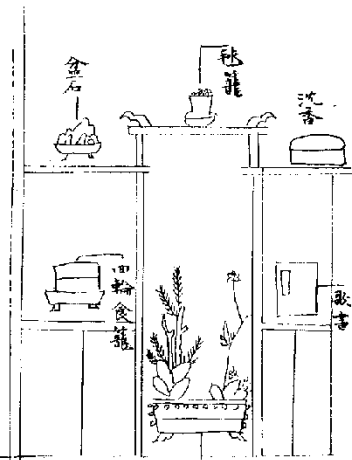
御脇指一腰。無銘行光、御給五十。銀子三百枚。



第八品



第九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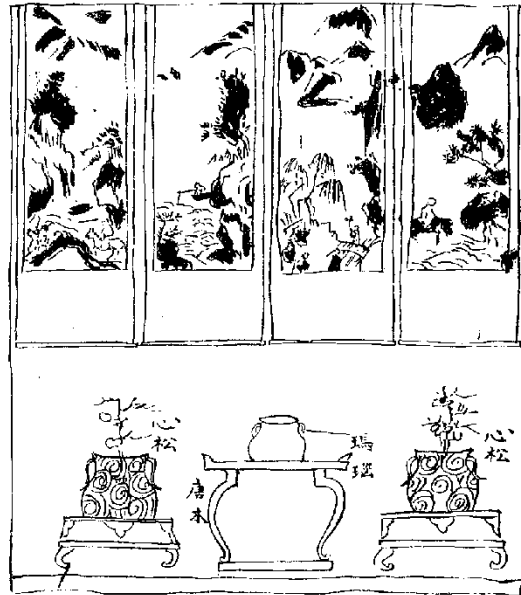


一於此御座敷御能。御覽。上壇ヨリハ舞台依「程遠」。下之御座敷ニ御座ヲ二帖鋪テ。上ニ金欄之御蒲團置之。上壇之広縁ニ畳ヲ鋪テ。東向ニ台子ヲ置。風炉。釜。水指。水コボシ。蓋置。柄杓立。以下皆銀也。鉢阿弥鉢之。

一御会所四之間之大床ニ四幅対掛ル。絵ハ四季ノ景氣。賛ハ
微明筆、
前中央卓ノ上ニ。瑪瑙之大香炉。薰物ヲ焼。左右ニ耳花瓶一對。
立花有。心ハ松。花瓶ハ唐木ノ机ニ居ル也。四幅対之時ハ。立花
二瓶置事如「旧規」。

(宋)此処二第十圖挿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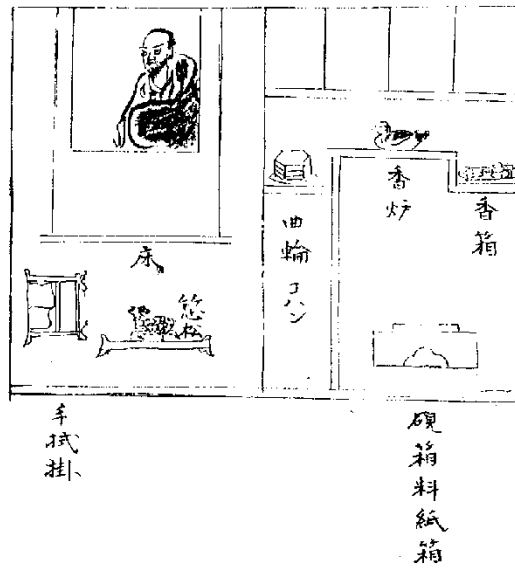
第十圖



一御老中衆之座敷ニカケモノ達磨。心香。盆二置之。
 一左の違棚ニ。鴨ノ香炉。カネノモノナリ。マタ香炉カウハコハ。
 盆二居テ。ラクナリ食竈。クリ々々。硯箱料紙箱置之。

(宋)第十一図此所二挿入

第十一圖



一御会所

御成前ニ。御簾ヲ被「巻揚」。上壇卜広間ノ間ノ障子ヲ取払ヒ。御座ノ前ヨリ広間ノ縁ヲカケテ進上物積」之。御太刀一振。黒一文字、御小袖百。御拾百。紅糸二百計。黄金三百枚。生糸千斤。御馬一疋（鹿毛鞍置、貞誠作）御別当木村孫八郎。島津下野、守渡」之。
 中納言奉」献」之。

御太刀一振。位圖。御拾二十銀三百枚。御馬一疋。毛。御別当木村

孫八郎へ。島津彈正渡_レ之。

又三郎奉_レ献_レ之。

御太刀一腰。_糸御拾十。御馬代銀二百枚。

又十郎奉_レ献_レ之。

御太刀一腰。_糸御拾十。御馬代銀百枚。越後守奉_レ献_レ之。

一家中之者於「御縁」御礼申上次第

島津彈正大弼 島津相模守

島津豊後守 佐多丹波守

樺山采女正 北郷出雲守

北郷佐渡守 頼姪長左エ門尉

入来院石見守 種子島左近太夫

島津下野守 伊勢兵部少輔

右銘々ニ御太刀御給進上之

一公方様ヨリ家中之者へ拝領物

御拾十 銀百枚 島津彈正大弼

御拾十 銀百枚 島津相模守

御拾十 銀百枚 島津豊後守

御拾十 銀五十枚 佐多丹波守

御拾十 銀五十枚 樺山采女正

御拾十 銀五十枚 北郷出雲守

御拾十 銀五十枚 北郷佐渡守

御拾十 銀五十枚 頼姪長左エ門

御拾十 銀五十枚 入来院石見守

御拾十 銀五十枚 種子島左近太夫

御拾十 銀二百枚 島津下野守

御拾十 銀二百枚 伊勢兵部少輔

一右御礼相済候テ。御座敷へ積置タル進上物皆々脇へ退。御間之障

子ラモ立候テ。頼_テ御能初ル。酒井雅樂、頭御前ヨリ舞台へ入セ

ラレ。御樂屋ノ幕ノ外ヨリ。御能ハジメヨト被_レ仰_テヨリ太夫罷

出ル。最前ハ御能組七番タリトイヘドモ。御乞能有之ニ付以上八

番也。

翁。観世太夫 高砂。観世太夫、清経。長門守、源氏供養。七太夫、天鼓。

長門守、黒墳。金春太夫、桜川。七太夫、御乞能 玉影。長門守、呉服。

観世太夫、

一御能三番過候テ。舞台へ要脚五万疋積_レ之。観世金春金剛保昌七

太夫。カラ織縫ハク三ツ、遣_レ之。猿樂衣役ハ。地唄マテ二百人

へ。小袖二ツ、遣_レ之。

一此時御簾ヲオロサル。

公方様御寝殿へ被_レ為_レ成七五三ノ御膳参リ。御易ノ御膳マテ参ル。

一今度 御成ニ付テ。從「琉球」樂者数人召寄。内思徳_{十三才}、真志

金。十四才、
思次郎。十御才、
江洲皇主。十六才、
大里。十七才、
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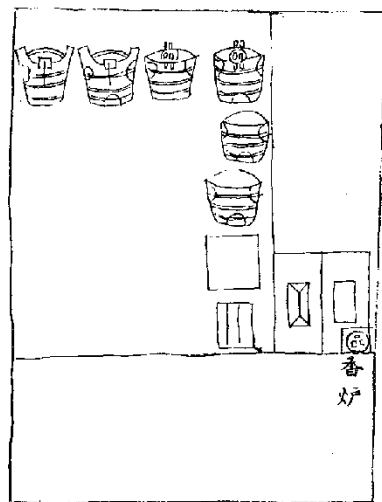
間。何モ美麗ノ童子ナリ。御寢殿ニオイテ御膳参リテ。ヤガテ楽被「仰付」。琵琶。琴。シンセン。シヤミセン。笛。築。コ弓。ド羅。太鼓ナドニテ。楽仕ル。御座敷ノ佳興不「可」勝計。公方様御快然不「斜」。日本オヒテ如「此」異国人ノ楽。別テメヅラシク思召之由。御説ニテ候。

一「暫被遊」御休息。ヤガテ又御会所ノ御座敷ニ成セラレ。御簾上リ。御能御覽有。キリ相過。還御ナ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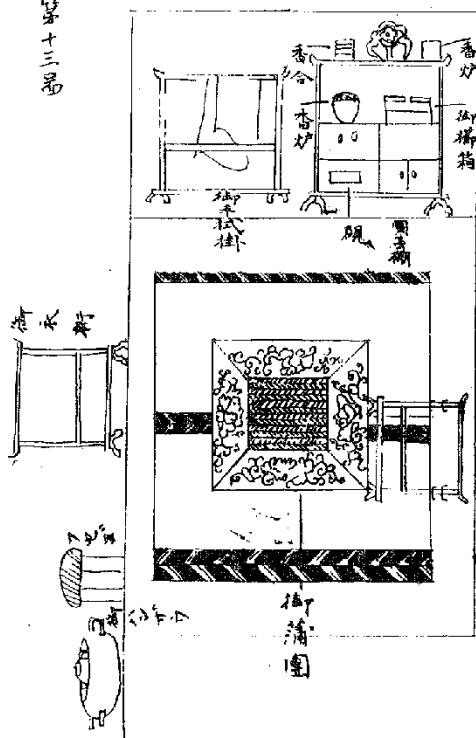
一御湯殿ノ床ニ。御図子棚。御手拭懸。ノユスリツキ。御櫛箱。九重ノ香合。御香炉。御硯。上壇飾之。御蒲团御腰物掛（置之梨子地時絵）。御衣桁。御ヨセゴ。御ハンザウ。御湯桶。御カイケ。水。イツレモ御紋葵ノ丸。御水船。御敷板。（時絵御敷有）御西浄ノ飾等。イツレモ伊勢兵部少輔致之。

(朱)此所ニ第十二、十三図挿入

第十二圖



第十三圖



御成之記録拔書下

一相国様御成。同四月廿一日。卯刻。御数寄屋并御座之飾等。公

方様御成之時同前也。数寄屋之御相伴二。羽五郎左エ門尉。加藤左馬助。御会席モ同前。

一相国様被遊候御花ハ。朽葉色ノ百合草出ニハテン花。御花比類無御座与云々。

一御茶以後之御炭 相国様被遊之誠比類無御座与云々。
一御寢殿へ御成。斯時式三献参ル。頓テ御貝会所へ御成也。

拝領物

御太刀一振。長光、御刀一腰。正宗、御小袖百。御拾百。八丈絹二百端。銀二千枚。

中納言拝領。

御太刀一振。御腰物一腰。吉家、御拾五十。銀五百枚。
又三郎拝領之。

御脇指一腰。貞宗、御拾三十。銀二百枚。

又十郎拝領之。

御脇指一腰。来国光、御拾十。銀二百枚。

越後守拝領之。

進上物

御太刀一振。包平、御刀一腰。貞宗、御脇指一腰。貞宗、御小袖百。

御拾百。白糸千斤。狸々皮二十間。ツッキ、黄金二百枚。御馬一疋。(粟毛、鞍置、貞常作、鍔同)

御別当諏訪部源次郎へ。島津下野守渡之。

中納言進上之。

御太刀一振。助平、御刀一腰。国俊、銀三百枚。御拾二十。

又三郎進上之。

御太刀一腰。銀子百枚。御拾十。

又十郎進上之。

御太刀一腰。銀百枚。御拾十。

越後守進上之。

家来之者拝領物。

銀子二百枚

島津下野守

銀子二百枚

伊勢兵部少輔

銀子百枚

島津彈正大弼

銀子百枚

島津相模守

銀子百枚

島津豊後守

銀子百枚

北郷出雲守

銀子五十枚

佐多丹波守

銀子五十枚

渋谷石見守

銀子五十枚

樺山采女正

銀子五十枚

北郷佐渡守

銀子五十枚

額娃長左門尉

銀子五十枚

種子島左近太夫

一家来之者共御礼申上次第之儀者。十八日。公方様江進上物同前也。

一御会所へ御成。何モ相濟候テ御能始ル。酒井阿波守御前ヨリ舞

台江御入候テ。楽屋ノ幕ノ外ヨリ御能ハシメヨト被仰付候テヨリ。

太夫罷出ル。御能共二八番。

御能組

翁七太夫 白鬚金春 実盛長門守 江口七太夫 船弁慶長門守 海士觀世太夫 熊坂七

太夫 自然居士長門守 養老金春

一御能三番過候テ。舞台へ要肺五万疋積之。観世。金春。金剛。保

呂。七太夫者。唐織縫ハク三ツ、遣之。猿樂役者地唄マテ二百人。

小袖一重ツ、遣之。

一期時御簾ヲオロサレ。相国様御寢殿へ被為成。七五三之御膳。

御易ノ御膳マデ參候也。琉球楽人衆被召出。公方様御成ノ時ノコ

トク。樂被仰付。御座敷ノ位興不レ斜候ナリ。

一御寢殿へ暫御休息。頓テ御会所之御座鋪へ被為レ成。御簾上リ。

御能有御覽。キリ相過候テ還御也。此日度々家久御前へ被召

出。大御酒沈醉之ユヘニ御跡ヨリ為「御礼令登城」之处。西丸御

城玄關マテ興御免ニテ。參觀ノ仕合。誠恐悅至二候。

一兩日共二。御寢殿御会所之飾ハ。福阿弥。御數寄屋御鎖之間之飾

ハ。山本道向飾之。此外又御寢殿御会所御湯殿御西洋飾等。家老

伊勢兵部少輔致之。

一御寢殿へ飾置御鎧一領。(紫糸、金者惣金)御甲一ハネ。(御タテ物総

金)御弓一張。重藤御征矢一腰。(簾、金銀矢數廿五)御成之。

以後進上之。

右者江戸桜田松平薩摩守家久私宅江御成申請候記之内略記之

島津世録記卷第七終

本書ハ玉里公爵嶋津家ノ所藏ナリ

昭和四年七月 日

長崎護通騰写

島津世録記卷第八

一家久主転任大隅守。并又三郎忠元兄弟加冠之事。付將軍改旧

印賜其目錄事。

中納言家久主薨逝之事。付光久主得「家督」事。

一 光久主為「家督」歸國。并賜「上使」事。付金山之事。

一 琉球國八重山島異國人來事。

一 島津家系圖之事。付若君誕生之事。

一 虎寿丸号「又三郎」事。付移「農夫」於「大草」島原。并甌島南蠻人來事。

一 永野金山相止事。付朝鮮之信使謁「江城」事。

島津世祿記卷第八

一家久主「任大隅」守。并又三郎忠元兄弟加冠之事。付將軍改

旧印、賜、其目錄、事。

寛永八年辛未四月朔日。大相國秀忠公。令「薩摩」守家久、任「大隅」

守。又加「冠」于「又三郎」忠元。而「任」薩摩、且將軍家賜、松平氏及

御諱、光、字、而号「松平薩摩」守光久。是日「任」侍從、叙從四位下。其

弟又三郎亦元服。任式部、太輔。次弟越後、守。任「玄蕃」頭。皆叙

從五位下。於是「大相國」賜「脇指」(光包)于家久。大相國賜「刀」

(守家)于光久。將軍家亦賜「刀」。左文字大相國昇「刀」(國綱)于

式部、大輔。將軍家亦昇「刀」(包永)大相國昇「刀」(長光)于玄蕃

頭。將軍家亦昇「刀」。(元重)此時家久父子為「謝」恩、有「進獻」。記

于左也。

一 御太刀(白包永)一腰。御拾二十。銀子三百枚。

公方樣江薩摩、守進上之。

一 御太刀一腰。御拾二十。銀子三百枚。

相國樣江薩摩、守進上之。

一 御太刀一腰。御拾十。銀子二百枚。

公方樣江中納言進上之。

一 御太刀一腰。御拾十。銀子二百枚。

相國樣江中納言進上之。

一 御太刀一腰。御拾十。銀子百枚。

公方樣江式部、太輔進上之。

一 御太刀一腰。御拾十。銀子百枚。

相國樣江式部、太輔進上之。

一 御太刀一腰。御拾十。銀子百枚。

公方樣江玄蕃、頭進上之。

一 御太刀一腰。御拾十。銀子百枚。

相國樣江玄蕃、頭進上之。

一 酒井雅樂頭江

太刀一腰。拾十。銀子三十枚。

薩摩守進之。

太刀一腰。銀子二十枚。

中納言進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式部太輔献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玄蕃頭献之。

一土井大炊頭_江

太刀一腰。銀子百枚。

薩摩守進之。

太刀一腰。銀子三十枚。

中納言進上。

太刀一腰。銀子二十枚。

式部太輔献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玄蕃頭献之。

一土井遠江守_江

太刀一腰。銀子百枚。

薩摩守進之。

一酒井讚岐守_江

太刀一腰。拾十。銀子三十枚。

薩摩守進之。

太刀一腰。銀子二十枚。

中納言進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式部太輔献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玄蕃頭献之。

一酒井阿波守_江

太刀一腰。拾十。銀子一枚。

薩摩守進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式部太輔献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玄蕃頭献之。

一永井信濃守_江

太刀一腰。銀子二十枚。

薩摩守進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式部太輔献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玄蕃頭献之。

一稻葉丹後守_江

太刀一腰。拾十。銀子壹枚。

薩摩守進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式部太輔獻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玄蕃頭獻之。

一内藤伊賀守へ

太刀一腰。拾十。銀子壹枚

薩摩守進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式部太輔獻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玄蕃頭獻々。

一森川出羽守江

太刀一腰。拾十。銀子一枚。

薩摩守進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式部太輔獻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玄蕃頭獻之。

一青山大藏太輔江

太刀一腰。拾十。銀子一枚、

薩摩守進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式部太輔獻之。

太刀一腰。銀子十枚。

玄蕃頭獻之。

寛永九年壬申。正月廿四日。

大相国秀忠公薨矣。同十一年甲戌。

使東関西塞之諸侯出其各國領分之目録。則家久主遣家臣市米八

左門尉就永井信濃守。内藤伊賀守。安藤左京亮。達領地之

日件於上覽。

薩摩大隅日州諸県郡之内知行方目録

惣高七拾三万二千六百拾六斛

内

三拾壹万三千貳百五拾三石余

薩摩

拾七万五千五拾七石余

大隅

拾貳万六百六斛余

日州 諸県郡

拾貳万三千七百石余

琉球諸島

以上

薩摩中納言

寛永十一年甲戌十一月廿六日家久判

右之目件未達於江城以前。家光公改旧印。以賜此目紙。

薩摩大隅兩國并日向國諸縣郡都合六拾万五千斛余（目錄有別紙）此
外琉球國拾貳万三千七百石事全可有領地之狀如件

寬永十一年八月四日

家光御書判

薩摩

中納言

中納言家久薨逝之事。付光久得家督事。

寬永十三年丙子。夏之季。

家久主有恙。得暇歸國。而後

家光公遣醫師久志本式部小輔。訪其病惱。十一月初八日來于鹿

兒島。薦湯藥得少驗。翌年丁丑。閏三月廿九日。式部免鹿兒

島歸江戶。四月廿日。召外科慶祐法印於京。而來薩州療之

無驗。六月十日歸洛。又同廿七日意德法眼下來。病入膏肓。不

易快愈。故遲怠于述職之礼。乃使島津圖書頭久通代已赴江戶

幕下。因而伝辭命於大老臣土井大炊頭云。家久忝蒙大樹三代

之渥遇。而得繼吾家累世之遺蹟也。其仁德之高深者。太山滄溟

何以比之哉。是故平生私謂委身死節以報其万乙。今也不幸嬰

疾病。而空死床蓐。不能遂愚誠也。伏乞憐察云々。久通承

命。七月廿六日發鹿兒島也。十月十八日。召琢庵法眼到鹿兒

島。此時家久主病烝而殆呼不可救。又遣島津彈正、大弼久慶。

到江戶幕下。請讓國於光久也。十一月五日。意德法眼歸洛。

同廿二日奉家光公尊命。而新庄右近將監到來慰問其病。且

賜之以鶴一隻。而恩顧益厚此夕右近將監返洛也。同十五年戊寅。

肥前高來郡有馬鄉松倉長門守之領土百姓等。久學南蠻鴟舌之道。

惑于吉利支丹之邪術。而入其宗門也。我日本近年有官命而禁

制彼宗旨者酷嚴也。於是彼輩無所藏身。而築原野城。結党

蜂起。故命九州之諸侯欲誅戮之。於是正月十三日遣阿部豊後

守忠秋。命光久以兇徒征伐之事也。乃奉其命而發江戶。急

到有馬。逢上使松平伊豆守信綱。曰予聞家久主之病惱早

歸國而保養之可也。光久主曰承逆徒退治之命來于此十。

空手歸國。則家久亦何樂之乎。伊豆守促之者再三。於是不

得止而歸鹿兒府也。父子相逢喜氣溢面。乃曰。我病恐不起。

雖嘆永訣。不久而欣生前再見也。父子之情悲歡交加焉。家久

主謂琢庵曰。令吾子遇我逝去。恐有禁廷出入之污穢。勸之

歸京再三。因茲二月廿二日。琢庵法眼歸京也。同廿三日。曙臨

啓手足。呼光久主。家老島津下野守久元。伊勢兵部少輔貞

昌。遣訓曰。事大樹家光公宜致忠。報諸臣勿遺患。克護

家督治我三州。庶幾不殞乎島津氏累世之聲聞也。吾事已畢矣。

言訖薨矣。光久主其慟哭者超越他人孝子。而三月十日。葬于

玉龍山。其法諱稱花心琴月大居士。号慈眼院殿。享年六十三。其

殉葬者。平田大休坊。鎌田豊前守。有川久右門尉。渡辺安房守。

谷山宮内左工門尉。愛中次右工門尉。高山備後守。大泉坊。寺原早介也。家光公聞此訃音。使差能勢小十郎下薩摩以弔慰之。賜香奠白銀一千枚。光久主拜受之。先驅島津下野守久元赴幕下。辭命曰。家久病中屢下醫師。賜上使。憐愍之情無由報之。今又臨大故。以能勢小十郎賜白銀一千枚。彼此之謝禮就大老臣達之於高聞。同十三日。久元發鹿兒島也。光久主亦雖未終喪。同十七日。發鹿兒島。四月廿四日。到江戶。同廿七日。阿部豐後守忠秋奉大樹命來弔焉。五月八日又命土井大炊頭忠利。酒井讚岐守忠勝。阿部豐後守忠秋。召光久主即赴忠秋館。秋山修理亮。井上筑後守伝其命。呼我家臣島津彈正。大弼久慶。同姓下野守久元。伊勢兵部少輔貞昌。鎌田出雲守政統等。皆往候焉。修理亮筑後守述上意。諭光久家老等曰。亡父中納言家久所伝之分國相統不違以賜光久。宜承知之。光久主恭辱恩榮之厚。同十三日。登城奉拜謝之。獻太刀(國行金帛等。膝行拜謁。將退之時。近前席曰。家久纔踰耳順而卒。未為大老至哀憐是深云々。又召弟島津又八郎忠平。同姓下野守久元。同姓彈正。大弼久慶。伊勢兵部少輔貞昌。鎌田出雲守政統及顯娃長左工門尉。喜入久右工門尉。新納右工門佑。相良木工助等。而口諭曰。家久卒惜哉。尔輩謹輔佐光久。能守其國努力云々。各奉承。台命拜伏而去矣。其後光久主使島津下野守久元。

携家久主之遺物宝刀。(正宗)短柄。(貞宗)三幅一對。(詠一首)倭歌懷紙。中鳥羽院。左左近衛。中將源道具。右左兵衛。少秀能。瀨戶肩衝茶器等。就大老土井大炊頭忠利奉獻。家光公也。一光久主為家督歸國。賜上使事。付金山之事。寬永十六年己卯四月廿九日。有上使來。光久主敬迎之。則述上意曰。光久宜統亡父家久之跡。不改其令。能護其國。而能安其民。而得官暇。以賜白銀一千枚。衣服百領。馬一匹。乃拜受之。登城奉謝禮。同五月七日。登旅館。其老伊勢兵部少輔貞昌陪隨。而六月十六日歸入鹿兒島城。由是老翁扶杖起。兒童倒履走日。我府君之繼前主之統。始末于茲。誰不欲梁哉。可謂至祝也。經日光久主之婦人有微恙。從武城間。故貞昌發鹿兒島。九月五日到。太守光久主。江戶館。而後婦人病得醫。力悉快然也。翌年正月廿九日。光久主發鹿兒島赴武城。此時北鄉佐渡守久加。山田民部少輔有榮隨其駕焉。同三月七日。到備之後州鞆津之口。逢上使佐々權兵衛尉長次。則述鈞命曰。光久始歸其國。故大樹家光公使我述其祝儀。賜鶴一隻云々。頂戴之。贈其上使以刀。左文字。而後使入。院伯耆守重國。先赴江戶。奉謝恩惠之辱矣。同廿三日。光久主到着江戶之館。同廿八日登城拜家光公。(太刀一腰。馬代銀五百枚。狸々皮十間。羅沙十間。而後(島津下野守久元發江戶歸國也)四月廿

五日。使价從薩摩來說有好事者遊伊佐郡祁答院永野郷。三月廿二日臨其溪邊疏穿彼流。則得砂金三五兩。猶疏穿此流。得黃金不可勝計云尔。(得砂金者、内山与右工門尉也)聞之奇其禎祥而示大老。六月廿五日。阿部對馬守重次。召伊勢兵部少輔貞昌其館曰。聞其領國有砂金之地。疏穿而窺之云々。奉其命疏穿之。逐日得砂金。故同十八年辛巳。八月廿八日。奉獻砂金(九百八十九兩余)於家光公。翌年壬午正月十四日。賜金山於光久。而無人不樂(北郷佐渡守為金山之幸也)焉。

一琉球國八重山島異國人來事。

夫琉球國裏有八重島者。其縱可過十三里。其橫可及三五里。去首里(國王居之)二百七十四里。得南風渡其島。以北風歸首里。殆一歲一往還而已。是年己卯八月十八日。八重山島石垣港。檣頭楫擢之船。漂泊來。島郎怪見之。有大明人(十四人)有南蠻人。(六十八人)乃下此輩於船。則有通事曰。從呂宋渡高砂也。不幸逢逆風。而今來于茲者天也。云々。蜜語酬人。飄不通。於是島郎隱謀下于槽棹。而當一舍於港浜。入其黨堅構柵護之。經日渡月糧乏困窮。而飢死者數十人。踰年保生者五人。(南蠻人三人、大明人二人)春往夏來得南風。船載之以開布帆。則六月廿一日入那霸津。而後琉球王聞之。使勝連良繼。金武朝貞。問議于肥後長左工門尉盛行。(太守臣也、為聞其國之政。居于

茲)七月十二日。解其纜到薩摩鹿兒島。則送長崎告其由來。馬場三郎左工門尉利重。達江戶幕下。此時家光公感其功。賞八重山島之島郎。而彼等載來之宝物悉賜之。則島郎拜受為榮也。

一島津家系圖之事。付若君誕生之事。

寬永十八年辛巳。二月十九日。光久主得暇之時。阿部對馬守重次為上使。賜衣服百領。白銀一千枚。馬一匹。拜受之。而登城奉拜謝高忠也。同廿二日太田備中守資宗。召伊勢兵部少輔貞昌曰。可備島津家之系圖於上覽之旨有鈞命。諸家亦然云云。貞昌敬奉其命。達太守光久主。々返命曰。幸我得暇歸國之際書以達上覽。同廿五日。光久主發江戶館。經日入鹿兒島城。而使島津彈正久慶。島津凶書頭久通。川上因幡守久國。喜入攝津守忠政。野村大學。助元綱等。正島津家累代之系圖矣。(四月三日伊勢兵部少輔貞昌死于江戶旅館。貞昌享年七十三)是年八月三日。大樹家光公有弄璋之慶。先為奉賀平產之壽。太守留置其弟島津安芸守久雄於江城之館。故同九日。久雄登城。携宝刀酒肴等。奉獻若君。(一文字、短柄新藤五座衣十重、有三種、樽三荷)且九月二日。以太刀奉祝弄璋之慶。(太刀一腰長光、黃金十兩、獻若君、太刀一腰正恒、黃金拾兩獻家光公、是即久雄代太守所獻也)此日嗣子虎寿丸亦登城。有進獻。(太刀一腰、黃金十兩獻若君、太刀一腰、黃金十兩獻家光公)其後久雄拜謁家光公。賜衣類十領。

又拜「若君。賜衣服五領。同十六日。發江戶歸國也。而後以

喜入攝津守忠政為使价。大守授命日。我謁江城。而欲奉

賀弄璋之喜慶。明年之春蒙參謁之。鈞命。故重遣汝等奉祝

若君云々。由是同十月十六日。忠政到江戶。而同十一月十二日。

登城。就大老達其命。奉獻卷巾酒肴。(樽一荷、肴兩種、卷巾

廿、獻家光公)而後忠政見大老。賜衣服。同十六日歸國也。先

是所奉命之島津家之系圖一卷。新書之以川上因幡守久國為使

价。平出清石工門尉純正副之。同赴江戶。遣書簡於太田備中守

資宗。七月廿四日。人太守之旅館。而後到入資宗館。先呈其

系圖。經一見。而後又持歸。而再撰以翌年壬午三月五日。欽附

与系圖一卷并往年。而御所渡御之記一卷。於資宗々々有返牒矣。

去年六月十日之尊札致拜見候。於爰元得御意候。貴様御系

圖一卷并。而御所様御成之記錄。卷御家来川上因幡頭被致持

參。請取申候。被遊様無殘所御座候。テ御參勤之由承候間。

其節万々可得御意候。恐惶謹言

太田備中守

資宗

松平薩摩守様

貴報

一虎寿丸号又三郎事。付移農夫於大草島原。并甌島南蛮人來

事。

同年正月廿九日。太守光久主登在城。此時島津圖書頭久通(父久

元有負薪憂。不得隨太守之駕。故太守命曰、久通隨我駕也、久元聞之、辭

者再三、雖然太守不赦、強不能拒、於是久元召久通曰、太守有此命、雖

辭不得許諾云々、久通鞠躬曰、今雖遊楚越之遠境、有幸之甚者、故如何、

曰、我隨高駕、公免官途之塵苦、利疾病之保護者必矣。久元聞之莞尔曰、今

我期再會之壽、漸過耳順、欲及古來稀年。機折知榮重、薪炭火滅、嗚呼

汝事若能致其身、与朋友交、主忠信、言終淚滂沱、奉其命、拜、伏相別矣、

願娃左馬頭久政隨其高駕同三月廿六日着江戶旅館。同廿八日。

光久主登城拜家光公。并嗣君大納言殿。(太刀一腰、馬代銀五

百枚、狸々皮十間、羅紗十間、獻家光公太刀一腰、衣服廿獻大納言殿)六月

廿八日。太守嗣子虎寿丸号又三郎久平。同七月廿日。松平伊豆

守信綱召新納右工門佑久詮。賜奉書曰。肥之後州天草。肥之前

州島原。丁丑戊寅之兩年不意之兇徒有蜂起。百姓殆死于此。田

島就蕪。故使太守移其領國之農夫於西箇之地。近國皆然匪畜

太守領國也云々。由是移農夫三十人(妻子共百五十五人、馬四十

九匹)天草。移農夫三十人於(妻子共四十八人、馬百匹)島原。(農器

等亦賜之)又自薩摩价倉卒來曰。七月十一日。甌島(大明人呼云

天草山)漁人見南蛮人隱於磯間。(九人、內三人、日本人)怪之。

則速歸漁村。告之島郎發起皆囚捕之。告鹿兒島而示長崎、舶

司馬場三郎左門尉利重。由是不經日達。太衛家光公之高聞。

昭和四年七月

而後八月十三日池田帶刀長為上使來說曰。甌島々郎捕南蠻人。

乃賞其功。以彼賊持來宝物。舉賜之云々。(金壹貫七十目、銀六百廿

六匁) 太守聞之。則登城奉謝之。九月十八日。為奉賀

去辛巳之弄璋之慶。招請幕下大老以下諸士。設饗。奏舞曲

也。(是年天下大飢饉。人之死不知幾千萬。嗚呼時耶命耶)

一 永野金山相止事。朝鮮之信使謁江城事。

寬永廿年癸未。永野山之金山。以大老命停止堀也。五月十一

日。光久主得官暇之時。阿部對馬守重次為上使。來家光

公賜白銀一千枚。衣服百領。馬一匹。(粟毛)

太納言殿亦賜衣服五十領。是牧野内匠頭信成所携來也。光久

主即登城拜謝其辱。而後五月十五日發江戶。赴薩摩。此時

島津圖書頭久通為留後。顯娃左馬頭久政陪高駕歸國矣。是年

七月七日。朝鮮國之三使來于江戶之幕下。(此日告島津下野。久元去。

六月十二日死去之由。久通聞訃於江戶之旅窓。久元享年六十三。) 同廿三日

朝鮮之信使登城祝弄璋之慶。萬歲々々萬々歲。

島津世祿記卷第八
尾

本書ハ玉里公爵島津家所藏

長崎護通磨写

既刊史料名

集	史料名	集	史料名
1	薩摩政要録	18	薩藩舊士文章
2	丁丑日誌(下)	19	薩藩先公貴翰(乾)
2	〃(上)	20	〃(坤)
3	薩摩国新田神社文書	21	小松帶刀傳・履歴・記事
4	一向宗禁制関係史料	22	小松帶刀日記
5	薩摩国山田文書	23	新修舊鹿兒島藩領国・郡・郷・村・浦・町附(上)
6	諸家大概 別本諸家大概職掌紀原 御家譜	24	〃(下)
7	薩摩国阿多郡史料	25	三州御治世要覽(三五―三八)
8	山田聖栄自記	26	桂久武日記
8	御登御道中日帳御下向列朝制度	27	明赫集(上)
9	明治元年戊辰戦没関係史料	28	要久武書翰
10	伊能忠敬の鹿兒島測量関係資料並に解説	29	〃(下)
11	管窺愚考・雲遊雜記傳	30	桂久武書翰
12	川上忠塞一流家譜	31	本藩地理拾遺集上(薩摩国)
13	本藩人物誌	32	〃(大隅国・諸縣国)下
14	薩陽過去帳	33	江夏十郎関係文書(上・下)
15	備忘 家久公御養子御願一件抄	34	示現流関係史料
16	鹿兒島縣地誌(上)	35	樺山玄佐自記並雜隨筆
17	鹿兒島縣地誌(下)		樺山紹劍自記

鹿兒島県史料刊行委員会委員

(五十音順)

尾口義男	鹿兒島県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黎明館 主査
唐鎌祐祥	松陽高等学校 校長
芳即正	尚古集成館 長
小西四郎	元東大史料編纂所教授
五味克夫	鹿兒島女子大学教授
犀川碇吉	元甲南高等学校 校長
下野敏見	鹿兒島純心女子大学教授
晋哲哉	蒲生町 長
竹内理三	元早稲田大学 教授
島中彬	錦江湾高等学校 教諭
原口泉	鹿兒島大学 助教授
福満武雄	鹿兒島新報社 取締役
宮下満郎	鹿兒島市維新ふるさと館 歴史解説員
山田尚二	西郷南洲顕彰館 長

島津世祿記

(鹿児島県史料集 第三十六集)

平成九年三月

発行

鹿児島市城山町五一
鹿児島県立図書館内
鹿児島県史料刊行会
電話 〇九九―三四―九五二
FAX 〇九九―三四―五八二四

印刷

鹿児島市中央町二七一六
かわち印刷株式会社
電話 〇九九―二五四―五〇五四